

三十二國風土記

胡仙持著



國立邊疆學校

圖書館

分類號 910.4

4725

冊數 6051

*Wang*

三十二國風土誌

胡仲持著

胡仲持著



開明書店

開明月刊

開明書店



3 0662 7353 7

# 目次

## 前記

- (一) 墨西哥——銀之國..... 一
- (二) 古巴——「安提耳斯的珍珠」..... 八
- (三) 海地——黑人國..... 一九
- (四) 多明尼加——哥倫布的葬地..... 二七
- (五) 危地馬拉——森林國..... 三三
- (六) 薩爾瓦多——火山國..... 四〇
- (七) 秘魯——「太陽子孫」之國..... 四六
- (八) 玻立維亞——南美的「西藏」..... 五六
- (九) 巴拉圭——南美的大牧場..... 六七
- (十) 比利時——歐羅巴的園藝場..... 七七



- (十一) 荷蘭——海洋的征服者…………… 八六
- (十二) 丹麥——世界農業的老師…………… 九五
- (十三) 捷克斯洛伐克——鷹之國…………… 一〇三
- (十四) 奧地利亞——「風流寡婦」之國…………… 一一二
- (十五) 瑞士——歐羅巴的分水嶺…………… 一二三
- (十六) 匈牙利——沒有國王的王國…………… 一三三
- (十七) 羅馬尼亞——東歐的穀倉…………… 一四三
- (十八) 南斯拉夫——三族王國…………… 一五二
- (十九) 希臘——古典之國…………… 一六四
- (二十) 阿爾巴尼亞——雪山國…………… 一七三
- (二一) 挪威——「海上英雄」之家…………… 一八一
- (二二) 波蘭——平原國…………… 一九〇
- (二三) 立陶宛——憂都拔國…………… 一九七
- (二四) 愛沙尼亞——詩歌之國…………… 二〇六

(二五) 拉脫維亞——琥珀國.....	一一二
(二六) 西班牙——「鬮牛」之國.....	一一三
(二七) 盧森堡——大公國.....	一一三
(二八) 安陀拉——古怪的小國.....	一三九
(二九) 阿比西尼亞——獅之國.....	一四五
(三〇) 伊拉克——伊甸園.....	一五四
(三一) 阿富汗——山人國.....	一六一
(三二) 泰國——象之國.....	一七一

## 前記

我們在忙雜的日常生活中間，從報紙、雜誌和書籍上所看到的世界的一鱗半爪，往往只限於七八個強國方面的。（中、英、美、蘇、法、德、意、日等等）此外幾十個較弱小的國家，有大多數簡直連名字也不容易看到。

因這緣故，我們在考慮着世界局勢的時候，往往下意識地忘卻了這個世界是少數的強國和多數的弱國所共有的，猶如在白晝時候，我們往往下意識地忘卻了這個宇宙是包括着太陽、月亮和地球在內的無數的星球所共有的一樣。

這種下意識的「忘卻」造成了過去人類歷史上無數的錯誤。

然而猶如黑夜的到來顯出了天上無數的星星的存在一樣，戰爭時代的到來也顯出了地上衆多的國家的存在。

一九四三年具有歷史性的幾次重要的國際會議——魁北克會議，莫斯科會議，開羅會議及德黑蘭會議——充分地證明着國際的政治家們漸漸看重許多弱小民族的意志和力

量了。

這本書的用意是在介紹那些弱小民族的意志和力量所寄托的實際生活。所採用的材料多半根據於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八年的「美國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al Magazine)，這是「美國地理學會」的機關刊物，美國少數的有權威性的雜誌之一。每期都有豐富的彩色版及銅版的插圖，撰稿人多半是「美國地理學會」的會員。「學會」供給了他們充分的旅費和便利，使他們能夠在世界各地作精深的考察和調查。因此他們從旅行上所搜集所寫記的材料，就大體來說，是切實可靠的。

九年前我在上海，曾經把我所收集的「美國地理雜誌」的目錄，製成了索引卡片。從一九二五年一月號起，每期的目錄，在我的卡片上差不多齊全了。當時「世界知識」編輯畢雲程先生約我給他的雜誌每期撰寫一篇報道弱小民族的生活的有趣味性的稿子。我答應了。我便利用了我所收藏的「美國地理雜誌」上的材料，給「世界知識」每期撰寫一篇，總標題是「世界民族生活巡禮」。所採取的單位是國家，巴黎和會規定了疆界的國家。

「世界民族生活巡禮」在「世界知識」連載到一九三六年九月號為止，共計三十二

篇，每篇一個國家。還有若干國家，我本該繼續寫下去，但是我卻覺得我所收藏的將近十二足年的「美國地理雜誌」上的材料對於那些國家，不是沒有講到，就是不很充分。我只好遷就材料的範圍，就此擱筆了。

當「世界民族生活巡禮」在「世界雜誌」上刊載着的時候，開明書店總編輯夏丏尊先生曾經要求我整理一下，編成一個單行本在開明出版。但是就在其後的幾年間，法西斯意大利併吞了阿比西尼亞，納粹德意志併吞了奧地利。幾個愛好和平的大國不能聯合起來主持公道。國家的疆界線發生了大大的變化。雖然我所寫記的各國民族的生活，着重於風俗習慣，不至於因世界局勢的動盪，失去了參考的價值，可是我所採取的國家單位的標準動搖了，我也就沒有勇氣來整理我的舊稿，把牠出版。

現在由於聯合國軍隊的節節勝利，由於全世界人民對正義及和平的切望，凡爾賽和會所規定的國家疆界線到了重被尊重——至少也可以說重被考慮的時候。我翻看了我的舊稿，覺得過去所耗費的心力就在今日也還有着相當的價值。因此我仔細修改了一番，換上了「三十二國風土記」的書名，把這舊稿出版了。

這里只有三十二國，沒有把全世界一切弱小國家——且不說那些強國——全部包括

起來，這實在是一種缺憾。上面已經說過，這是出於不得已的。日後有機會搜集到相當的材料，我當然可以再寫其他的國家，來彌補這形式上的缺憾。但是這類的作品，即使形式上弄得國名齊全了，在實際上也只能夠做到反映了世界的一鱗半爪的地步。我的希望不過是有一鱗半爪在這裡反映出來，而這一鱗半爪多少屬於生活忙雜的人們日常所看不到的部分。

藎者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 墨西哥——銀之國

應洋的來處……古代托爾得克族的文化……龍舌蘭酒的嗜好……阿茲特克族……西班牙人的

拓殖……天主教的傳播……墨西哥的獨立……專制魔王第雅士……印第安人土地的沒收……

一九一〇年的革命……新土地法……印第安人的生活……托梯拉饑饉……中等家庭的保守

性……「逗着熊玩」……青年男女的社交……都市上的賭風……特殊的賭法……富有的西班牙

牙人的生活……北美洲最古的都市……首都的工業……帕布拉——天使城……星期日的觀

牛……咖啡種植區……瓜達拉曼拉——西班牙風光……於加丹——繩索出產地……銀礦及其

他礦產……聯邦共和國……政治上的成就

在近代的我國通用過數百年的本位銀幣，即鷹洋，是墨西哥所供給的。這個國度在北美洲地圖上成着羊角形，不但跟我國發生過這麼深切的經濟關係，而且就文明的悠久，資源的豐富來說，它也跟我們中國有些相像。



(南)

墨西哥遠在給西班牙名將哥德士 (Cortes) 征服以前，就有托爾得克族 (Toltec) 居住着。當時歐洲人還不懂得藝術或是建築，他們可就已經建造了寺院，堡壘和宮殿之類，這些建築物的遺跡是足使現代的我們驚賞的。在農業方面他們似乎也進步得很早。托爾得克族後來絕跡了。他們滅亡的主要原因，據有的學者考證出來，是在他們濫用一種從龍舌蘭釀成的烈酒，這種酒至今還是墨西哥勞工愛喝的飲料。然而托爾得克族的文明卻也有一部分傳給了阿茲忒克族 (Aztecs)。這一族創造了一種整齊而且燦爛的新制度，連初到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也稱道過。

十六世紀的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便在那裏殘酷地剝削着人民，普遍地傳播着天主教。到十九世紀，墨西哥天主教的教長不由得對西班牙的官吏反抗了。墨西哥在名義上得到了獨立，在實際上卻得不到解放，因為從一八七七年到一九一〇年，它一直是在鮑非立阿·第雅士 (Porfirio Diaz) 專政之下。第雅士是一位專制魔王。他把印第安人所有的田地，一向沒有契據的，統統沒收起來，改做大莊地，使全國人民三分之一的印第安人只能過着苦惱的農奴生活。他又把國內的礦權和別的富源儘量賣給外國資本家，同時還幫助着天主教會擴張勢力。於是引起了民衆的怨恨，爆發了一九一〇年的革命。

這次革命也同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一樣，不過是高壓的政治勢力和資本勢力所激起的動亂，沒有貫徹了它的基本任務。而且從此差不多年年有着政治的暗殺，年年有着局部的內戰了。

墨西哥是一個農業國。全國的農田本來多是在大地主手裏，農民的生活非常困苦。一九二三年，政府頒布了新土地法，十八歲以上的國民，每人只得報領土地一方，所領的土地不得轉賣給外國人或是已有土地的別人。一九二六年，政府設立了農業放款銀行把零星的款項隨時借給小農，農業制度似乎已經大大地改良了。然而沒有土地的佃農卻還佔着農民的大多數。這些佃農不是印第安人就是混血種人；印第安人刻苦耐勞，住在磚瓦、竹片或是爛泥築造的小舍，大小十四英尺乘十二英尺；屋頂用木板和蘆蓆遮蓋着，看去免不了漏水，泥築的地面，在雨後不是着潮，就是變成泥淖。印第安人在這地面擁着蓆子睡覺。睡的時候，不脫衣服，把全身裹在一條毯子裏，如果日間出去，碰到天氣尷尬，這毯子就當作披氈，披在身上。

印第安人的屋子裏，照例沒有什麼傢具，只有一口灶和幾隻鍋鉢之類，每逢灶裏生火或是添柴，就滿屋子是煙。他們常備的食物，是玉蜀黍和燥豆，間或也許還有些許咖

啡和糖。他們常把玉蜀黍搗成了粉，做一種叫「托梯拉」(Tortilla)的饅頭吃，他們對於豆，也有多種的吃法，他們每餐就不過吃些這麼單調的食品，可是他們似乎也覺得滿足了。

鄉間印第安人的生活照例是這樣困苦的。至於住在城鎮的中等家庭呢，就一般來說，也同中國的舊式家庭一樣，古板守舊；不見得怎樣舒適。一進堂屋，少不得就感到一種古板的印象。靠壁整齊地排列着高背的椅子，鋪有椅套，顯然不是常坐的。有些房間專給婦女坐憩，男性的客人跑不進去。靠街的房屋，在樓下裝有鐵格窗的居多。墨西哥的多情少年往往久立在這樣的窗口，跟窗內的意中人談談戀愛，吻吻她伸出來的手。墨西哥的俗語裏，有一句幽默的成語，叫「逗着熊玩」，就指着這種調情的舉動，可見這已經成爲社會上普遍的風氣了。

墨西哥的青年男女在戲院、跑馬場或是俱樂部原也可以會面，然而這些會面總有家長看守着。他們結婚以前，只有傍晚時候，隔着鐵格子才可以大家密密地談心。

墨西哥人愛着賭，各大都市總有不少的賭場，那邊的綠檯子上，劃着許多方格，每一方格畫有一隻野獸，賭客就一個方格下了注，便看屋端架檯上的許多小門。莊家舉

起氣槍來，朝小門放去，放中的一道小門開了，露出一隻動物來。賭客如果打中這隻動物就贏了，否則他下注的錢就得被掃掉。

富有的墨西哥人大都是西班牙種。他們的生活跟歐美各都市的富人差不多，他們嗟歎着本國的禍亂，痛罵着造成那些禍亂的政界人物；然而不知道是因為懶惰呢，還是因為怯弱，他們都不肯自己起來，為國家盡力，他們不但在政治上因此得不到多大的勢力，便是就商業而言，他們因為缺少着企業心的緣故，也敵不過外國商人的聲勢。

首都墨西哥市是北美洲最古的都市。就現在表面的景象來說，跟其他的拉丁亞美利加首都大致差不多，那邊有着古宮，公園，博物館和圖書館，大學，修道院，大報館和廣播電臺，又有着外交家，兵士，遊客和獄犯，那邊做着種種的賣買，製造着肥皂，汽水，皮鞋，襯衫，糖果，香煙，傢具，革製品，藥品和紡織品之類。這都市雖在熱帶，可是因為地勢很高的緣故，卻也並不苦熱，終年好像春天一樣。墨西哥市東南的帕布拉（Puebla）有教堂多所，建築十分宏偉，因此住在當地的教士特別多。也叫它「天使城」。當地有鬪牛場，每逢星期日下午看客擁擠得很。西班牙的幾個鬪牛場都請到那裏表演過。帕布拉又是一個重要工業市；棉布、玻璃、肥皂是較著名的出品。

還有一個棉業中心叫奧立薩白 (Orizaba) 從墨西哥市到那裏的鐵路在地勢上一小時低落三千英尺。因此坐在這一段火車上，隨時會覺得彷彿要跌下去似的。一到奧立薩白車站，旅客少不得會起耳朵塞着棉花似的一種感覺。從奧立薩白到考陀白 (Coahuila) 的一片沿海地帶是主要的咖啡種植區。再過去，甘蔗、香蕉和蘋果出產得很盛。

全國最有西班牙風光的都市要算瓜達拉哈拉 (Guadalajara) 了。當地的人們，尤其是有錢人家的婦女，長得非常清秀，頭髮金黃色的居多，他們愛好清潔，自認爲最早的西班牙移民的子孫。

墨西哥東部於加丹 (Yucatan) 把大量的繩索供給着全世界。於加丹人是和氣而且愛尋快樂的，他們大都是混血種。他們似乎把古瑪耶族的風俗保存得很多。比如他不睡在着地的牀上，卻睡在吊牀就是一例。吊牀和繩索的原料都是在墨西哥產的龍舌蘭的纖維。

墨西哥的農產豐富，礦產也豐富。大家知道它是世界第一產銀國。在過去四百年間，它的銀產一直佔着全世界銀生產額三分之二。現在也還佔着三分之一。金，銅，產額常居世界第五第六位。石油是本世紀方才開發的，全國生產額已經佔有全世界生產額

百分之十以上了。

墨西哥於一九一七年成立憲法，宣佈爲聯邦共和國。全國分爲二十八州，各有政府和憲法。一九三三年四月，修改新憲法，議員採兩院制，上院議員有五八人。下院議員有一八五人。總統由人民普選，任期四年。

本世紀的墨西哥，在政治機構上雖是有了很多的革新，它的革命實在離成功還遠得很。然而這數十年來政治的變化，可以說也有些成效，就是墨西哥人對於土地和關稅的主權已經確定了，他們的鄰國也已經承認那些主權了。

## 古巴——「安提耳斯的珍珠」

大安提耳斯羣島……哥倫布的探險……土著的島民……古巴人的性情……音樂，舞花，彩色，籠鳥，劍，馬……古巴婦女的生活……保守的婚俗……午睡的習慣……食品的特點……首都哈瓦那——夜市……鬮雞及鬮牛……天主教……國家獎券……法蘭西血統和西班牙血統……愛國思想……奴隸買賣的禁止……黑種人……六省——哈瓦那，比那爾，曼且柴斯聖大克拉刺，卡麥圭，及奧林底……出色的氣候……原始的森林……鳥類及昆蟲……農產品——甘蔗，煙草，咖啡……種植地，產糖地，及中心區……三種土壤……四十年代的經濟恐慌……礦產——鐵，大理石及地瀝青……雪茄煙廠……莫洛砲臺及卡白拉斯砲臺……英美兩國的投資

美洲的西印度羣島 (West Indies) 中間有四個大島，叫做大安提耳斯羣島，(Greater Antilles) 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古巴 (Cuba)。古巴這島國，土地肥沃，風景佳麗，因此得了一個雅號，叫做「安提耳斯的珍珠」(The Pearl of the Antilles)。

一四九二年十月，哥倫布發見古巴的時候，島上住着的人民真是再溫和也沒有的了。他們的生活是幸福的，閒散的。他們吃着現成的魚蝦，鮮菓和甜美的山薯，在大棕櫚（古巴最出名的樹木）的樹蔭之下，享着田園詩人模樣的清福。這樣的島和這樣的島民當然是使哥倫布一輩子忘不了的。然而哥倫布後來幾次的西行，他只有在一五〇二年在古巴停留過幾天，就不能重到這地方了。那些追隨着他的熱心牟利的西班牙人不多時就收服了古巴的島民，驅使他開礦耕田。雖然一五四四年，島民算是得到了解放，但這時候，土著的島民卻已經死了大半。現在如果作為特殊種族來說，古巴人種該是一種陳迹了，然而我們卻也不妨說，古巴人的血裏還攪和着些幾個最早的古巴民族的血呢。

不知道是因為氣候的緣故呢，還是因為遺傳性的緣故，今日的一般古巴人的確還有不少的性格使我們想起歷史上所記載的那些土著的島民來。古巴人在政治上也許像南美入似的，缺乏着團結性罷，然而作為個別的私人來看，古巴人的十全的禮貌和真摯的感情，古巴人對於客人的殷勤，以及對於小孩子的愛好卻是別地方的人都及不上的。現今的古巴人，正同古代的古巴人一樣，也把生活問題看得馬馬虎虎。他們自己要暢適，還要使別人暢適。現代生活的忙迫打不破他們的哲學態度。他們因受經濟壓迫不得不工

作，然而他們卻老想着從工作轉到種種助興的事情——像政治、戀愛和遊戲之類。

古巴人的心理是輕快的。他們本性溫和，可是也容易激昂，容易懊悔。他們受不起批評，愛聽人家說好話。他們愛好着音樂——尤其是歌劇——鮮花，彩色以及籠鳥一類的玩意兒。生活較好的古巴人不肯把精力過分消耗在事業上頭，許多住在都市的人們每天只有幾個鐘頭用心於賺錢的正事，然而他們舞劍騎馬，卻是興高彩烈，不怕疲倦的。

至於古巴的婦女呢，她們的生活可就很閒靜了。除了傍晚時候，他們不大上街。尤其是年青女郎，除非有人陪伴着，不會在公共場所出頭露面。年青女郎大都臉上搽得粉白，坐在家裏做着刺繡，同時也許想念着晚上愛人的過訪；原來在體面的人家，女郎一經定婚就得屏絕了社交，而且定婚這件事，非常鄭重，往往要經過一年或者甚至於五六年的時間。每天晚上，求婚的少年按時到女郎的家裏去，跟她相會；然而可惜的是他只有當第三人的面才可以見她。古巴人在這等事情上，還把西班牙人的禮節保守得很利害。

住在都市的古巴人的習慣是清早起身，吃些輕鬆的早點心（desayuno），十一點光景吃中飯（almuerzo）。吃過中飯，睡午覺到兩三點，於是出去幹些什麼事情，或是

買些東西，從五點到天暗，是街上生意興隆的時間，到七點光景才吃晚飯（*comida*）。旅客到了古巴——要不是只在一種歐化的旅館裏吃飯——馬上可以發見食品上的兩種特點：第一，各色麪包都滋味極好，第二，小菜上洋葱用得非常多。晚飯後，大家才真正忙碌起來。有的看朋友，有的在公園裏跑馬，有的上戲院去看歌劇，有的跳舞，有的在咖啡店裏喝咖啡談閒天。

哈瓦那（*Havana*）同馬德里一樣，在夜裏九點到三點這時間裏最熱鬧。這光景使人彷彿覺得自然的法則顛倒過來，人類變成老鼠一般的夜出動物了。

貧苦階級的古巴人有着幾種特殊的習慣和娛樂。鬪雞是許多低等白相人與高彩烈的事情，能鬪的雄雞各有熱中的賭客下注。鬪牛有時也很流行。貧苦的婦女，同上等階級的姊妹們一樣，對宗教很有信仰。這共和國雖然沒有所謂國教，可是最盛行的天主教，卻在國民的感情上有着極大的勢力。

國家獎券是民衆生活上主要的刺戟之一。獎券到處發賣着，個個人多少總買些。發財的希望可以給黯淡的生活添上一些色彩，然而希望終究是最受不起損傷的東西，屢次的失望這才反而給僥倖心火上添油了。古巴人所愛好的是賭博；其實呢，就是說凡有使

他們的心神拋開刻板的日常工作的事情，沒有一件古巴人不愛好，這也不會怎麼錯。他們動不動就成了癩，然而這並非因為他們缺少理性，實在因為他們本是南方人，生性就多着癩好。

現在古巴民族的祖先大部分本是從意卑里亞半島移殖過去的，可是古巴卻也有着不少的人，屬於古代法蘭西人的血統，這些人的祖先，有的是十七世紀的商人和海盜，有的是大革命時期從聖多明谷（San Domingo）被迫逃到那兒的客民。法蘭西血統跟原來的西班牙血統的混合才產生了富於個人主義色彩的這一種拉丁民族。愛國思想在古巴發達得跟南美諸國一樣。在十六世紀末期，古巴人就一直以為是古巴人不是西班牙人了。從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九五年，古巴對西班牙的獨立戰爭發生的時候，政治的騷亂連年不斷，尤其是一八六九年那次結果失敗的革命鬧得最利害。

遠在一五二〇年，黑種人就當作奴隸從非洲西部輸入古巴了。販運奴隸的風氣在一六八六年受了法律上完全的禁止，實際上這風氣到十八世紀也還遺留着。這是由於古巴勞工缺乏的影響，好像美國南部諸州一樣。在大約三百七十六萬餘的人口當中，有百分之三十是黑種人和半黑種人，可是一八四一年呢，古巴的一百萬人口當中，黑種人卻佔

了大多數。

古巴的黑種人是一種沒有團結心的幽默的老百姓。這些人很浮躁，很迷信，往往保守着先代的傳統思想。他們做工的地方大都是在煙草或是甘蔗的田野和香蕉的種植場；然而他們卻寧可閑躺在自己矮小的草舍外邊，聽着衣服襤褸的家小叫窮叫餓，不大願意在工作上多辛苦一些。黑種人和白種人在政治上差不多平等。可是黑種人窮苦的多，有知識的少。他們大都不存上進的野心，只是自得其樂的過着日子。

古巴全國分爲六省，叫做哈瓦那 (Havana) 比那爾 (Pinar del Rio) 曼旦柴斯 (Matanzas) 聖大克拉刺 (Santa Clara) 卡麥圭 (Camaguey) 和奧林底 (Oriente) 奧林底全省三分之一的東部多山，這一省的西部連同曼旦柴斯和哈瓦那是一片平原。間或有着幾百呎的低山；比那爾北半部橫亘着山脈，南半部是平原。除了奧林底的考多河 (Carlo) 之外，古巴的許多河流都沒有多大的作用。古巴的氣候（據說，奧國以外，這是世界上最合於衛生的地方）調勻得很，通常在一月裏最低不過七十一度，在七月裏最高不過八十二度，因此長年花紅草綠，風景是最美麗也沒有的了。

原始的森林還佔着這島國一半光景的面積，這些森林裏，桃花心樹，檀香樹，愈

瘡樹和蘇方樹很多。古巴的植物誌上載有三千五百門類的植物，可是不曾歸類還不知多少。鳥類也非常繁殖，古巴人誇說着本島上特有的鳥類多到二百種。但是許多並不可愛的東西也在古巴繁殖着，例如壁虎，蜈蚣，毒蜘蛛，蟑螂，蚊子，蚤，蟲以及形形色色的昆蟲。這些東西雖不見得可愛，卻也可以添加些生趣——尤其是在鄉間區域。古巴的蛇都不毒，這是古巴人的幸運，牲畜生得瘦小而且數量很少，這是古巴人的不幸。

古巴本質上是農業國。古巴的主要出產是糖和煙草，咖啡則居着第三位。聖大克拉刺和曼旦柴斯兩省是主要的產糖區；煙草則大部分在比那爾和哈瓦那種植着。凡是只種甘蔗而並不製糖的地方叫做種植地 (colonia)，也種甘蔗同時也製糖的地方叫做產糖地 (ingenio) 大規模種着甘蔗而又用機器及種種設備大規模製糖的地方叫做中心區。(central) 煙草種植地叫做「惠格」(vega)，咖啡種植地叫做「咖啡太爾」(cafetal) 古巴還出着別的許多熱帶產物，如穀類，香蕉，及「西沙爾藤」等等。古巴最肥沃的土壤是黑色土壤，宜於種甘蔗；其次是紅色土壤，宜於種咖啡；第三等的土壤是黃褐色的，宜於種煙草。煙草田往往靠近河岸，隨時需要着灌溉。煙草種子種在培秧場裏，十月十一月間從那兒拔了秧，播到田上去，每畦隔開兩英尺。煙草生長得很快，不幾月就

大到六英尺光景，在那生長的期間必須隨時撲除着蟲害才行。當大葉子已經長得很盛——往往每株有十片——的時候，把周圍的小葉子摘去，使全株的生長力全到大葉子上去。有幾種上等煙葉種在離地八英尺搭着的布篷底下，這布篷有一種濾太陽光的作用，可以使產量增加不少。選留的煙葉最後摘下來，便穿在草搭的晾房裏的竿子上。兩三個月之後，這些煙葉在那兒風乾，轉成黃色了，於是一袋袋的盛起來，每袋差不多一百磅，盛好了，裝運到哈瓦那去。

有些種甘蔗的田——甘蔗並不像煙草那樣消耗着土力——可以接連有一百年收成。全國還待開墾的地方很多，古巴的農業可以大大的發展開來。

糖和煙草的價格暴漲暴落使古巴成爲經濟上忽盛忽衰的國家。在第一次大戰期間，古巴有過可驚的繁榮，然而在四十年代，古巴市面的衰落卻比美洲任何國家都更顯得深刻。

古巴的礦產還留待着徹底的探查。鐵砂，大理石和地瀝青的出產是眼前的事實；然而奧林底山區是否如有的人所臆測，蘊藏着多量的金子和貴金屬卻還是問題。

遊歷古巴的旅客往往只到過哈瓦那及其近郊。其實單單知道哈瓦那算不得知道古

巴，猶如單單知道巴黎算不得知道法國。然而哈瓦那究竟是全島最大最重要的迷人的都市。從一五五九年起，哈瓦那就做着首都了。哈瓦那是古巴大部分出產的輸出口岸，又是煙草工業的中心。當地有大雪茄煙廠一百五十家光景，其中有幾家雇用四五百工人，帶做本廠自用的箱盒和封皮的製造及印刷的工作。那些工人把煙葉捲成了每枝大小相等的雪茄，這種手工是很巧妙的。熟練工人收入很好，而且廠家往往准許每個工人每天做五支到十支的自用雪茄，賞酬他們的辛苦。

雪茄煙廠有一種特別的舊俗，足以反映古巴人的一般心理。每家工廠各自雇用着一個說書人；每天當工人捲雪茄的時候，說書人把書報上的文字向一班工人高聲朗誦兩次，每次一個半鐘頭。說書人是工人們中間投票選出的，所讀的書——除日報外，大部分是西班牙文學和旅行記之類——則由一個委員會選擇。說書人坐在高高的椅子上，使大家看得見。他那種習練過的嗓子響徹着全屋子。每個工人每星期付給說書人美金一角，這筆收入很可觀，因此，說書人的位置是大家所競爭的。

臨海的哈瓦那風光明媚。綠油油的樹木，青滴滴的海水和岸上色彩斑斕的各種建築物相映而成怪可愛的風景。市上有幾條街雖然又狹隘又凌雜，帶些舊世界的西班牙的情

調，可也不見得怎麼沾污了都市的美。汽車和驢子，無數的小販，有鐵桿窗的房子和花木點綴着的天井，有覆頂的街廊，用擁抱形式互相致意的紳士們，滿街咕咕呱呱的談笑聲，鬧哄哄的羣衆——這種種光景使哈瓦那形成了西半球最迷人的一種都市。

新時代跟舊時代的精神在哈瓦那交流着。哈瓦那有日報和週報一百種光景，大部分熱烈地討論着眼前的政治問題。哈瓦那市民的愛國思想似乎完全鑽進了政治議論的牛角尖裏，這一點正跟南美諸國相同。

哈瓦那郊外的名勝有着壯闊的柔和的美，還有着歷史的重要性，例如一五九七年造成的莫洛（Morro）舊砲臺和較近代的卡白那斯（Cabanas）砲臺等等。卡白那斯砲臺聳立在山嶺後邊，遠望很好看，是一七七四年造成的。

哈瓦那的景色固然動人，然而旅客要想賞玩真正的古巴風景卻還須經過平原向東部去遊歷一番。那麼他才可以見到這島國的雄厚的自然富源，才可以親眼見到農村生活，領略到古巴的真面目。

這島國需要着大多數熱帶國家所需要的——資本和勞工。古巴的人口雖然一年年增加着，卻還不能適應農工業的需要。美國和英國在過去對古巴幫過不少忙，古巴有許多

力。✓ 企業是兩國投資與辦的。然而古巴前途的真正發展究竟還依靠着古巴人自己的奮發和努

## 海地——黑人國

一八〇四年的獨立……法國移民的後代……白種人和黑種人的通婚……歷任的元首……「卡可斯」——黑種民兵……富麗堂皇的白宮……一般工農的生活……參政粉及袋布……一元二角半的全部財產……國教——天主教……胡陀教……創國的皇帝——亨利·克里斯多非……古宮殿的遺址……「高爾特」——海地貨幣……美國資本的農場……設有小火車的製糖廠……體育——游泳及其他……娛樂——音樂及鬪雞

在拉丁亞美利加諸國中間，有一個把法語當作國語的黑人國。這就是海地（Haiti，中）。它在安提耳斯的第二大島希斯班諾拉島（Hispaniola 舊稱海地島）的西部，跟多明尼加的國境毗連着。海地本是法屬殖民地，一八〇四年才宣布了獨立。一九一五年，因為發生內亂的緣故，被美國海軍佔領，爲的是要保護美國在那裏的投資利益。當時美國政府跟海地訂結了干涉政治的條約。內中規定着美總統得給海地政府推荐幾個美國顧

間，又得任命財政代表來管理海地的海關。這條約到一九三六年才滿期。至於美國派駐海地的海軍，則在一九二四年年底就撤退了。

海地全國人口約計一百五十五萬，黑種人居大多數，白黑混血種也不少，後者大都是先前法國移民的後代。此外白種的外僑，約有三千人。我們要明白海地民族的特性，先得就這一民族的來歷考察一下。十七世紀以前，海地原是荒島。從一六七七年起，法國的殖民者帶了剛果地方幾千的黑奴到這島上去。於是這些移民一代代繁殖起來。其中白種人和黑種人也漸漸兒通婚了。現在的海地民族就是這樣形成的。混合種兼有着法蘭西民族的優秀的資質和黑種人的勇敢的精神。他們大都受着較高的法國式教育，在政治上和商業上佔着優勢。他們中間往往產生着出色的詩人，文學家和藝術家。但是他們也不免從黑種社會吸收了幾分迷信和神祕思想。至於黑種人呢？他們大都刻苦耐勞，牢守着原始的胡陀教（Voodoo）以及許多非洲的社會習慣。可是他們也吸收了法國語和基督教的教規。

海地自從獨立以後，不斷地發生着政治的騷亂。在一八〇五到一九一五年的一百十年中間，有過二十六任元首，其中兩個是皇帝，一個是國王，二十三個是總統。因為國

內多亂的緣故，這些元首只有一個是滿了任期好好兒退休的，此外不是自殺或被害，就是遇着革命逃到外國去。政治革命的風氣是拉丁亞美利加諸國的特徵，在獨立後的海地特別興旺。一九一五年以前，海地的政治家老是爲着爭權奪利，發動革命。他們雇用了黑種的民兵，叫做「卡可斯」(Cacos)的，圍攻政府，殺害元首，奪取政權，這些民兵大都住在山上，差不多是以革命戰爭爲主的。在革命時期，他們往往肆無忌憚地在都市搶掠着。因此，海地一直沒有穩定的政府，政治紊亂，官吏腐敗，社會也毫無秩序。一九一五年，美國利用這種情形，派了海軍把海地佔領起來，說是要把海地的政府好好兒改良一番，使海地人能夠享受現代文明的福利，其實不過要使海地變成於美國資本家有利的半殖民地罷了。

在美國海軍佔領期間，海地表面上的確有了很大的改變。他們掃滅了山上六千的「卡可斯」，政治秩序是安定了。先前污穢狹隘的街道大都變成寬闊清潔的柏油路了。都市上添造了不少整潔的白色的公共建築。新建的白宮的富麗堂皇，據說在拉丁亞美利加諸國中間，可以首屈一指了。

然而海地一般民衆的生活，卻並不因美國在政治上的協助，顯得大大的改善。海地

的資產階級雖然多少受了些好處，可是這在全國究竟是少數。至於一般的工農，生活上還悽慘得很。他們住的是茅棚，穿的是破衣，吃的是參莠粉之類。他們物質生活上的窮苦情形，可以從十年前美國軍官克萊奇（J. H. Clegg）所著的一篇遊記上，摘引一些事實來說明一下。據遊記的作者說，他在海地首都布林斯（Prince）的街路上所見的行人們，很多穿的是裝水泥和麪粉的袋改做的衣服，邊緣上往往流露着（Portland Cement 或者 Pillsburg Best）……這些字跡。原來他們買不起布，只得拾取了美國水兵所丟棄的空袋來遮蔽身體。內地的人們也很窮。他們在路上拾得一隻破爛的洋鐵箱，或是一隻空的麵粉袋就當作寶貝。有一戶人家，給火燒得精光了，到警署去報告，說是全部損失是美金一元二角半。這個估計起初在那位美國軍官看來，覺得很奇怪，經過了仔細的查問，才知道沒有錯。原來那戶人家所住的茅棚是用荒野上拾來的茅草和柴片搭成的，用不着一些成本。一元二角半的損失大部分是工資。搭那樣的茅棚六個工就可以完成。照當地的工資率，每工美金一角半，全部工資就是九角。此外家用雜物的全部損失只有美金三角半。又據克萊奇說，美國海軍在海地建立了幾所新式的監獄。罪犯進了監獄裏，因為吃得好住得好，就不想出獄。一看這種種的例子，海地人在剝削制度之下所過的生活就可

想而知了。

海地的國教是天主教。做教會牧師的，法國人居多。可是黑種人的胡陀教在國內也盛行得很。信徒們往往殺着白雞或是黑山羊來祭蛇。他們設立教寺，售賣各種符咒。符咒分三種，有吉符，有凶符，又有魔法符。黑種人差不多是誰都佩有一道符的。

海地的黑種人，至今還追念着創國時代的一個皇帝。他們崇拜那位皇帝彷彿同美國人崇拜華盛頓一樣。那位皇帝雖然非常專制非常暴虐，可是他卻給黑種人爭得了極大的光榮。他創立了一個強盛的小帝國，使歐洲的列強都有些害怕。他一生的歷史是很動人的。他名叫亨利·克里斯多非（Henry Christophe）大約是一七六〇年至一七六五年之間在非洲生的。小時候，他給法國人販賣到海地做黑奴。他起初做過一個法國軍官的跟僕。後來那位軍官要回國去，把他轉賣給一個旅館老板。他是聰明伶俐的好僕人。又勤懇又用心。他在伺候旅客的時候，時刻學習着各種新知識。一到成年，他就怨着自己的苦命。他覺得有錢的白種人並不如黑種人高強。他立定志願，要給黑種人爭一口氣。他投到法國殖民軍去當包探。不幾年，他的才能使他做到了軍官，後來又升做了將軍。當法國殖民軍裏的黑種人反抗着法國人的時候，他在北部指揮着反抗的隊伍跟法國人打

仗。等到法軍失敗以後，他做了第二任的海地總統，後來便自稱皇帝。

他登了帝位，要使他的「小帝國」強盛起來，叫「白種的強國」都怕他。於是一面練着精兵，一面築着要塞。他在山嶺上建造了幾座富麗堂皇的宮殿。這些宮殿現在雖都毀滅了，可是在遺址上還看得出整齊寬闊的大理石步階的形跡來。他又徵發了成萬名的民伕，在三個被俘的法國工程師的指揮之下，費六年的工夫，築成一個極大的堅固的堡壘。這堡壘壘聳峙在高山上，離平地約有二千英尺，規模大得驚人，附設兵工廠和兵器庫，以及容得一萬人的營房，還架着當時最新式的幾尊大砲。這些大砲當時用人力從崎嶇的山路搬運上去，是十分困難的。相傳亨利皇帝要把大砲搬運上山的時候，他派了一百人，限一天以內搬到。那些人把大砲搬了一段路便回報他說，「這樣困難的工作，在一天的限期以內，我們實在是擔當不了。」那位皇帝答道，「我派你們幹這件事，就因為確信着你們有這樣的能力，要知道皇帝的話，是神聖的，一絲一毫也改變不得，既然如此，我就想個法子來激動你們一下罷。」於是他叫執法吏來，在他們中間揀了五十個人當場斬決。這一來，剩着的五十個人就在限期以內把大砲搬上山頂了。

這樣的暴君聽來是十分駭人的。然而他卻也的確使他的帝國富強起來，自種國家不

敢來欺侮它，他推行了許多優良的政制，他通令全國人民，每天必須做多少時間的工。什麼地區必須種植什麼農作物，他也給人民規定得清清楚楚，不讓國內有什麼生產品過剩，什麼生產品缺少。現代美國所誇耀的計劃生產制度，其實他老早實行了。還有一項值得稱道的就是他所制定的單位銀幣，叫做「高爾特」（Gourde），這種貨幣當時在西半球信用最大。現在海地的國幣也還沿用着同樣的名稱。

一八二〇年，那位黑種皇帝惹起半身不遂症來。平日的幾個親信又背叛了他，於是兩重的煩惱使他發生了自殺的念頭。他對準自己的頭部開了一槍。一顆銀製的子彈貫穿了他的腦壳，他便倒地死了。

現在的海地人為什麼還追念着過去的那位暴君呢？一則是因為他是給海地民族爭得了獨立自由的強有力的君主，二則因為在半殖民地狀態之下所受到的深切的痛苦使他們淡忘了他的殘暴的行徑。

現在美國的資本家，在海地設有很多的農場，叫當地的農民耕種着。農場上的出產最重要的是咖啡，質地非常好。其次便是可可，棉花，西沙爾麻，煙草和香蕉。甘蔗的產額在海地也年年增加。布林斯附近有一個規模極大的製糖廠，是用美國資本創辦的。

這製糖廠有小火車通到甘蔗田。鐵軌鋪在街路的中央。每逢小火車駛過街市的時候，車頭上的鈴不住地丁當的響着。這也是海地一種特殊的風光。

海地人愛好着游泳。上等人家差不多都有一個游泳池。都市方面，體育團體也相當的發達。農村社會裏，最普遍的娛樂就是音樂和鬪雞。海地的鄉土樂器包括着竹號筒和長鼓，聲調很單調。鬪雞在海地不是用錢來賭的。如果兩雞相鬪的時候，有一隻雞鬪敗了，贏家就把輸家的雞帶了去。

美國對海地的條約已經滿期了，海地人至少有一點是應該「感謝」美國的。就是美國的確使海地的政治「安定」了。現在的共和國遵守着一九三二年所批准的憲法。國會議員三十六名是用民衆投票選出的，任期四年，參議員二十名是政府各部的選舉院（Electore Colleges）所選定的，任期也一樣。國會議員和參議員會同選出總統來，任期六年。

## 多明尼加——哥倫布的葬地

哥倫布的葬地……最早的白人殖民地在新大陸……西班牙語，英語及法語……多明尼加人的性情——樂天的，躁急的……從住屋看一般的生活……國教——天主教……宗教的古蹟……農產品——煙草，可及甘蔗……甘蔗的種植——科學方法……工業——製糖及其他……淘金工場……教育的落後……首都聖多明谷——兩次的重建……藏有哥倫布骨灰的大禮拜堂……古印第安人的遺跡——競技場……對美國的關係

和海地 (Haiti) 並立在聖多明谷 (Santo Domingo 也叫海地) 島上的多明尼加 (Dominica) 共和國，雖然不到我國浙江省一半的大小，卻也說來很可以喚起我們的興味。這是哥倫布在發現新大陸的一四九二年到過的地方，也是實際上他死後安葬的地方。這又算得白種人在新世界最早設立的殖民地。首都聖多明谷城還是哥倫布的兄弟巴托洛繆 (Bartholomew) 所奠定的。而且這島國風景的美麗，和出產的豐富，從前引起過哥倫

布極大的驚異，現在仍然受着世人的稱道。

多明尼加有着那麼美麗的風景，那麼豐富的出產，本該成爲人間的樂土了罷。然而歐美列強——尤其是美國——的經濟勢力卻使多明尼加的一般人民還是深陷在窮苦的生活環境裏。全國人民約計一百二十萬，大半是歐洲，非洲和印第安的混血種。其中西班牙血統的成分最多。此外有一部分是純粹的白種人，一部分是敘利亞人（敘利亞人多在首都聖多明谷城經營布業）。全國通行着西班牙語。官場公文和一般報紙都用西班牙語，可是近年來知識階級中間也漸漸流行着英語和法語了。

多明尼加人和其他拉丁民族一樣，性情上是樂天的，可也是躁急的。他們受着大地的恩賜，富於快樂的精神，他們感着煩惱的，只是外國資本勢力的壓迫和苛捐雜稅的負擔。他們愛好着起鬨，愛好着政爭，這一島國歷史上有過無數次慘烈的革命和內亂，那一部分的原因也許就在此。

多明尼加人一般的生活，從他們的住屋看來，就可知道馬虎得很。鄉村上到處是蓋着茅草的平屋，這些平屋大都用木板或枕木搭成，不見得怎樣堅牢。有的窮苦人家甚至還用破爛的鐵皮當作屋頂，在漏眼塞些破布，免得風雨侵入。可是都市上卻也常見富人

所住的連帶花園的精美房屋，有許多用磚砌的拱門作爲基腳，凌空建造着，離地面約有六英尺光景高，又寬又大又涼爽。這種建築的式樣是十八世紀法蘭西人流傳到那兒的。

多明尼加把天主教定爲國教，可也允許着信教自由。國內宗教的古蹟很多。散底亞谷（Santiago）有十三世紀的古教堂一所，藏着西班牙聖徒詹姆士的遺骨，是四方信徒的朝聖地。

農業是多明尼加人主要的生計。他們在肥沃的土地上種植着甘蔗、咖啡、香蕉、可可；滋潤的草原上牧養着牛羊。此外，他們在有些地帶還種植着上等品質的棉花和煙草。

哥倫布一四九二年在聖多明谷上岸的時候，就看見土著悠閑地抽着煙。從那時起，煙草一直是多明尼加主要的收穫之一。這種作物連同一五〇六年以後方才在那兒栽培的可可和甘蔗，成了多明尼加最大的富源。除非其中有一項荒歉，多明尼加的生計總可以過得去，而荒歉是稀罕的。

甘蔗的種植用的全是科學方法。因此製出的糖在世界市場上，可以得到較高的價格。全國製糖業的中心共有二十一處，經營這項工業的大都是美國公司，可是製出的糖

卻很少銷到美國去。

在全國的輸出品中，糖佔着第一位，其次便是可可了。可可是種植時候成本最輕的作物。因此一般農人特別愛種可可。豐收的可可季往往使全國顯出繁榮的景象來。

多明尼加盛產着一種特別的熱帶植物，華子好像刺刀一樣。這除玩耍以外沒有多大用處。多明尼加人喜歡在這些樹上，給每一刺刀似的葉子套一個蛋殼。這種古怪的風俗的起原，現在是無從查考了。

這一島國的工業至今還幼稚得很。國內除製糖以外，只有製皮鞋、冰、燭、肥皂、汽水、馬具、板箱、傢具以及鋸木等的小工廠。一般的工人過着極古的生活。受着土著和外國資本家的殘酷剝削。

北部山間有西班牙人開設的淘金工場，雇用着不少的男女工人。不多年前，一個淘金的女工在山溪邊發見過金塊，值着四百金磅。除金以外，銀、鉛、銅、鐵、煤、鹽、石油這些礦產，在多明尼加也很豐富，只是都還沒有好好兒開發着。

多明尼加人在教育方面似乎還落後。全國初級的義務教育，表面上已經算得普及了，職業教育近年來有着發展，可是好的學校缺少得很。大學只有首都辦着一所，課程

跟英美的高級中學差不多。

首都聖多明谷城在一八〇二年和一九三〇年，受了兩次的風災，重建過兩次。一九三〇年的颶風，使全城的建築物坍毀了大半，居民死傷了八千。可是當地好些古代的建筑卻還留着。這些建築巍然聳峙在那裏，表現着最早流入美洲的歐羅巴文化。

聖多明谷城的大禮拜堂，藏有哥侖布的骨灰，這是多明尼加人最所誇耀的古蹟。

七九五年，西班牙把聖多明谷讓與法蘭西的時候，西班牙人把他們所認定的哥侖布的骨灰運到哈瓦那；後來西班牙人退出了古巴，又把這骨灰運到西班牙的色佛爾。然而一八七七年聖多明谷城的大禮拜堂重建的時候，在那兒的藏骨所裏卻發見出一口古代鉛棺來，棺裏棺外寫着的名字和爵銜都證明其中藏着的是哥侖布的真正骨灰。

哥侖布時代以前的印第安人的遺跡，在多明尼加也還找得到。那就是聖瓊（San Juan）附近大草原上古印第安人的競技場。場子周圍有半英里光景的跑道，兩邊砌着石塊。據傳古代印第安女王阿那凱那（Anacaona）是坐在場子中央的寶座上，檢閱人民的運動的。這古運動場就叫阿那凱那馬戲場。這也可說是多明尼加的古蹟之一。

現在再回到現在的多明尼加罷，多明尼加名義上雖然算是獨立國，然而全國的經

濟主權卻從十九世紀末葉以來，一直操在美國的手裏。一九一六年美國還派兵把多明尼加全國佔領起來，直到一九二四年多明尼加國會成立，總統就職以後，方才退出。現在多明尼加的政治還免不了受着美國的支配。就實際說來，多明尼加正同中美其他各國一樣，不過是美國勢力範圍的一個半殖民地罷了。

## 危地馬拉——森林國

「森林國」……兩種名產——亞利蓋多梨及馬麟白琴……「堂·吉訶德」裏的人物……不純粹的天主教……百利阿斯總統的功蹟……十月的才藝祭……教育的進步……主要的物產——咖啡……首都危地馬拉……一九一七年的大地震……「騰脂蟲」——特產品——婦女的短髮和抹粉……印第安人的生活……定期的跳舞……印第安古工藝品……旅途上的螞蟻隊……國際性的鐵路

單就中美五共和國來說，古印第安文明的遺跡留存得最多的要算危地馬拉（Guatemala）吧。這國名是印第安語，含有「森林國」的意義。可是危地馬拉的森林還不及它那兩種特殊的名產。亞利蓋多梨（Alligatorpear）和馬麟白琴（Marimba）那樣，在國外，尤其是在美國出名。危地馬拉有着二百五十萬光景的人口，十九是印第安人。然而這些印第安人卻操着西班牙語——不是完全操着西班牙語，就是把西班牙語當作補充他

們本族土語的第二語言。他們穿着古西班牙農民那樣古怪的服裝，看去彷彿是堂·吉訶德裏的人物。他們信奉着不純粹的天主教。這些都是從前西班牙的統治所遺留的跡象。

自從一八二一年宣佈了獨立，危地馬拉算是一個共和國了。然而初期的幾任總統卻都是專制的獨裁者，惹得內亂外患連年不絕，憲法也變了好幾次，直到後來自由黨得勢，國家方纔漸漸的安定下來。一八七三年就任的百利阿斯總統(Juto Rufino Barrios)是奮發有爲的元首，雖然因爲野心太大的緣故，結怨鄰國，終於喪身在戰場了，但是說到危地馬拉現代文化的發展，倒也不能忘掉他的功績。

百利阿斯是印第安人，生於墨西哥和危地馬拉邊界的一個山谷裏，這山谷據說也就是墨西哥過去一個傑出的總統第亞士(Portio Deoz)誕生的地方。百利阿斯憾着自己早年沒有受過教育，深感到開發民智的切要。他創辦了好些學校，勸導國人送兒輩入學。他定每年十月舉行「才藝祭」(Festival of Minerys)，使人民認識教育的價值和尊嚴。這一種熱鬧的祝祭，不但各校學生全體參加着，連學生的家長也被邀參加。

近代的危地馬拉在教育方面進步得很快。現在全國大小學校多到二千一百所光景。危地馬拉大學有着三百餘年的歷史，在中美素來著名。除了大學和中小學以外，還有女

子工藝學校一所，國立音樂院一所，藝術學校一所，藥學和自然科學院一所。學位是由國立中央研究院頒授的，在中美各共和國，一律承認。

危地馬拉現行憲法於一九二八年一月發生效力。立法權屬於單室的國會，議員由國民選舉，任期四年，總統每六年選舉一次，在十二年以內，不得當選連任。內閣有關員十三人，一部分是由國會選定，另一部分則是由總統指派的。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中美五共和國的代表在危地馬拉市簽訂了維持中美和平的協約。照協約上所規定，五國得盡量保持着合作的精神，如果發生了什麼爭端，便得聽受公斷的處置。

危地馬拉土地肥沃，農業發達，主要的物產咖啡，產於北部溫和的平原地帶。香蕉、橡皮和桃花心木等，則產於極熱的，以及沿海潮溼的區域，近年來輸出的數量也很多。全國大部分是橫在兩大洋之間的高原區域，氣候爽適，差不多終年好像我們這裏晴明的夏季。

受過教育的危地馬拉人，在外表上簡直全然歐化了。他們有着一副討人喜歡的面孔，在交際上，十分殷勤周到，他們往往跟相識者接二連三發狂似的握手。不但在會見

和作別的時候少不得握手，他們還把握手當作問候，祝賀，和安慰的表示。

首都危地馬拉市，在一九一七年耶誕節，有過大地震，這一次震災使大半城市變成了瓦礫場地，市民的生命財產損失了不知多少。附近的阿古亞（Aguá）是西班牙人所建造的舊城，從前也受過極大的震災。現在那裏還見到古西班牙建築的遺跡，如石造的巨屋，五十所教堂的石柱和拱門，以及可容五百人的地窖等等。

從首都到東部海口波爾多·百利阿利（Puerto Barrios），到太平洋口岸聖若塞（St. Jose），都通着鐵路。這鐵路經過熱帶的森林和叢莽：棕櫚林和橘林，滿目松樹和棕樹的高原，甘蔗的田畝，以及叢生的玉蘭和仙人掌。旅客從火車上外望，間或還看得在河灘上曝太陽的鱷魚。

危地馬拉有一種特產「騰脂蟲」，從前本是國家的富源之一。這種蟲寄生在那普利亞屬仙人掌上，等到仙人掌葉子弄乾了，就可以把這些小小的生物刮下來，或是焙一焙，造藍色染料，或是煮一煮，造紅色的染料。但是自從生色精染料替代了其他一切以後，便只有印第安人用騰脂蟲染料了。印第安婦女，繫在裙外的腰帶是鮮紅的顏色，她們貼肉穿着的唯一上衣也繡着紅色和紫色的線，她們全身衣服都是親自裁製的。連腳上

的鞋子也出於家製，當然，這裏所說，都市上有錢的婦女除外。

年青的印第安婦女大都長得很妖媚，她們梳着短短的髮辮，在黑沈沈的面孔上浮現着羞答答的可愛的微笑。西班牙血統的婦女呢，往往喜歡在臉上敷着厚厚的脂粉。美國人說過一句笑話，說是你如果跟這樣的女子接一個吻，少不得要中鉛毒呢。前幾年有一個瑞典女子在危地馬拉市開了一個學校，給「上等家庭」的女子讀書。她為要革除學生間這一種惡習慣，煞費了一番苦心。她除了禁止寄宿生備帶化粧品，每天早上，還親自帶着一個面盆，一塊海綿和一塊手巾，伺候在校門口，預備揩除來校的通學生面上的脂粉。

印第安人不論男女，都非常強壯，他們跑着長路，每小時能夠趕六英里。這是街頭常見的光景：母親把嬰孩綁在背上，沈重的貨物頂在頭上，毫不疲乏似的大踏步走，男子們把裝滿貨物的籃子擱在背上，有一條帶子繞過他的額角，使貨物的重量分散。他們這樣的慣了，回家時候，往往籃子裏放幾塊石頭，這才可以覺得相當的平衡。

就一般說，印第安人是忠厚，勤勞，守秩序的民族。他們對於衣食住沒有多大的奢望。他們臉上有着幾分陰鬱的神情，好像他們還沒有忘掉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可怕的殘暴似的。可是他們卻愛好着激動和熱鬧。他們熱烈地舉行着天主教會的祝祭，在牧場時候

常常大放爆竹。

危地馬拉雖然通行着天主教，但是古印第安民族的異端迷信也還有不少遺留着。森林中間常有刻得粗陋的偶像跟十字架排在一起，同給香火燻得黃黃的。印第安人住着的許多鄉鎮上，至今還定期舉行着跳舞節。這等跳舞保持着古印第安民族的風俗，然而跳舞的是穿着十七世紀西班牙服裝的人們，配合的是分明歐羅巴式的音樂。

天主教的各教區照例有着牧師，有着規定的禮拜式。然而去做彌撒的只有住在左近，多少受着教育的白種人和混血種人。印第安人是難得去做的，而且印第安人無論結婚或是喪葬，簡直不會請牧師來主禮。他們喜歡採用印第安民族的舊儀式；那是省錢得多，而且他們心目中也一樣的有益。話雖如此，他們可也常常上教堂去，接連幾小時的做禱告。這時候，他們老是在前面放着很多的蠟燭，一會兒點亮，一會兒熄滅，一會兒把蠟燭舉起，一會兒又把它放下。那種模樣是很古怪的。

在西班牙人沒有到來以前，危地馬拉印第安人的文明就已進步到頗高的程度了。他們原有的一種宗教充滿着跟「創世紀」差不多的神話，他們的藝術品和工藝品表現着一種優美的趣味和技巧，跟古代中國的很有些近似。有人說，原始的危地馬拉人也許是跟

中國人有過多少關係的，他們的藝術，信仰和工業終於都給侵略者掃蕩了一番。然而一個民族如果存在着，它的文化究竟也不至於完全絕滅的。因此，在危地馬拉我們還到處見得到古印第安文化的遺留。

直到二十世紀初頭為止，英國跟危地馬拉人的貿易，比其他各國都大。從此以後，美國就佔到了第一位，德國呢，在歐戰前也大大的追上了英國。受教育的危地馬拉人雖然在外表上，生活上，喜歡學巴黎人的樣子，他們卻也贊賞着德國的工業和澈底精神。他們的軍備便請德國軍官照德國軍制訓練起來。強迫軍役制也照抄了一套德國榜樣；富人能夠靠金錢的力量設法避免軍役的。危地馬拉的咖啡田戰前大半是德國人的產業，現在還有不少操在德國人的手裏。

在危地馬拉的旅路上，遇到螞蟻隊的行進是怪有趣的。沿路壯麗的景物也是賞心悅目的。可惜除了鐵路和首都周圍的幾條公路以外，全國的道路都糟糕得很。通行車輛大都是舊式驛車。

危地馬拉的鐵路是國際性質的中美鐵路公司所經營，每年受危地馬拉政府的津貼。照合同上規定，到二〇〇二年以後，危地馬拉是可以照公斷的代價，買回這條鐵路的。

## 薩爾瓦多——火山國

中美最小的國家……伊柴爾科火山——「薩爾瓦多燈塔」……農產品——咖啡、甘蔗、棉花、煙草……巴爾撒謊——一種藥……印第安人的原始共產制度……宗教改革……憲法……農業技術的落後……聖密蓋耳的會市……聖達阿那——商業中心……首都聖薩爾瓦多……三次大地震……國立戲院……湖浴場……印第安人的生活

在日本勾結德意軸心之前，正式承認過牠在我們東北領土所造成的「傀儡政權」的，全世界只有薩爾瓦多這一國。因此這可恥的國名是深印在我們中國人的腦際的。

薩爾瓦多不過是中美一個極小的國家，面積只有宏都拉斯六分之一那麼大，容納着比宏都拉斯還多的人口。牠的大部分土地時常遭受着火山的災害。可是那些地方，住戶偏特別多。

這是什麼緣呢？因為就氣候的舒適和農事的合宜來說，這些火山區域是南面較低

的太平洋沿海地帶和北面靠近宏都拉斯邊境的高山區域所不及的。在中美各國中間，只有薩爾瓦多缺少大西洋的海岸。牠所依靠的不過是太平洋，而這方面又沒有真正良好的港灣。不多年前，旅客要在拉利布大（La Libertad）上陸，還得坐在鐵籠裏，從駁船吊上岸去。現在碼頭設備已經改良，而且另一個口岸阿凱約拉（Acajutla）發展到比拉利布大更重要了。

旅客從海路到薩爾瓦多去，在快靠岸的時候，遠遠地望見一座極大的火山叫做伊柴爾科（Izalco），別名「薩爾瓦多燈塔」。這是一七七〇年噴發過的。在噴發以前，地底有過一陣隆隆的怪響和猛烈的震動，嚇得當地的人民都逃避了。等到他們大着胆子回來一看，他們便見原來的畜牧場開了裂口，噴出火焰，濃煙，和溶岩來。

據說在兩個月中間，那座火山就升高了四千英尺，從此以後，一直噴發着。牠並沒有闖什麼禍，然而薩爾瓦多人講起牠來卻少不得帶些迷信的恐怖心理，以為總有一天，牠又會發起怒來，傷害他們的。

薩爾瓦多人的主要生產是農業，但也經營着幾種製造業。他們開墾了全國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在山坡地帶種植着咖啡，在炎熱潮溼的沿海區域種植着甘蔗，棉花和煙草，

薩爾瓦多的咖啡，有着極好的品質，在全國的出口額上，一向佔着大半的成數。近年來，國防的咖啡業競爭得非常劇烈，薩爾瓦多在這方面不得不採取統制政策了。一九三三年七月，政府和咖啡種植者組織了共同委員會，來管理咖啡的種植和販賣。

薩爾瓦多有一個區域產着一種藥料，叫做「秘魯巴爾撒謨」(Peruvian Balsam)。這藥料在秘魯是不出產的，只因爲從前從秘魯的喀拉歐(Callao)輸出海外的緣故，才有這樣的名稱。「巴爾撒謨」是一種大樹的液汁，那種樹成着接連幾百里的林區，全給樹上繁茂的枝葉遮得不見天日。樹皮經過了刮割，便會流出液汁來。這液汁是全世界通用的氣喘和其他胸部病痛的治療劑，還可以用作肥皂和香水的原料。

有着「巴爾撒謨」的樹並不是到處可以種植的，這生產在一個特殊的區域，住在那裏的是印第安人。他們主管着這種樹林，在「巴爾撒謨」的製售上獲利很厚。這些印第安人叫做巴爾什謨斯(Balsinos)，他們結成一個特殊的社會，實行以「各盡其力，各取所需」爲原則的一種原始共產制度。首領是老人，他們做着監督同時做着牧師。所有賺來的錢都得交到他們的手裏，按期依着各戶的需要來分配。

他們的制度究竟怎樣，外邊知道得很少。據說他們年年把多餘的錢埋藏在森林中間

的公共地窖裏，那時往往舉行一番奇怪的宗教儀式。森林裏埋藏着的錢據說是非常多的。

這些印第安人比起一般的薩爾瓦多人來，膚色較黑身材較長，跟外邊의 交際也少。一般的所謂薩爾瓦多人差不多全是西班牙和印第安的混血種。他們操着西班牙語，信奉着天主教。他們從西班牙脫離得很早，當美國獨立的初期，他們就有過加入北美聯邦的企圖，可見他們早已受到近代思潮的影響了。

薩爾瓦多人又是最早反抗教士權力的民族。他們剛才獲得了獨立，就拒絕危地馬拉大主教的干涉，自己選立主教。教皇因此威嚇過薩爾瓦多人說是要把他們全都開除了教籍。然而這也不能變更他們強硬的態度，後來他們把本國的宗教制度根本改革過，教皇便不得不承認了。他們的教堂對於結婚費有一定的規定。每一教會的會衆選舉着本會的牧師。這些牧師選舉着全國的主教。這樣的宗教制度似乎是很有民主精神的。

薩爾瓦多的憲法也帶着幾分民主精神。國會選舉每年舉行一次。全國已婚的男子，如果不曾犯罪，不曾給外國人幹過有報酬的職務就都有選舉權。未婚的男子有財產的才有選舉權。當然，這裏所謂民主還是同資產固結着的民主呀。國家的財政管理得還好，

雖也難免有着負債，可是數量並不怎麼大。

薩爾瓦多人的耕種方法，需要大大的改良。例如煙草種植者要清除煙草田上的害蟲是有好的辦法可想的，可是薩爾瓦多人卻只會把成羣的吐綫雞趕到田上，去讓這些家禽啄去害蟲，這麼辦，煙草也免不了大大的受損，是可想而知的。

薩爾瓦多一向盛產着木藍，這些植物必須種植得很當心，而且在恰當時候收割，所佔的地面也比別的作物大。自從生色精染料通行以來，木藍銷路很狹，薩爾瓦多的農民也就不大種植了。

薩爾瓦多人大多數是農民，因此全國只有幾個很小的城市。除了首都以外，較重要的兩個城市，就是聖密蓋耳（San Miguel）和聖達·阿那（Santa Ana）。聖密蓋耳每年二月照例有着盛大的會市，可以吸引中美各地的顧客。聖達·阿那是繁盛的商業中心，建在青翠的羣山中間，每逢雨季，山上的急流往往直沖到那邊的街市。

首都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是異常壯麗的，不但風景極美而且氣候爽適。牠是在拔海三千英尺光景的高度，俯瞰十八英尺之遠的海岸，而在其他各方面，則俯見羣山。可是這聖薩爾瓦多也算不得幸福的都市。牠受過地震的災害十多次，差不多完全毀

滅過三次，這是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跟牠相比的。

在歷次的震災中，有一次發生於一八五四年。那年地面有過一番猛烈的震撼，不到十五秒工夫，這都市全變成瓦礫場了。此後，在一八七三，一九一七和一九一九年，這都市也受過很大的災害。每次地震以後，薩爾瓦多人就急急忙忙把瓦礫掃除乾淨了，在那裏重新建設一番。當然，爲了震災的關係，重建的房屋不見得怎樣堅固，只有幾所官署還算得富麗。其他的房屋表面上都樸實得很，可也往往附帶着賞心悅目的花園，花園裏的草木，受了流過街市中心的水道的灌溉，整年是綠滴滴的。

聖薩爾瓦多有國立戲院一所，旅行劇團和業餘團體往往在那裏表演着。業餘團體的表演節目包含着本地的音樂，流行的歌曲，以至於唱詩和演說。後面這兩項在節目上也很受聽衆的歡迎。凡是有口才的青年，只要到那戲院作幾次愛國演說，就可以在薩爾瓦多出了名。薩爾瓦多人可以說是十分愛國的民族。他們就本國歷史上重要的事件，規定丁許多紀念日。每逢那些紀念日，他們就一早上教堂做紀念，出來再放爆竹，奏軍樂，暢快地熱鬧一番。

那首都雖有許多景象，反映着繁榮，但也有不少慈善性質的團體機關，使人不得不

想到那邊還有很多的人們在飢餓線掙扎着。

離聖薩爾瓦多六英里，有一個風景幽雅的湖浴場，那邊開設着好些連帶花園的旅館。這是上層社會尋樂的勝地。一八八〇年湖裏有過一次劇烈的地震。火山在湖的中央噴發起來，使湖水沸騰了許多時候。可是此後便十分平靜了。

這共和國最可慶幸的，是牠那勤奮的工農能夠跟自然的環境奮鬥。同時統治者比較地能夠執行改良主義的政策。他們相當注意着人民的教育，常常選派優秀的青年到歐洲去留學，法蘭西的藝術趣味，和德意志的澈底精神是薩爾瓦多人最所欽慕的。

薩爾瓦多雖然是弱小民族，卻有着優秀的智力，便是文化較落後的印第安人土著也如此。有些受過德國人的訓練的印第安人機匠，他們出色的技能決不比希特勒大吹特吹的日耳曼人差一些。他們思想靈敏，做事努力。印第安人給富家做僕役的也很多。他們能夠捐了重荷，跑遠路；在荒僻的山野給旅客做嚮導。自然他們在目前的位置是十分下賤的，他們男的穿着大腳管的布袴，寬博的外衣，戴着棕櫚葉編成的闊簷帽，女的打扮得整整潔潔，頭上裹着圍巾。

印第安土著的性格大都是忠厚馴良的。這也許可以歸因於印第安人家至今還通行着

氏族制度。他們每家的家長對於家屬具有無上的權威。馴順的性習可以說從小在家庭方面就養成的。

## 秘魯——「太陽子孫」之國

古代印卡帝國……「太陽子孫」……西班牙航海家比撒羅的征略……被忘卻的大陸……霧裏的趣味和美麗……沿海區、山區及森林區……種種極端的會合……秘魯的女子——典型的「賢妻良母」……農民的好客……「哈先達斯」——棉田及蔗田……灌溉制度——吸煙者負擔經費……首都利馬的風光……比撒羅的木乃伊……利馬大學——美洲最古的大學……著名的秘魯小菜……西班牙語及歧楚阿土語……山腰上梯形的農田……克土科——古國的首都……印第安人的生活……綽洛人的生活……礦場的臨時工人——森林區的印第安土著……伊  
 關多——森林區的都市

當西班牙人初到新大陸時，秘魯原是一個很強盛的印第安國家所在地。這古國叫印卡帝國，據近代考古學上的研究，有着四百年燦爛的文化。統治的貴族叫印卡(Incas)，照字面解釋起來就是「太陽子孫」。一五三一年，西班牙航海家比撒羅(Pizarro)利用

着印卡族內訌的機會，把當政的印卡們監禁起來，征服了全國，建設了利馬（Lima）這都會。從此印卡帝國的印第安人淪為白種人的奴隸了。

近百年來，秘魯在政體上算是獨立共和國。然而政權還是操在拉丁民族的手裏。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印第安人還是受着壓迫，翻不起身來。

就沿海一帶看去，秘魯是十分荒涼的，好像一塊被忘卻的大陸。岸上大部分是磯瘠的沙原，背後襯托着大安底斯山的光禿禿的連峯。雖是在熱帶，卻沒有鮮艷的什麼熱帶植物。而且除了夏季數月，終年是陰暗天氣。到處籠罩着霧，遠一些的景物就看不出來。然而這不過是表面的現象，就全國來說，秘魯實在是極有趣味的美麗的國度。那兒有着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可以跟埃及匹敵的歷史遺跡，又有着多種多樣的民族和景物。到處充滿着驚異的，對比的事象。我們要明瞭這種種，首先就得相關的地形上的特點來說明一番。

這共和國大致可以分做跟海岸平行的三區。無論在地勢上，氣候上，以及居民的類型上，各區全不相同。第一是沿海區。這乾燥無雨的撒哈拉沙漠似的地帶，上面已經說過了。其次是「西愛拉」（Sierra）即山區。這擁抱着氣象萬千的安底斯山嶺，連同橫

在山嶺中間的許多美麗的溪谷。第三區叫做蒙太那 (Montana) 即森林區。這是安底斯山脈東邊的多雨地帶，森林茂密，有着無數的河流。

秘魯真可以說是種種「極端」會合的地方。就氣候看來，固然如此，就人民看來也如此。沿海區的拉丁民族接觸着現代文明的尖端，可是東部森林中間的印第安蠻族，卻還過着跟亞當夏娃差不多的原始生活。

在這樣的國度裏，人民的血統想來是很容易混淆的；但是秘魯的知識階級中間，純西班牙血統所佔的百分數，卻也委實比南美其他各國都大得多。這一層只消一看沿海上等人家的風俗、習慣，就可以明白。那些人家，不論男女都有着西歐人那樣優雅的風度，高深的識見。男的在法律界、醫界，或是政界顯着優秀的才能，但是對於工程方面似乎缺少着興味，這也許因為上流社會還脫不了看輕工匠這一種觀念的緣故罷。

至於婦女呢，尤其是住在首都利馬的，可以算得南美最漂亮最動人的女子了。她們身材小巧，四肢玲瓏，具有嬌美活潑的姿態，除了太過溺愛兒女這一個缺點，真可說是典型的「賢妻良母」，她們不把修飾當作生活上的要項，也不把瑣碎的家務看作賤役。然而這等優裕家庭的秘魯人不過佔着全國人口的極少數罷了。此外沿海一帶也還有

着許多知識程度較低的農民。他們刻苦耐勞，生活簡樸，可也很有風趣。這些農民的好客，是到過秘魯的遊歷家們所稱道的。

在終年無雨，沙漠連綿的沿海區，農業的發展困難得很。但是有毅力的秘魯人卻能夠儘量利用灌溉來墾種農田。這些農田叫「哈先達斯」(Haciendas)，種的大都是棉花甘蔗。農人用不着擔憂水旱的天災，對於收穫就十分拿得穩了。

秘魯的灌溉制度使無數畝不毛的荒原轉變了肥田，委實是一種奇蹟。有人說過，秘魯政府是用火柴來灌溉沙地的。這句話聽來好不怪僻呵。其實這就含有一個「違禁品」問題。原來秘魯是禁止私賣火柴的，凡經過秘魯口岸的輪船，在揭示牌上都貼有警告道：外國火柴或打火机攜帶到秘魯任何口岸，作違禁品論。

秘魯政府當製定新的灌溉計劃的時候，決計叫全國吸煙的民衆來負擔這一項巨大的經費。當時瑞典火柴公司要在秘魯境內獲得製售火柴的專利權，願出代價每年美金八十萬元。這項請求便被接受了，專利期限是十年。這一來不到二英寸長的一盒火柴就得賣上美金四角光景。每點一枝煙也就是對於國家的農業多報效一點。

農田上的勞工有的是招來的所謂山間印第安人，有的是沿海一帶各色種族的勞動

者，其中印第安人最多，黃種人也不少，間或還有黑種人。

首都利馬是南美最有西班牙風光的都會。西班牙式的建築到處都有。宏偉的大禮拜堂裏藏着利馬的奠都者比撒羅的木乃伊。這位英雄的遺體，經過了四百年之久，沒有腐爛，現在盛着玻璃棺材陳列在那兒。利馬大學歷史悠久，是新大陸最古的大學。市內各廣場豎有獨立運動紀念碑，那些花崗石的雕刻富於藝術的價值。

沿海地帶的秘魯人，尤其是利馬人，愛吃一種慣叫「小姐」(Senorita)的貝介，往往是生吃的。山芋、胡椒。番茄和雞蛋合燒的 *Popasconji*，搗爛的山芋拌和着橄欖、洋葱、葡萄乾和雞蛋的 *Topasrellenas*，這兩種也是著名的秘魯小菜。宴席上還吃初生的山羊以及豚鼠之類。

秘魯通行的語言，當然是西班牙語了。然而在岐楚阿族 (*Quichua*) 印第安人居多的西愛拉 (山區)，岐楚阿土語卻佔着優勢，在好些村落，西班牙語簡直跟英語一樣的不用。至於蒙太那 (森林區) 的民族中間，那就有着無數種的土語各不相同。

秘魯山地的路徑險阻得很，往往非經過窄狹的峽道崎嶇的崖邊不可，一滑腳就得落到千丈以下去。在海拔三千英里的高度，氣溫很低，霧也沒有。直到七千英尺光景爲

止，這山地看不到一些草木，超過這高度，可就有些植物的形跡了。山腰上時見梯形的農田。這些農田是古來無數的印第安人用了巨大的工力，把岩石鑿平了，再搬運了泥土填成的。這麼偉大的工程簡直比埃及的金字塔還叫人驚奇呢。

秘魯的中央鐵路從利馬通過安底斯山地。這條鐵路有隧道六十一個，橋四十一座，得繞十三個大轉灣，在迦里拉（Cajal）隧道，到達一五六九三英尺的最高點。這顯示着近代工程能夠把自然的阻礙克服到多大的程度。

安底斯高山中間的克士科（Cuzco）是古印卡帝國的首都。過去印第安文明的遺跡很多留存在那兒。街道窄狹，古代和近代的建築物夾雜在一起形成怪特的光景。住在那兒的印第安人大都衣服襤褸，過着污穢的生活。

秘魯山區印第安人的特徵，跟玻利維亞的印第安人沒有什麼兩樣。他們是沈靜柔馴的族類，住在蓋有草披的泥舍裏。他們都是小地主，每人在山邊多少有些田產，自己的飯食就從這上頭種出來。他們不喜歡給人家雇去做工，因為靠田地儘夠過活了。而且也沒有用錢去買東西的必要。他們對於衣服的需要實在簡單得很，通常不過是家裏紡織的幾套粗布衣服，以及省不了的一張毯子模樣的旁卓（Poncho），這當中有個洞，頭就

從洞裏套過去。這之外再加一頂本地做的草帽或是氈帽，一雙生牛皮做的鞋子，以及搭在肩頭的一隻布口袋，全副裝束就齊全了。

這些印第安人有着嚼古加葉的嗜好，這東西含有麻醉性，吃成了癮會使腦力遲鈍。可是這種嗜好，婦女染着的極少。除了印第安人之外，山區還住着許多半白種人，就是所謂綽洛人（Choclos）。

山區的印第安人也有在礦地做工的。這些礦工照例得用全家或是全村的名義跟礦主方面訂立契約，契約上規定着在某一期間以內，做多少小時的工。男女礦工往往一到礦地就工作，有時連夜裏也不願休息。約定兩個月的勞役，居然在五個或六個星期裏就可以做好，做好之後，礦工們領了工資，等到第二年同時期再上礦地去。

在蒙太那區域裏，人民的生活狀況可就完全不同了。這森林區佔有全國總面積三分之一，人口稀少。印第安蠻族約計三十萬光景。

這些印第安人膚色較深，頭髮全黑。不論男女身體都很壯健，不過矮些。婦女特多的地方，多妻主義很盛，但在男子特多的地方，一個男子有一個妻也算幸運了。

蠻族中間，有用彩色文身的，有裸體的，也有穿衣服的。在他們的心目中，衣服的確

作用不是在保持體面，卻是在防止害蟲叮到身上。有幾處蚊蟲繁盛的地方，通行着一種長衣，叫「庫什麥」(Cushma)。

有的蠻族種着叫「裕加」(Yuca)的一種管狀根植物，和「車前」，當作他們主要的食品。近河的蠻族常吃他們自己用槍戳來，或是用陷阱捉來的魚。肉類中間，猴子那樣的獸類和森林裏的鳥類算是最出色的美味。

森林區印第安人有着喜歡隱藏的習性。他們不肯讓人家輕易知道他們的住處。印第安人所住的房屋，各地式樣不同。東柏(Campes)族用野蔗搭成臨時的棚舍，在這中間住多少年，就把棚舍棄掉，移住到別地方另搭的新棚舍去。棄掉的原因照例是在家裏死了什麼人。原來他們相信着死者的靈魂也需要住所，如果一個老年人死了，他們便把死者葬在原住的棚舍下，全家搬到別地去。阿迦路那族(Aguarunas)所造的房屋又高大又整齊，屋頂上棕櫚葉蓋得厚厚的，無數的直柱深插在地裏排列成牆，每頭攔着一塊木板，當作門戶。在有些好戰的部落，建造在二十五英尺高的長柱上的瞭望臺是並不少見的。

伊蘭多(Quitos)是森林區重要的都市，附近有許多土人的市集。該市的商業在歐戰以前原很繁盛，近年來可就十分衰落了。

## 玻立維亞——南美的西藏

高原國……「可憐的國家」……礦產——錫、金、銀、銅、石油……首都拉巴斯……綽洛人——混合種……印第安土著——愛馬刺人及歧楚阿人……古傳的打獵武器——吹天槍……宗教儀式……強迫勞動……農具及農舍……嚼古加葉的嗜好……統治階級——西班牙種……蘇克列——最高法院所在地……波多西——南美最高的都市……沙漠地帶……婦女的服裝及習俗……山薯——主要食品……金雞納……山地特有的病症……警察……德國人的潛勢力……財政及經濟

玻立維亞(Bolivia)固然也有河流縱橫的盆地在東部一帶，然而就大體說，卻是一個高原國。它在南美洲的地位相當於我們的西藏在亞洲。它全是內陸，沒有通海的口岸，安第士(Andes)山地佔着全國大部分面積。這高原地帶，草木零落，滿目荒涼，間或聳着幾個明媚的積雪的高峯。這光景簡直跟西藏沒有什麼兩樣。大約就爲了地勢的關

條罷，近幾十年來，在南美諸國間，無論實業上，社會上都是玻立維亞進步得最慢。它至今還是文化落後的國家。ruestre pobro pais（可憐的我國）這句傷心話，是玻立維亞的議員們在國會裏說慣了的。其實玻立維亞也不見得可憐。它有着豐富的資源。它的錫礦是世界著名的。金、銀、銅和石油蘊藏得很豐富。北部的橡林又有大量的橡皮可以供給全世界。只是這些資源大部分還沒有開發。已經開發的也大半操在帝國主義資本家的手裏。因此大多數玻立維亞人只好過着苦工的生活。他們還是在無知無識的狀態裏。

如果有人風光明媚的拉巴斯（玻立維亞的首都）向生活優裕的玻立維亞人說，玻立維亞還算不得一個文明國，那是他們要動氣的。然而玻立維亞雖有少數受教育的紳士們和太太小姐們，要是就大多數民衆的生活狀況來看，的確也不容易說這個國度文明呢。

印第安人在阿根廷（Argentine）已經衰滅到全國人口中間只佔着極少的成分，在智利（Chile）和巴西（Brazil）則已經跟白種人混合起來，成了新的種族，然而在玻立維亞卻仍然繁盛得很。人數超過了西班牙種和半西班牙半印第安血統的混合種。（叫做綽洛人 Cholos）玻立維亞的土著印第安人至今還受着以前西班牙帝國的暴政所遺留的影響，過的是低賤的苦惱的生活。這些印第安人有着甚為顯著的兩個種族，叫愛馬刺

人 (Aymaras) 和歧楚阿人 (Quichuas)。愛馬刺人生性蠻悍，一有機會強橫霸道，無所不爲。歧楚阿人則是柔順的老百姓，跟白種人很說得來。愛馬刺人和歧楚阿人都住在人口較多的高原地帶。靠近巴西邊界的燥熱低溼的區域，還有好些不大出名的印第安種族，如馬夏人 (Mojos) 吉闊多人 (Chiquitos) 和吉列圭諾人 (Chiriguano) 等等。

不論是愛馬刺人還是歧楚阿人，好的教育和好的政府本也可以使他們都變成了有用的自愛的公民。可是玻立維亞政府一向沒有用誠意來訓導他們，使他們的本能和能力向好的方面發展起來。他們中間雖也辦着學校，可都糟糕得很。學校裏的教員是濫竽充數的居多，教書自然免不了拆濫污。教員的薪水又極低微，不能按期發給。因此印第安人受到真正所謂教育的實在少得很；他們大都養成了狂醉和醜陋的習慣，受着地方官吏、教士和資本家的剝削，他們只好做着各種苦工，過着十分省儉的生活。

大約因爲玻立維亞（有許多地方海拔一萬英尺到一萬六千英尺）空氣稀薄，呼吸困難的緣故罷，印第安人老是張開着嘴。他們擺着一副獸相，可是智慧也不能說他們沒有，他們精於土著的藝術，善用古式的打獵武器，吹天槍 (blowgun)。只是他們在污穢的狀態下過着生活，沒有發展他們的智慧罷了。在印第安人中間，教士們所傳導的宗

教還脫不了一種低劣的迷信現象。那些教士，據玻立維亞的作家柏里底司（Parades）說，「除了極少的例外，都放蕩貪財，不肯用心，惹不起人家的尊敬。」又據一個法國作家說，「一看他們所舉行的宗教儀式，把他們當做拜太陽的邪教徒，想不到他們是慶祝着復活節或是三一節的基督教徒呢。」

衣服破舊的苦惱的印第安人對於宗教實在不能說他們不虔心。試到拉巴斯印第安人住居區域的教堂裏去參觀一番罷。在那兒值班的，身上齷齪呆頭呆腦的教士站在木板搭成的小小的臺上等候着印第安人來求買赦罪或是祝福。窮苦的印第安人縮手縮腳的走進來，向教士三鞠躬，那教士唧唧喳喳聽幾句聽不清楚的經文，做一個祝福的姿勢，便伸出手來，要信徒的捐款。那信徒把備好的錢茫茫然遞過去，這時候，他心裏一定起了希奇的作用，好像他的罪惡已經解除了。這不過是戴上了基督教假面具的邪教，難道可以算得羅馬正教麼？怪不得名義上算是羅馬正教派的玻立維亞政府在教義的問題上，曾鼓勵着自由，而且會跟美國美以美監理教會之類親切地合作起來呢！美以美監理教會在玻立維亞辦有好些教會學校，不過迷信的色彩也是十分濃厚的。

強迫勞動在玻立維亞是通行的事情。地方的官吏不論爲公，還是爲私，往往硬派印

第安人做各種苦工。印第安人耕種自己的田地，用的還是古式木犁；他們在田地上不澆什麼肥料，連他們現成有着的羊糞也不用。他們自住的小舍，用泥漿造成，只有撐着草披的幾根木料，和低低的進出的洞口，他們要進去，非俯下身子不可。

就此看來，玻立維亞人至少有半數還沒有完全脫離了野蠻狀態。可是這些民衆倒還算得安靜。原來一般的印第安人對於白種人和半白種人都有些害怕，而且白種人也時刻戒備着，不使印第安人得到起事的機會。

印第安人的安靜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有着嚼古加葉的嗜好。牙醫用作局部麻醉劑的「科卡因」便是從古加提鍊出來的。印第安人覺着古加有興奮精神使工作力量增加的功效，不由得吃上了癮。他們的雇主付他們工錢的時候，往往附帶着給他們一把古加葉。成癮的印第安人把古加葉盛在肩上掛着的小皮袋裏，隨時嚼一些兒，就能夠吞了裝貨的牲口跑幾天山路。嚼慣這種葉子的效果就是精神和神經的麻木。嚼慣了的人工作起來似乎耐久些，可是他們也就喪失了神智，變成機械一般了。

西班牙種玻立維亞人是這共和國的統治階級。這些人受教育，有知識的居多；就大體看來，他們的脾氣很好。他們在幼年時代，似乎都能夠好學，長進得極快，可是這種

情形並不長久。一來因為做父母的對於子女，往往取放任的態度，二來因為多數的青年，同在別的拉丁亞美利加國家的情形一樣，生性浮動，不肯用功下去，所以玻立維亞統治階級的最普遍的特徵就是游惰、煩悶，企業心的缺乏，做官慾的旺盛。

拉丁民族對於政治的熱中，在玻立維亞的選舉運動，表現得很顯著。政治家要投票人幫忙，往往預約了各種德政。他們一味向選民討好，用花言巧語灌滿了選民的耳朵。可是他們所提出的政治綱領，等到他們上了臺，多半是不會實現的。

玻立維亞這個國家雖然政治上不見得清明，可是從民衆的立場來看，倒比一般進步的國家還好些。那邊十分有錢的人家少得很，十分窮苦的也沒有。印第安人大多數雖然住在污穢的棚舍裏，可是他們過慣了這樣的生活，也還不見得怎麼苦。要是他們振作一點，那麼，玻立維亞各處天然的資源，未始不可以給他們利用呢？

肯給印第安人幫忙的是混合種綽洛人。這些人身體壯健，思想敏捷，待人也非常和氣。有好事業，純西班牙人辦不好而綽洛人辦來，都很有成績。玻立維亞民族將來如果強盛起來，大概總是這批人做骨子的罷。在他們和白種人之間，除了社交的界限之外，沒有界限存在着。他們要經營任何商業，操任何職業都可以。就是要擔任高級的官

吏，他們也並不受着限制。他們在教堂裏也有充當重要職司的。

玻立維亞有着兩個首都。蘇克列 (Sucre) 是最高法院和大主教所在地；拉巴斯則是政府所在地。政府從前原也設在蘇克列，後來因為那兒交通不便的緣故，遷到拉巴斯。初遷的幾年，總統和各部部长一年裏還到蘇克列住六個月，現在就常在拉巴斯辦公了。

跟蘇克列在同一區域的波多西 (Potosi) 是南美洲最高的都市（海拔一三六〇〇呎），這地方的銀鑛，在從前印卡政府時代就開採了，後來給西班牙人先後採去的銀子，值到五萬萬鎊之多，現在這地方生產大量的錫了。從前波多西有過十六萬人口，富麗堂皇的高廳大廈造得很多，到近代人口就連年衰減，現在只剩三萬餘了。

蘇克列原是波多西的住民所建立的。波多西整年刮着尖利的風，氣候冷得很厲害，住民覺得受不了，才在避風的舒適的地點建立了蘇克列，作為政府駐在地。現在這都市似乎也落到消衰的命運了。

拉巴斯（這個名字的本義就是和平）建立在好像大火山口的一個凹地，周圍全是山峯，一座積雪的雄偉的火山，意里麥尼山俯臨着這個都市。從山邊望去，這都市好像在一片平地上，然而街道實在峻峭得很，每逢下雨時候，在泥濘的街道上走，一不小心就

要滑倒。

從智利到拉巴斯的旅客，一進玻立維亞國境就得穿過荒涼的沙漠地帶，在這氣象單調的荒原上看不到一點綠色的草木。東西兩面是羣山，這些山頭，每當冬天晴朗的日子寧去很清晰，可是夏末秋初，也往往籠罩着陰雲。旅客走完了沙漠地帶，一看到耕地，少不得感到人民的無知和農業的不振。在零落的莊稼中間看得見矮小的印第安人棚舍。旅客到玻國，最初所得的印象就是天氣的清冷，和文明程度的低下。

一九〇五年以前，旅客到拉巴斯所在的深谷去，只好乘馬車。現在這條傾斜的嶺路已經通了火車，用的是電氣車頭。從嶺上到拉巴斯足足要降落一千四百英尺，這都市還在拔海一萬二千英尺的高度。

流過這都市的一條清幽的河，沿河白牆紅瓦的房屋，市場上堆着各色水果的籃子，一連串的騾子和驢子，背着各種包裹的意那馬（Tamas），印第安女人和綽洛人的五光十色的服裝，這種種使拉巴斯成了怪有趣的地方。綽洛人的婦女看去好像她們剛才從音樂會遊藝會出來似的。她們的服裝，上身一件短衣，下面繫着幾條圍裙，挺刮得好像舞女穿的一般，腿上是粉紅色或是青色的長襪，兩肩搭着一條漂亮圍巾，頭上戴着平邊呢

帽。她們吸着香煙，暖天喜歡搖扇。她們穿雖穿得漂亮，可是性情上卻是穩重的。羞答答的居多。

市場上擺着的成堆的穀麥和蔬菜的攤頭看得見好些凍裂的山芋，這東西玻立維亞人吃得很多。玻立維亞人趁山薯還沒有凍裂的時候，給削去了皮，這山芋就是藏了幾年，再拿出來煮了吃，也不會走味。做藥用的金雞納，從前差不多完全是玻立維亞和秘魯供給歐美各國的。後來荷蘭人和英國人因為這種治熱病的藥品用場很大，在他們的屬地上也大量種植了，這才使南美洲的金雞納無法壟斷。

到拉巴斯的旅客因為高原上空氣稀薄的緣故，往往害着一種山地特有的病症。那徵象是發熱、嘔吐、失眠、頭痛、鼻出血、胃口不開，同時頭腦卻很清爽很活潑，在拉巴斯跑路跑得這些快些就怪不舒服。連馬也如此。馬在那兒跑路，頂多只跑得上一英里，而且也只有在那兒跑路的馬才能夠這麼跑。

拉巴斯的警察大半是印第安人，他們把秩序維持得很好，從這一點來看，印第安人似乎很有責任心，也是有法治精神的公民。在這都市上，重大的刑事案件發生得極少，有的只不過是印第安人的鬪毆和許多本地人的酗酒滋事。流行的娛樂是打彈子。到處聽得

到打彈子的聲響，大家躲在彈子房裏，自然作惡的事也少了。到影戲院去的是白種人居多。可是拉巴斯這地方，同在拉丁亞美利加的一切都市一樣，市民主要的消遣倒是聚在公共廣場上蹀躞步，一面聽聽軍樂隊的奏樂，在一年裏暖和的時季，這是拉巴斯人日常的事情。他們的軍樂隊奏樂大都奏得很好，有一隊，內中大半是印第安人，前幾年曾經到美國去參加競賽，帶了錦標回來。

住在拉巴斯的外人中間，德國人佔着相當的勢力。玻立維亞的軍隊是按照德國制度教練的，軍官中間也有德國人。拉巴斯的釀酒業因為多半是德國人經營的緣故，出產着很好的啤酒。政府有好多機關近年來聘用美國顧問。美國著名的甘末爾教授（E. W. Kemmerer）曾經給玻立維亞設計過金融和貨幣的改革方案，這方案是一九二八年實施的。

玻立維亞的財政，在一九二九年以後因錫價低落的緣故，受了重大的打擊。一九三一年九月，英國廢止了金本位，玻立維亞也只好跟着廢止。玻立維亞的政府收入在一九二九年是玻幣四千七百萬元光景，到一九三二年驟然減到玻幣一千九百餘萬元。一九三二年三月政府下令安定金融，使玻幣跟美金保持着相當的匯率。

玻立維亞爲了爭奪大廈谷，跟巴拉圭血戰了三年。這一種戰爭有着帝國主義經濟背景是明明白白的。玻立維亞終於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據說多半出於印第安人的反對戰爭。這個文化落後的民族似乎有些覺醒了。他們的前途也許漸漸會光明起來罷。

## 巴拉圭——南美的大牧場

內陸國……五十多年的獨裁政治……自治共和國……印第安人——迦拉尼斯族……耶穌教徒  
統治時代的政治制度……法蘭細亞總統——三十五年的政權……巴拉圭的特點……鄉村風  
光——教堂及農舍……主要輸出品——麥太茶……「曼丟甲」——巴拉圭人的食品……常  
綠的草原……理想的氣候……「大廈谷」——森林區……大廈谷土著的生活……國教——  
天主教……教育制度……首都亞松森——古老的城市……政治活動……外國資本的新興工  
業……維拉·列加——農業中心……巴拉圭河及巴拉那河

凡是讀過南美洲歷史的誰都知道佔領南美洲的西班牙人把這大陸糟蹋得不成樣子，而南美人為民族自由的掙扎也大喪了這大陸的元氣。到十九世紀初頭，西班牙人在南美的勢力已經衰微下去，南美洲本該走上民主制度的軌道好好兒發展起來，可是政治上仍然黑暗得很。南美各國那時缺少着英明正直的民族領袖，老百姓又無知無識，心粗氣

躁。因此十九世紀初期創立的各共和國差不多都經過了長期的變亂，不是革命便是內戰。那時期只有兩內陸國之一，巴拉圭獨獨避免了全大陸的革命惡浪。另一個內陸國玻利維亞(Bolivia)就全捲在惡浪裏了。巴拉圭所以能夠避免革命，也許因為許多年前，巴拉圭沒有政治人才的緣故罷。這個國家從它宣布對西班牙獨立的第四年起，足足經過了五十多年的獨裁政治。那些獨裁者算不得福國利民的領袖人物的模範。然而如果放過了他們的錯處，倒也不能不說他們維持着治安，鼓勵着人民工作，使人民受到一些教化。

因此巴拉圭一旦變成了自治共和國，就揀得出英明的政治領袖和幹練的行政長官來。惜乎這時候，六年慘烈的戰爭剛才完結，全國殘破得不可收拾，本來一百三十多萬的人口減少到二十多萬了。這戰爭是一八六四年發生的，因為當時巴拉圭的獨裁者打算把全國封鎖起來，免得人民受到近代思想的影響。他竭力設法，不讓外國人入境，甚至還在巴拉那河（流過巴拉圭的兩大河之一）堵塞了木排。

阿根廷(Argentine)巴西(Brazil)和烏拉圭(Uruguey)這些鄰國怨恨着他的態度，遇到一個機會便提出了抗議。可是巴拉圭的統治者瞧不起他們，對於他們的抗議，理也不理，因此激動了衆怒，惹起六年的戰禍來。等到戰爭結束，好些有才識的巴拉圭

人當初因才遭忌，亡命國外，這才回本國來，盡力於復興工作。這些人的努力收得了一時的成效，多半可也靠着巴拉圭的民族性。巴拉圭的民族裏佔主要地位的印第安人迦拉尼斯族（Guaranis）有着好些優秀的品性。當西班牙人征服南美洲的時候，迦拉尼斯人本來是土人當中最和平最可教導的一族。他們雖有那麼可愛的性格，還是免不了受長時期的虐待，跟其他土人一樣。後來耶穌教徒從蠻橫的西班牙武人手下，救出了他們，統治了他們，不但教了他們工藝，還教了他們各種文化藝術。

當時的制度跟秘魯（Peru）從前的印卡（Inca）政府有些相同，是官僚化共產主義。被統治者一律平等。人人必須為社會，為統治階級的官僚，為自己幹分內的工作。那些官僚，那些耶穌教徒超越着法律，然而要是歷史記錄可靠的話，那些統治者似乎也還算得公正，也還不濫用着權力。

那些耶穌教徒後來因遭西班牙當局之疑忌，只好交出了他們的領土，離開巴拉圭。那一番為人民的工作也就免不了全功盡棄。可是巴拉圭人卻永不忘記那些耶穌教徒的「公正清明」的政治，等到宣布了獨立，就讓一位耶穌教徒名叫法蘭細亞（Francis）的做了共和國的終身總統，實際上也就是把至高無上的專制統治權交給了他。

法蘭細亞一八一五年就職，一直握了三十五年政權。他使人民跟國外隔絕。他使人民無知無識。他是宗教上的獨裁者，也是商業上的獨裁者；他指導着國民的思想，也操縱着全國的貿易。他又用他的權力消滅了想把牠推翻的一切人。

可是法蘭細亞的政治有許多地方倒還算得賢明，他在七十四歲去世的時候，人民的確真心的哀悼過他。從一件事情上看得出他的才智來。巴拉圭一向是常患蝗災的，一八一九年有些區域的莊稼全給蝗蟲吃空了。那些地方的農民絕了望。法蘭細亞接到了蝗災報告，便布告農民說，「再下一遍種子罷。」起初大家以為他只是信口胡說，可是大部分農民聽了他的話，倒都收割得很豐足。就此可見土地肥沃氣候溫和的巴拉圭一年裏確有播種兩次的可能了。六年戰爭後，巴拉圭政府最感棘手的問題就是招徠客民，墾植荒地；有一時期，政府不但把土地，種子和農具供給了客民，甚至還借錢給他們。許多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這才安心在巴拉圭住下。前幾年，從歐羅巴或是美國移住到巴拉圭的人還可以向巴拉圭政府免費領許多畝地；而且從蒙得維的亞(Montevideo)到巴拉圭首都亞松森(Asuncion)這一段河路也不收船費。

旅客從這段河路上，看得出巴拉圭的特點來。當旅客從阿根廷進到巴拉圭國境的時候

候，他就會留意到兩國人民外表上及神情上的分別。慣於牧童生活的阿根廷人跟習於農業的巴拉圭人不同的地方很多；凡有對兩國都熟悉的人多半說巴拉圭人比阿根廷人夠做朋友。

巴拉圭人住着的村落大都有着一個低矮的教堂，牆外是走廊，隔開些聳立着鐘樓。教堂周圍散落落的搭着農民的茅舍。旅客在河的兩岸還看得見種着煙草、甘蔗或是香蕉的田畝。巴拉圭的植物非常繁茂，種類也極多；在潮溼溫暖的森林裏，開花的蔓草望去真美得無可形容。森林的木材有幾種質地非常好，這些木材大都裝了船從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順流運出去。

巴拉圭的主要輸出品是麥太茶 (Yerba Mate)，這是全南美洲的人們日常都喝的飲料，有着提神的興奮的功效。橘子生得極盛，甚至用以釀酒。巴拉圭的煙草色黑，性強烈。這種煙草，不論男女都大量吸着，可是國外的需要卻不多。土地上還有一種出產叫做「曼去甲」(Mandioca)。這是一種植物的根，巴拉圭人當做主要的食品。據說這很帶些毒性，必須煮過了焙熟了才好。這東西也可以磨了粗粉，做成一種麵包。

巴拉圭的土地肥沃到用不着多耕種。農民也就慣於貪懶，他們需要多少，只種多

少。全國最勤勉的分子是那些從歐羅巴來的移民。巴拉圭有着幾萬意大利人；許多德意志人及奧地利人，這些移民在農事上是勤力的居多。

這共和國的土地於畜牧非常適宜；牛肉出口的數量已經不算小，要是巴拉圭人再把畜牧事業整頓一番，巴拉圭一定可以變成世界市場上數一數二的畜牧國家呢。全國沒有高山區域，到處是草原。氣候又溫和又調勻。大量的雨量，加以幾條大河和無數川流，使草原一年到頭老是娟滴滴綠油油的。巴拉圭的大部分地面，有人說好像公園的光景。這國家的氣候，似乎可以說是「理想的」罷。然而有些森林地帶卻也不很適於居住。

森林區域叫做大廈谷（El Gran Chaco），面積約有十萬方英里，是在巴拉圭西部邊境。一九三三年巴拉圭跟波利維亞的戰爭就為的爭奪這森林區域的主權。大廈谷人口稀少，大約不過五萬，都是印第安人。這些印第安人的生活情形，一向差不多沒有人知道。不多年前，有一個傳教士名叫白勃羅克·格勒勃（Barbrook Grubb）的冒險走到他們中間去，把他們的制度和心理考察了一番，世人方才知道了大廈谷的居民狀況。

據格勒勃說，這些印第安人的制度還是跟他們祖先從前在耶穌教徒統治下的時候差不多。土地屬於人民，誰也不能主管自己並不耕種的土地。他們的工作僅僅為着目前的

需要。他們缺少着儲蓄的念頭。他們因循度日，求進步的欲望一點也沒有。他們反對各種改革，以為改革是麻煩的，不需要的。他們看見了外來人就容易起疑心；他們從西班牙人那兒受過了經驗，這也難怪他們呢。他們在外來人面前，總是默着不做聲；初次看來，似乎他們是一種呆呆的，沈悶的；沒有感情的人。可是等到格勒勃漸漸認識了他們的時候，他卻看出他們實在是很快活的人，他們愛笑，愛他們的孩子們；他們在簡單的宴會上興致很好。愛，恨和恐怖這些情感在他們都很發達。

他們忍受苦痛和氣憤的能力似乎了不得。身體上不論受了怎樣的痛，他們總不煩惱，也不訴苦，只是獨自熬受着。要是親愛的人死去，他們就顯得再悲傷也沒有了。

耶穌教徒教過他們的種種工藝差不多早就拋荒了。從前這些迦拉尼斯人做過織匠、木匠、陶器匠、金屬工人，甚至於鎖匠。他們中間也出過好些音樂家和畫家。現在呢，他們已經棄卻了從前所吸收的文明，把古代的神話代替着先傳入的基督教。他們把硬殼蟲（同埃及的金龜子 Scarab 一樣）當作宇宙創造者的象徵。他們以為宇宙創造者並不指導人們途徑，只不過照顧着罷了。因此，他們對於神也不禮拜，也不禱告，也不祝祭，也沒有什麼儀式。他們抱着聽天由命的人生觀。在他們的心目中，來世的生活一定

很無聊，可是不一定比現世的生活不愉快。因為沒有什麼享樂的地方也不會有什麼苦痛的。

大廈谷的印第安人對於妖術和巫術信仰得很厲害，他們因了這種信仰，往往不免有殘酷的舉動。他們像古希臘的斯巴達人那樣，殺害着不健康或是不中意的嬰孩，然而他們對於強健的好好的孩子們卻教養得很周到。負教養的責任的，不單是父母，還是全部落。

住在大廈谷之外的印第安人多半是天主教徒，屬於巴拉圭的國立教堂。可是人民也有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一切婚禮必須有地方官吏證婚，才算合法。如果結婚的兩家要有宗教上的祝福，也可以請教士來主禮，使婚禮莊嚴些，然而單是宗教儀式卻算不得齊全。

巴拉圭的教育制度，從表面看來，似乎還有些像樣。凡有學校的地方，小學教育一律免費，而且名義上還是強迫性質。據一九三二年的調查，全國共有小學七百五十所，學生總數十萬五千光景，教員總數二千三百。亞松森的大學在一九三一年有學生三百四十九名。然而國內不識字的人數卻還很多。

首都亞松森是一個古老的城市。這本來是西班牙總督駐在地，有些建築還保存些古西班牙的遺風餘韻，這是花園的城市，也是橘林的城市。巴拉圭人可以算得愛花的民族，愛花的趣味大概是從古迦拉尼斯人留傳下來的罷。巴拉圭人也愛着清潔，愛着秩序，可是近年來的革命風潮偏跟他們這種良好的心理鬧着别扭。不幸得很，南美洲搶奪政權的風氣傳到了巴拉圭。從一八八一年以後，革命和變亂在巴拉圭就常常發生了。

新式的房屋通常是南美的灰漆式 (Stucco style)。有許多所，連國會在內，受過革命戰爭的損害，近年方才重修過。巴拉圭的國會是立法機關，有參議員十三人，衆議員二十六人。憲法模仿着美國，是一八七〇年頒布的，至今還沒有多大的修改。民選的總統任期四年。首都沒有重要工業，如果我們要問什麼事業在那兒最發達呢，那只好說是政治活動了。輔助政府活動的報紙在那兒有許多種，各有各的黨派色彩。政黨的領袖都利用着報紙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彷彿只消他們得了勢，國家就會富強起來似的。然而巴拉圭終究脫不了國際帝國主義的一頂「金箍」。巴拉圭的政府現在也只好仰着幾個強國的鼻息呢。巴拉圭有些新興事業全然靠着外國資本。美國在巴拉圭的投資總額約有一千三百萬元美金，其他外國的投資約有八千七百四十萬元美金。巴拉圭的鐵路，從亞

松森通到阿根廷，是完全用英國資本建造的。

除了亞松森以外，還有三個城市也相當重要。維拉·列加是在富饒的農業區的中心；公塞普森靠着巴拉圭河，恩卡內森靠着巴拉那河，這兩條通海的大河是給巴拉圭彌補了無海岸線這一種缺憾的。

## 比利時——歐羅巴的鬪雞場

「歐羅巴的鬪雞場」……比人和法人——性格的對照……法蘭德斯人及窩倫人……宗教信仰——天主教……法蘭德斯語及法語……國民儲蓄……教育……工人生活——平日的節約和星期日的享樂……咖啡館和公園……射箭競賽……會市……礦工生活……宗教藝術……自耕農及佃農……安特衛普——商業中心……首都不魯塞爾……中等人家的陳列室……法蘭德斯的古蹟……室內裝飾術

比利時坐落在德法兩大國的中間，一向受着歐洲國際勢力的擺布。一八一五年，因維也納會議的結果，曾經跟荷蘭合併。一八三〇年才遵照歐洲各大國訂立的倫敦條約，脫離荷蘭而獨立，成爲「局外中立國」。可是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牠卻不能置身於局外，牠跟德國血戰了一場，犧牲十分重大，在當前大戰中間，牠又遭受了德國的侵略；這些歷史的事實使牠得了「歐洲的鬪雞場」這一個名稱。

比利時歷來的國難使比利時人養成了跟法蘭西人恰巧相反的性格。法蘭西人很爽直，碰到一個陌生人，攀談不到幾句，往往就赤裸裸地流露出自己的性格來。比利時人呢，必須等到信任對方，覺得有點親熱之後，方才肯隨意談話。這種沈着的民族性，使第一次大戰中的德國窺不透比利時的底細，在盲目的進攻中，吃了不少的虧。比利時因那一次英勇的抵抗，雖然也遭受了重大的犧牲，但是因此增進的國家的光榮卻遠足以補償所受的損失。從此以後，任何強國都不敢小覷比利時了。

比利時是歐洲方面人口最稠密的國家。每方英里約住六九九人。全國人民顯然分成兩個種族，叫做法蘭德斯人（Flemish）和窩倫人（Walloons）。法蘭德斯人跟荷蘭人的血統相近，屬於條頓人種。窩倫人則比較的近似法蘭西人。法蘭德斯人臉色紅潤，生得似乎矮些。窩倫人臉色微黑，身材高大。就這兩個種族來比較一番，則法蘭德斯顯得勤奮，窩倫人顯得敏捷。窩倫女子長於烹飪和家事，比法蘭德斯女子似乎更愛好修飾。但是在性格上，這兩個種族卻沒有多大的分別。五百年來，他們在同一統治者之下，團結一致，從未有過爭鬪。他們所信仰的都是羅馬正教。法蘭德斯人操着法蘭德斯話，窩倫人操着法語。這兩種語言在國內同樣的通行着。窩倫人較受高深的教養，法蘭

比利時獲得獨立自主之後，窮竭力開發各種實業。許多遠大的計劃這才一一實施起來。一般民衆，因為安居樂業的緣故，漸漸想到養老的儲蓄。比利時人素性儉樸，再受國家的一番鼓勵，所以儲蓄成了全國的風氣。比利時的小學生從幼小就把錢積蓄起來。大多數學生備有學校方面發給的儲蓄銀行的摺子。據不多年前的統計，比利時小學生的儲蓄存款，平均每每人有三十五比幣。

比利時的小學校在設備方面簡單的居多，在課程方面則注重實用。教師的薪給很微薄，因此有學識的教育家往往不願在小學校教書。教育界雖有要求改良小學制度，提高教師待遇的運動，但是一般的比利時人對於向來的教育制度，卻也並沒有什麼不滿。他們以為在小學時代，只消學習些必要的寫讀法和粗淺的算學，此外男的再懂得些農工業的知識，女的再懂得些烹飪和縫紉，就儘夠了。原來大多數的小學生是畢業後並不升學的。

比利時有大學四所，在根脫（Ghent）和列日（Liege）的是國立大學，在不魯塞爾

(Brussels) 和洛文 (Louvain) 的是市立大學。不魯塞爾、洛文和列日三大學都附設各種技術學校。蒙斯 (Mons) 有採礦冶金學校一所，技術專門學校四所。全國的中等學校，國立的有一百三十四所，其中四十四所專收女生；教會設立的也有許多所。

比利時的勞工生活是苦惱的。工作時間比英法等國的工人還長，而工資反低。比利時的國會不多年前通過一條煌煌的法令，說是「十六歲以下的童工每天不得工作過十二小時」，可見一般工人就得工作到這麼長。許多小孩子一到十二歲就做工了，比利時的人大都還受着宗教的影響，相信此時所受的苦難，在來世會得到補償。這種思想就使比利時畏懼着改革。十年前，比利時社會主義家樊台維特 (Emile Vanderveide) 對於耶穌誕節前夜，他在布魯日所見那樣的民衆，下過辛辣的批評，以爲這種民衆，是無法可想的，他說：「當十二點的鐘聲鏗鏘的時候，男女老少三千人，不呼喊，不談話，不默唸，也不見什麼牧師的信號，大家潮水一般擁到大場去。……他們眼光裏沒有一線希望，臉色上也沒有一點想像的光輝。這些農工的臉孔，都顯着苦悶的頑固的神色，不是因太陽的曬炙而黃黑，便是因戶內的工作而蒼白。他們似乎從未夢想到較好的命運呢。」這是一個不信宗教的前進思想家的意見，可是這中間卻也含蓄着真理。

比利時人在工作方面非常辛苦，在膳食方面也非常省儉。他們大都在早上十點光景喝些咖啡嚼些麵包，當作早餐，中午時候，吃一塊冷牛肉或是青魚之類當作正餐。下午睡一忽午覺，到晚上再喝一碗湯，吃一塊麵包。這樣的吃倒使比利時人比每天飽餐三頓的人們還見得健康。比利時人，尤其是農民，長壽的很多。

比利時的農民平日整天在田上工作，男的穿着木鞋和連衣褲，戴着尖頂帽。女的穿着口袋似的不成樣子的外衣，用手帕裹着頭。看光景他們不大有什麼樂趣。然而每逢星期日，他們就穿着好衣服好鞋子，戴着好帽子，在家裏吃過了牛肉，或是魚類連同蔬菜的熱騰騰的一頓正餐，就到咖啡館去坐坐，或是到公園裏去玩玩。這等時候，可見他們也很會享樂。

咖啡館和公園是比利時生活顯著的特徵。每一城市和鄉鎮都有公園。公園裏往往常備着音樂隊。有許多地方射箭的娛樂還流行着。法蘭德斯人以射箭著名，所造的弓箭也很出色。射箭競賽會常常舉行着。他們把死雀高懸在旂桿上，能手一箭射去就中的。還有一種比利時人的娛樂，就是每年一度的會市。這種會市往往帶些宗教的意味，不論城鄉每年都舉行着，從前，會市間還有繁華的迎會，自從歐戰發生，這就革除了。

比利時的礦區出產着豐富的煤鐵，可是礦區工人的生活狀況都非常淒慘。黑諾（Haraut）礦區的居民大都發育不良，生得瘦矮。他們住在凌亂醜陋的棚舍裏。把賺來的錢大部分買酒喝，婦女小孩也都做着苦工。女工赤着腳，頭上裹着一塊手帕，因為勞作過度的緣故，往往害着風癱，不姓這些病症。

比利時的工人在政治方面雖有選舉權，可是大部分卻聽受着天主教黨的操縱。因此當選的國會議員不外乎是地主，官僚，高級職業分子，以及有大學學位者。

教會黨之所以得勢全仗牧師對於投票人的說教。牧師受着民衆相當的尊敬，有的是富家出身，有的是貧民出身。農民方面往往喜歡派送子弟到教會去，跟着世家公子和安特衛普（Antwerp）富商的子弟受牧師的訓練。牧師的生活並不優裕。就是升到了高職，薪給也有限。教區長每年得不到三千五百比幣，不過有一所房子好住。候補教區長每年連膳宿約得一千比幣。主教每年的收入約有二萬比幣。大主教每年的收入約有三萬比幣。

牧師照例是受過相當的教養的。教區裏的人民碰到什麼困難問題，往往向牧師請教。窩倫人對於教會的熱誠遠不及法蘭德斯人，可是全國到處設立着教會。教會辦理着

民間的教育事業，組設着各種互助的團體機關。每逢什麼政治問題發生的時候，教會就給自己方面的投票人幫忙。

比利時宗教上的藝術，是全世界有名的。宗教畫的豐富，沒有一國比得上比利時。宗教建築的宏偉富麗也罕有其比，教堂尖塔上的鐘聲日夜把慣熟的音調傳送到空氣裏，使民衆感覺得虔誠的古人的流風餘韻。教會的勢力就建築在這一種基礎上。

教會勢力最盛的是在農民區域，尤其是根脫和安特衛普間二個地帶。這地方的農民勤於耕種，每一方英里的土地要養五百人，還可以把剩餘的農產品運銷歐洲各國。

比利時農業區域的農民自有田地和房屋的居多，土地權並不集中在少數大地主的手裏。差不多有半數的地主，所管的田地不到一百英畝。沒有土地的農民是向地主或向地方政府租田耕種的。

一般的比利時人，在經濟上打算得很厲害。手頭有一個錢，就想派幾個錢的用場。連政商各界的要人也過着儉樸的生活。他們不大願意在非必要的事情上化錢。在新年寄發賀年片這一種習慣，比利時人就沒有。

可是在商業都市安特衛普，風氣卻比較的奢華。這地方的人們在享樂上場面上化錢

個錢，也滿不在乎。安特衛普是許多生產品的市場，其中橡膠和象牙這兩種可以調節全歐的價格。全國主要的交易所也是在這裏。

比利時的首都不魯塞爾有着各種宏麗的房屋，一所著名的歌劇院。當地的社會生活是斯文的，清靜的。但是安特衛普卻大不相同，那是奢華得多而遠不及不魯塞爾的嚴肅。住在首都的人們待客很鄭重，很殷勤，安特衛普的居民呢，便是貴客上門，也往往只用法常便飯接待他。在不魯塞爾各業都有聯歡會。醫生所交際的是醫生，律師所交際的是律師，外交家也跟外交家廝混在一起。安特衛普的交際場中則看不出這種分界的情形來。

都市上的中等人家大都有一個別緻的「陳列室」。內中擺設着種種貴重的傢具和古玩。這些物件平時並不取用，只不過供來客參觀欣賞罷了。這種「陳列室」聽說連運河上以船為家的船戶也往往在船上裝設着，這些船戶雖然窮苦的多，可是，他們所住的船裡布置得井井有條，十分舒齊。船窗上都挂着整潔的窗布，有的船板上還擺着各色盆花，佈置一個小型花園。

比利時人對於家庭的興味一向就這麼濃厚，「走到東走到西，總是家裏好。」這句

在英美流行很久的歌，推究起來，實還是法蘭德斯的古諺。大約就因為愛家的緣故罷！比利時人往往把自己的家佈置得很精雅。所謂室內裝飾術這一種近代藝術就是比利時幾個著名的設計家和技術家所倡導的。比利時人對於藝術的興味，從許多保存至今的古代建築物的完好和所收藏的歷代名畫的豐富也看得出來。然而這究竟只好算是少數人的興味，就大眾說，他們的興味恐怕還全在職業上和衣食上呢。

## 荷蘭——海洋的征服者

海平線之下……荷蘭又名尼德蘭——有着「低地」的意味……石料和木材——依賴着國外的供給……無數的風車……對海洋的鬭爭……防禦工程——堤及運河……三條河所構成的三角洲……大壩及水閘……用風車和抽水機排水的「波爾特」……大湖變成了都市——人間的奇蹟……須德海排水工程……風車——農人的警哨……屋基的建築工程……治水的功效……法里森族，撒克遜族及法蘭克斯族……天主教徒及克爾文派新教徒……農場，牛奶棚及畜牧場……古俗的遺留——會市，客店，宴會……現代的象徵——腳踏車，冬季學校及合作農人會議室……深海的漁業……漁人及農人的服裝……首都海牙……什文寧根——世界著名的海水浴場……阿姆斯特丹的工業——金剛鑽琢磨及其他……鹿得丹的商業……當前的禍難。

歐洲的北海沿岸有一個面積很小，可是值得我們驚歎的國度；那邊的河道彷彿在住民的頭上流着；那邊幾個繁盛的都市，坐落在海平線之下；那邊的耕地有的是河牀，

有的是從海洋奪來的灘地，那邊肥沃的園地大都是排盡了水的沼澤，那邊的島嶼用沙堤接連了大陸，那邊的陸地有幾部分跟大陸隔離起來，變成了島嶼。

這一個國度就是荷蘭 (Holland)，在正式的公文上也叫尼德蘭 (Netherlands)，這兩個名稱都有「低地」的意味。

荷蘭不產石料，可是到處建立了莊嚴堂皇的建築，而且沿海不少地方鋪滿了石堤，牠又差不多沒有什麼木材，可是牠卻造成了海上強大的艦隊。

荷蘭是缺乏原料的，牠的船舶把遠地的原料運進來，本國的工業品運出去，這樣維持着許多工廠。荷蘭是沒有足夠的煤和石油來推動應用的機器的，無數風車的轉動的翼子就使流過荷蘭的空氣發生了動力，來代替這些燃料。

這種情形還不算奇怪。可驚的是荷蘭在那樣的地理環境之下居然生存着。

北海的無情的風浪是不許荷蘭立國的，然而荷蘭卻跟那些強暴的風力和水力不住地鬭爭着。牠已經從海洋奪得了不少的土地，堅固地防守起來，還在繼續跟海洋爭奪着土地。牠使我們確信人力征服自然這句話。

荷蘭用以抵禦海洋的威勢的武器就是風車和抽水機。牠的防禦工程就是堤和運河。

荷蘭的北海沿岸雖有沙丘做着天然的屏障，可是風勢強盛的時候，也還擋不住海浪的衝擊。因此牠得築堤來充實防禦的力量。堤是泥築的，有一部分鋪着挪威的花崗石，或是來因河上流所產的玄武石。在較險要的幾處，堤旁邊敲着木樁五排，使堤身堅固。堤上築有雙軌的鐵路，可以隨時運送修堤的材料。

荷蘭原是來因河、賣士河和些耳德河所構成的三角洲。這三條大河都從上流挾帶着泥沙下來，從前常常在荷蘭造成嚴重的水災。荷蘭人便打橫鑿了許多運河，疏通水勢，而且在這些大河和運河兩旁都築了堤，免得河水泛濫。入海的河口還築有大壩和水閘，每逢潮漲的時候下閘，防止海水的湧進，潮落的時候開閘，使河水流進來。

荷蘭有四分之一的地面就是過去的海灘，河牀，湖底，或是沼澤地，圍築了堤，排除了水而造成的。這種地區在荷蘭語叫「波爾得」(Polder)，地勢略低於海面的「波爾得」，只消用幾架簡單的風車就可以把水排去。地勢很低的就須用最好的抽水機來排水。每一「波爾得」中間，縱橫鑿有溝渠和運河，把水引導到邊角的深潭，便用那邊裝置着的風車或是抽水機，抽送到圍堤外邊的運河裏，夏天旱的時候，從運河抽送進水來，灌溉「波爾得」上的田畝。

有幾個很大的「波爾得」的完成委實是人間的奇蹟。例如霍爾來讓地方本來是一個大湖，面積七十方英里，深到十五英尺，經過了十三年的排水工程，終於排盡了水分，現在是一個繁盛的市區了。

還有更驚人的是進行中的須德海排水工程。荷蘭要就須德海的許多淺灘造成四個大「波爾得」。西北波爾得已經在一九三〇年底完工了，其他三個「波爾得」要到一九五〇年可以完工。這種「波爾得」是怎樣築造的呢？第一步就是利用着連串的淺灘或是小島築成了堤身，鋪了柳條簾，堆上大量的石子，免得給海水沖決。第二步就是設立大規模的抽水工廠站，把「波爾得」中間的積水排去。這樣的工程不消說是非常浩大的。

「波爾得」因為地勢低於海面的緣故，即使在完成之後，排水工廠也是怠忽不得的。現在新式的抽水機雖然到處通用了，可是還有無數的舊式風車盡着固有的任務。這種風車對於小「波爾得」的農人委實是最忠實的幫哨，每逢溝渠裏的水漲到快要損害農作物的程度，風車的翼板，就因水面一塊浮板的作用自動的轉動起來，使農人注意到排水工作，等到翼板的轉動停止，農人就知道危險性過去了。

排水工作不但對於「波爾得」的田地是必要的，便是對於那些地方的房屋，也省不

了。在低於海面的地區，地層中間常會有泉水滲上來，因此建造房屋的時候，先得在地基四面敲好梳子模樣的成排的木樁，把枕木架上去跟木樁接了筍頭。於是在枕木上鋪地板築磚牆。連五六層的樓屋也是這麼建造的。如果枕木底下的地面有水湧出來，就得用抽水機來排除。

荷蘭人雖然在治水方面耗費着大部分的勞力和財力，但這也是十分上算的。因為西部那些新開的地區，土質肥沃，出產豐富，全國的精華可以說全是在那裏。至於東部較高的區域，土質礮瘠得很，簡直沒有多大的出產。

荷蘭民族，如果分析起來可以說有着三種成分，就是法里森族 (Frisians) 撒克遜族 (Saxons) 和法蘭克斯族 (Frisians)。法里森人身材很高，肌膚白嫩，性情爽直，富於進取精神，容易發脾氣，但也容易體諒別人；愛好秩序，但也痛恨壓迫行爲，對於實際的科學比美術更加愛好，他們大都住在沿海諸省，所操的職業，是農業商業和航海業居多。撒克遜族人身材矮闊，骨格粗大，肌肉堅實，性情和平，大都住在東部，經營工業。法蘭克斯人臉色黧黑，古板守舊，大都住在南部，耕種田地，對於美術很有貢獻。

這三種類型，因爲在各都市互相雜居，而且不免沾染許多外國風氣的緣故，當然是

很不容易辨別的。但是在鄉村呢，那就不但個人的狀貌和性格，便是他們農舍的設計和穀倉的建築也都顯示着各族的本色。

荷蘭人約有五分之一信天主教，其餘信克爾文派的新教。這兩種教徒大多數在農場上操作着，農民是荷蘭最重要的國民，荷蘭的農業和園藝，在本國經濟上有着極大的價值。

就大體來說，最大的農場是在沿海的肥沃區域生產着穀類，甘蔗，山芋和豆等等；牛奶棚是在鄰近農場的各「波爾得」——法里蘭（Friesland）烏忒來脫（Utrecht）和北荷蘭所產的，奶油和乳酪居多，南荷蘭所產的，新鮮的和裝罐的牛奶居多，豬和家禽的畜牧場是在東部的沙地，鬱金香種植地是在西部的沙丘旁邊。

荷蘭的農業在近代有着很大的進步，新式的農業機械已經普遍地採用了。農民的生活也趨向現代化了。農民中間，古舊的風俗習慣只有些許遺留着，例如每年一次的定期會市，客店，以及五光十色的宴會之類。今日荷蘭農民的生活，跟荷蘭古代名畫上所表現的大不相同了。如果簡單地來說明一番，那就可以舉出三種典型的風物。就是遍地的腳踏車，冬季學校，和酒店樓上的合作農人會議室。

漁業在荷蘭也很發達。漁民已經儘量採用了科學新技術，深海漁業也有了很大的基礎。然而各處河道上卻還時常見得到怪形怪狀的舊式漁船，艙口擺着盆花和鳥籠，穿着拖鞋的漁人在休息時候，悠閒地啣着德國製的大煙斗。

荷蘭的漁人和農人在服裝上都因地區的不同而有着差別。名聞世界的舊時代的荷蘭服裝，如木鞋，大腳管褲，打綳的圍裙，前端高聳的風兜，兩邊蹺起的小帽等，只有在沿海諸省，尤其是在各島上時常看得到。然而大戰以後，便是那些地方的年青人也有厭棄本國型服裝的傾向了。

首都海牙有着幽雅的風光，同時也有着官僚化的氣象。街道寬濶，水道交錯。王宮，議院和政府都在這地方，富豪住宅也很多。三英里外的什文寧根海水浴場是歐洲著名的，有整齊的綠陰大道通到海牙。

阿姆斯特丹是荷蘭最有國際風光的都市。新穎的現代建築物到處可見，這地方的大造船所十分著名，金剛鑽琢磨工業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紡織、釀酒、製紙的工廠也有不少。

鹿特丹是荷蘭第一商業都市，街道不很整潔，跟阿姆斯特丹相比，這都市顯着較多

的荷蘭風光。這不但是本國和屬地的貨物集中地，也是德國來因河流域工業品的出口。商業的興旺超過了比利時的安特衛普。造船、煉糖、製煙、酒精和化學品等工業在這地方都很發達。

荷蘭是君主立憲國，行政權屬於國王，交內閣執行，立法屬於國會。男女人民在二十五歲以上，都有對國會議員的選舉權。依照現行法令，全國兒童從六歲到十三歲都得受義務教育。國立設有大學九所。據一九三二年統計，全國共有大學教授六九九人，大學生一萬二千餘人。

荷蘭這一個小國，在艱苦的地理環境之下，能夠達到今日的繁榮，固然多半由於民族的毅力，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來，也未始不可以說，牠的繁榮藉着殖民地土人的血汗。荷蘭本國的面積不過一二·五八二方英里，而牠的殖民地全部面積則有七八三·〇〇〇方英里。這些熱帶殖民地的豐富的物產，靠着荷蘭人的刻苦經營，就變成荷蘭工商業發展的要素了。

荷屬殖民地可以分做三部分，就是荷領東印度，荷領西印度和荷領圭亞那。荷領東印度是荷蘭最重要的殖民地，人口也最繁密，其中爪哇島在全世界可以算得人口最密的

地方，主要的出產有煤、咖啡、甘蔗、橡膠等。荷領西印度六島產着玉蜀黍、牛羊、硫黃。荷領圭亞那則產着糖、可可和咖啡，還有少量的金鑽。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荷蘭女王威廉明雖曾聯合了比王呼籲和平，但是終於無效。一九四〇年五月，德軍突然攻入荷蘭，不及一星期全國盡被佔領。一九四二年，日本又攻佔了爪哇及荷屬東印度全部。現在荷蘭民族陷於奴役狀態了。然而歷代以來跟無情的海洋鬭爭着的這個刻苦的民族不會長久淹沒在無情的法西斯洪流裏，這也是可以斷言的。

## 丹麥——世界農業的老師

沒有軍備的王國……世界農業的領導者……日特蘭和西蘭……首都哥本哈根……丹麥人的特徵……丹麥語……民主精神……婚姻的自由……宗教、政治及經濟……體育——足球、游泳及摔跤……「海王團」……柔軟體操……世界文化上的貢獻……中學制度和合作社制度……歐羅巴的牛奶棚……農業成功的祕訣——標準化……農民合作事業……格林特維——北歐的「先知」……格林蘭……哀斯基摩人……兩種船——「卡耶克」及「烏米亞克」

在承平時代的歐洲，丹麥這一個小王國顯着特殊的意義。它沒有海陸軍備，可是國內的秩序卻比任何國家都安定。它儘量應用着人類的偉大理想，埋頭於和平的建設。現在國內的文盲差不多絕了跡，而且照人口比例起來，它算得歐洲第二富國了。尤其可以注意的，它實際上領導着世界的農業。它在科學上藝術上都有着卓越的貢獻。

丹麥的本部包括着日特蘭半島 (Peninsula of Jutland) 和西蘭島 (Zealand) 以

及夾在兩者中間的淮因小島 (Eyn)。在全國海岸線周圍還有好些風光明媚的零散小島。日特蘭半島上有繁生着石南的草原，有沙地，有科學化的農田。西蘭島上滿目是青翠的草原。丹麥絕對見不到名山和大河，只有溪流縱橫的平野的風光顯着特殊的美。

丹麥全國有三百六十萬人口，其中七十萬住在首都哥本哈根 (Copenhagen)。丹麥人好像愛爾蘭人和猶太人一樣，在世界各大都市都找得到，而且很容易給人家認得出來。丹麥人有着三種顯著的特徵，第一，丹麥人跟愛爾蘭人同是歐洲第一健談家，所不同的丹麥人也是歐洲最拙劣的演說家。第二，丹麥人的和氣率真差不多無與比倫。第三，丹麥人——尤其是哥本哈根人，有着一副懷疑的笑臉。

就知識方面說，丹麥人在歐洲人中間佔着很高的地位，批評和分析的本領，十分高強。就體格方面說，丹麥人大都生得壯健，身材中等，食量很大。全歐洲再沒有比丹麥人更講求烹調的，丹麥人在二十四小時裏吃六頓，從咖啡和麵包捲吃起，各色各樣都吃到，食桌上往往擺着四五種麵包，連同丹麥獨有的 Smorrebrod——這就是面上放着魚肉獸肉鳥肉的奶油吐司。

丹麥人像阿拉伯人一樣的好客，只是沒有阿拉伯人那樣的宗教氣味。他們接待客

人，親切得猶如自家人，一點虛文俗套也沒有。據許多到過丹麥人家的人說，丹麥人不論男女老少，談吐上都帶些幽默。受過高等教育的往往把英語德語講得十分流暢，歐洲除挪威人之外，恐怕只有丹麥人講起英語來，才能照英國人一模一樣的發音罷。

丹麥語雖已進化到最高的階段，有着大量的字彙，卻是別國人很難學的語言。丹麥語差不多沒有文法。其中的喉音R，尖音Y，須捲起了舌頭，逼緊了喉嚨才唸得出來。還有一種停頓（Stop）的音調，是丹麥語所獨有，在別國人要學得像樣，也極不容易。這個小國裏最可注意的是民主精神。丹麥只有八百光景的貴族，對民衆都十分和協。丹麥的農民和工人不愁飢餓，也就缺少所謂階級意識。丹麥人路上遇見相識者，不論是貴族或工人，一律舉帽行禮。有時候在自家的使女面前也會舉起帽子來，叫聲什麼姑娘（Prøken）。丹麥國王克里斯坦（Christian）常常到首都的御街散步，向各色各樣的人們舉帽。

丹麥人在許多方面保守性很強，可是婚姻上儘量容許着自由。全世界除美國內瓦達州（Nevada）之外，離婚的法律要算丹麥最寬鬆了。在丹麥人心目中，強令性情相反的夫婦結合在一起是不道德。離婚手續很簡便，只消夫婦的一方面向當局提出請求，再經

過相當時期，離婚便成立了。丹麥人不喜歡把離婚的事情公開，尤其嫌惡在報紙上登廣告聲明。這也是丹麥人和英美人心理上不同的一點。

丹麥人離婚固然容易，但就一般說，他們的結婚生活卻是再幸福也沒有的。丹麥的男子大都多情，丹麥的女子則是有才識，有職業的居多，在丈夫事業上也就能夠幫忙。

丹麥人，尤其是日特蘭人本性上是個人主義者，對於道德問題或國家問題遠沒有像對於經濟問題那樣的關切。一般的丹麥人，對於宗教和政治似乎沒有多大的熱情，各地教堂往往很冷落。政黨競爭也比較的不算激烈。丹麥在被侵略以前有着四大政黨，叫保守黨，（一名右黨）自由黨，（一名左黨）社會民主黨和急進黨。四黨之中，社會民主黨聲勢最盛。全國工人差不多說是社會民主黨。農民方面，這政黨的勢力也不小。

丹麥人誰都厭惡着戰爭，一向沒有在軍備方面盡着努力，因而無法抵抗德國的侵略，但是丹麥歷來也產生着世界最優秀的體育家，丹麥人愛好體育，冬夏都玩着足球。幾個著名的丹麥足球隊，稱霸於歐洲大陸。丹麥的游泳也世界聞名。到處有鹹水浴場和淡水浴場，給男女老少練習游泳。有些勇敢的游泳家還組織所謂「海王團」，全冬到冰海裏游泳。近年來，捧角在丹麥也很盛行。

丹麥人不分男女，從小就受着體育訓練。所操的是瑞典式柔軟體操，沒有什麼設備，絕對不用啞鈴。作用也不完全在於發達肌肉，卻在養成活潑和敏捷的精神。每天早上七點鐘光景，丹麥各都市的公共體育場上常有幾千幾百年青的和中年的男女會操，中間或也有老年的。

丹麥在近代世界的文化上有着壯大的光輝，這裏就把功業不朽的丹麥人來列舉幾個罷。在科學方面，有近代天文學的創立者泰柯·勃拉愛（Tycho Braher），電磁學的創立者鄂斯推特（Oersted）；近代光線療法的發明者芬孫（Finsen）；無線電學的鼻祖保爾孫（Poulson）。在文藝和思想方面，有童話作家安徒生（C. Anderson）；文學批評家勃蘭特斯（Brandes）；小說家詹孫（V. Jensen）；哲學家基爾克格爾特（Kierkegaard）；教育家格楞特維（Grundvig）；畫家斯可格特（Skovgaard）；語言學家湯姆生（Vilhelm Thomason）和耶思剖生（Jespersen）。

丹麥有兩種制度很出名，第一是獨創一格的丹麥中學校制度，第二是十分完備的合作制度。丹麥的合作制度跟科學化的農業相輔並行。丹麥有五百萬英畝光景的土地，大都是礫瘠的，然而靠着勤奮精神和科學知識，丹麥卻已轉變為世界的「模範農業國」。

和「歐洲的牛奶棚」了。這小小的國家不但把牛奶供給了歐洲各國，還把奶油，蛋，和鹹肉（這東西丹麥人自己不大吃）輸送到全世界。丹麥農業的發達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注意。各國的農學家便紛紛到丹麥去參觀，去學習——從「大地母親」榨取生活資料的最好最容易的方法。

丹麥的輸出品有四分之三是農產物。農民便靠國外的市場得免於貧困。丹麥農業成功的祕訣是在標準化。農民的合作事業很發達。到處有着畜牧農場聯合組成的製酪合作社，使奶油標準化。合作社員投票選出幹事來管理製酪和銷售，合作社的盈利則照股分派。

丹麥全國有一百萬頭以上的奶牛，差不多都在製酪合作社登記着。牛的價值，依脂肪發容量而定。有些農場裏，每頭牛的項頸上都掛着一張表格，寫有牛名，標示着脂肪的百分數的升降，以及各種飼料的效果怎樣。各個農場聯合組織着合作保險公司，給牛保險。每一農場照它送到製酪合作社去的牛奶的磅數繳付保險金，由公司管理着。這種保險公司有一家是一千三百家製酪合作社的社員合辦的。

丹麥各處還設立着屠宰合作社。這種屠宰場收拾得十分潔淨，受着政府方面的監督

和指導。

丹麥的農民對於豬肉、雞以及蛋類也用合作制度辦理着運輸和銷售。全國分成若干個收蛋的區域，由合作社把農家的蛋收集在一起。合作社員各有一個號碼。蛋壳上蓋着生出的日子的印戳，蛋照重量分等揀好，從鐵路輸送到總堆棧，然後整批的出口。

丹麥有大規模的合作銀行一家，合作療養院一所，消費合作社一千五百所，此外還有肥料，草料，穀麥，種子，機器，水泥和煤的合作社很多。一切合作事業都歸中央合作委員會統轄。

丹麥中學校制度，有着世界的聲名。這種制度的創始者是被稱爲「北歐的先知」的格楞特維。他是南西蘭的牧師的兒子，一七八三年誕生的。他於七十餘年前創辦了一個對時代的中學校。當時丹麥國勢衰弱，民氣消沈。他使用教育來振刷國民精神。他的學校並不注重書本的講授，每天有兩次講演，課程分爲國語，外國語，歷史，天文學，地質學，化學，數學和實驗等科。主要目的是在啟發思想，培養適應現代社會的能力，這種教育的原則，現在各國教育家還採用着。

丹麥從前在熱帶和北極帶都有殖民地。現在呢？丹屬西印度早經賣給美國。冰島也

獨立了。只有北極洋的格林蘭（Greenland）還是丹麥的殖民地。

格林蘭人同一切哀斯基摩人一樣，是蒙古人種。平臉黑髮，黃蒼蒼的眼睛。性情十分和氣，是快樂逍遙的天真的人。不論男女都穿着狐皮，海豹皮，鹿皮之類。女子的頭帕向後拖下，兜着嬰孩負在背上。這些哀斯基摩人愛好彩色。褲子和緊身衣上飾着棉氈皮。靴子染有各種顏色，長到膝部。他們打獵捕魚，吃的是鯨脂，生魚，貝介，海藻，草莓之類。住屋冬夏兩季不同。夏季的住屋是暫時搭成的棚，可以移動。冬季的住屋叫伊格羅（Igloo），是石和草泥所造成的。一部分埋在地裏，上蓋泥炭。窗上張着魚膜。現在也有用輸入的木材造屋的了。近口岸的幾個市鎮都有着基督教堂，入教的人也不少。格林蘭一種船叫「卡耶克」，是用鯨魚骨或是樹木做骨子，上面纏着海豹皮。還有一種叫「烏米亞克」，可以裝載兩三噸貨物。捕海豹和魚類所用的漁叉和漁槍的鋒尖，從前本是石片做成的，現在也改用鐵了。土產的革製品和棉氈皮地毯都美麗得很。格林蘭所產的駕雪橇的狗非常耐勞，極地探險省不了牠。

格林蘭自從歐洲的各種疾病傳入之後，哀斯基摩人的人口年見減低。若干年後，這種世界僅存的石器時代的遺民說不定也會絕跡的罷。

## 捷克斯洛伐克——鷹之國

古代的傳說……斯沫泰耶的歌劇……波希米亞王國……「沙科爾」運動……大會操……大工業國……「拔佳」——世界最大的鞋廠……建國後的政制……捷克人及斯洛伐克人……波希米亞的工業……捷克人生活的轉面——樸實的及浪漫的……都爾諾甫——波希米亞的樂園……做念珠的家庭工業……摩托維亞——肥沃的農業區……斯洛伐克的農村風光……婚俗……路德尼亞的烏克蘭人……少數民族——日耳曼人及其他

捷克民族的歷史同其他民族一樣，在開端少不得混和着好些浪漫的古代傳說。有一種對於他們初代的王的傳說，內容是這樣的：

「克洛克（Krokus）王有着三個女兒。最小的名叫麗布撒（Lihusa），是個貞潔端正而且絕頂聰明的女子。當她父親死的時候，人民公選了她繼承王位。她即位之後，治事非常英明，裁判非常公正，很得人民的愛戴。但是，貴族中間卻有一個勢力很大的

人厭惡女性的統治。他鼓勵民衆，要求麗布撒選擇一個丈夫，把王位讓給他。麗布撒接受了民衆的公意，便說道：「那些小山背後，有一條小河，叫做倍利拉，河岸邊有一個農場，叫做斯太迭克。你們未來的王便是在靠近農場的荒地上，用兩隻身上有各種斑斑的公牛耕着的那個人。他的名字叫做普來密思耳。他的子孫世代要統治你們。把我的馬帶來，跟着他去吧。他會領導你們到那塊地方的。」民衆聽了他的話，把那個農人迎接到王宮來，做他們的王。」

這故事，也是捷克著名編曲家斯沫泰那（Smetana）所作的一部民族歌劇的題材。我們從這古代傳說的意境，就可以看出捷克民族的樸實的性格，民主的精神，和浪漫的熱情來。這一種優秀的民族性造成了捷克民族的光榮的歷史。他們建立過文化燦爛的波希米亞王國。後來雖然亡國到三百餘年之久，也還保持着團結的力量；等到大戰時期，他們便利用着國際錯綜的形勢，從日耳曼族統治之下解放出來。同着最有密切關係的斯洛伐克族，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Czechoslovakia）。現任總統貝奈斯（Benes）也是農家子，正應合着古代傳說裏麗布撒女王的預言。

捷克斯洛伐克的創造，在一方面靠着馬薩立克及其黨徒政治上的努力，在另一方面

面也靠着「沙科爾」(Sokol)運動的發展。這種運動是一八六二年密諾斯拉夫·太爾士(Miroslav Tyrš)博士所創造的。「沙科爾」的本義就是「鷹」，這在斯拉夫神話表徵着「大膽與英勇」。在這裏也可說是捷克民族精神的徵象，因為太爾士博士組織「沙科爾」這種團體的宗旨就是發揚民族的精神。「沙科爾」的性質是充分民主化的。任何社會階層的人們在這種團體裏，大家當作兄弟姐妹相看待。團員間的問候語是「好運道」！主要的標語是「讓我們強壯」！然而「沙科爾」的作用不僅在訓練體格，還在培養道德。它要使人們消除醜惡的自私的意識。這裏不妨舉出一個例子來，說明「沙科爾」對於道德的注意。這是一個英國旅行家在波希米亞鄉間所遇到的事。他有一天看見一個捷克人要鑽過破木柵去，旁邊一個捷克人便對那人說道：「沙科爾不是跨過去，就是走過去，不該從底下鑽過去。」

捷克斯洛伐克全國「沙科爾」團體據一九三六年的調查共有三千一百餘單位，男女團員約計七十萬人。各都市都有「沙科爾」體育場，給就地團員在業餘時候訓練。訓練的項目很多，有時也用着運動器械或是兵器。團員制服十分漂亮。男子穿着驕騎兵裝，罩有紅衫，外披黃褐色的大衣，頭戴黃褐色的圓帽，插有鷹羽兩支。女子穿着紫紅的衣

衫，打襪的裙子。腰繫紫紅的闊帶，頭戴褐色的帽子，也插鷹羽，每隔六年，全國的沙科爾團員到首都布拉格（Prague）的斯脫拉霍甫體育場舉行大會操一次，那體育場大到五六十英畝，有太爾士博士的紀念碑。一九三二年七月適逢太爾士博士的百年紀念，有十四萬人參加着大會操。會操的時候，那種整齊活潑而且壯麗的光景是使各國的觀衆驚歎的。

捷克民族精神的發揚在「沙科爾」運動表現得最明顯了。無論如何這是對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建國有着極大的幫助的。淪陷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可以算得第一次大戰後最成功的新興國。成功的原因是在樸實的捷克民族能夠盡力開發他們的經濟資源。農業的生產足以自給了。工業的生產則遠過於本國的需要。生鐵雖然還須輸入，但就其他而言，它委實是一個大工業國，所輸出的物品有機器，煤，玻璃，瓷器，紡織品，軍火，靴鞋等。世界製鞋大王拔佳（Bass）所創的自林（Zita）鞋廠，以超過福特的效率生產着大量的各種靴鞋，行銷到世界各地。

捷克斯洛伐克建國後所推行的各種新改制，對於農工業的發展，有着很大的幫助。共和國政府在農業方面把土地制度徹底改革了一番。全國土地已經從少數地主歸到大多

數農民的手裏了。工業方面，政府爲勞資協調起見，施行着各種良好的勞工法制。如八小時工作制度，最低工資標準制度，失業保險制度等等。礦業法規中甚至還有勞工得參加產業的管理和經營這一種規定。

捷克斯洛伐克全國可以分做三區，就是波希米亞（Bohemia）摩拉維亞（Moravia）和斯洛伐克（Slovak），此外還有路德尼亞（Ruthenia）自治區。住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大都是捷克人，住在斯洛伐克的大都是斯洛伐克人。捷克人，尤其是住在波希米亞的，吸收着土耳其的理性的文化。在風俗習慣上簡直跟西歐各國沒有多大的分別了。斯洛伐克人呢？可還保持着真正斯拉夫民族的色彩。這大概是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罷。

波希米亞是全國產業最發達的區域，重要的工業市鎮大都在這裏。鐵路和公路建築得十分完備。有些公路在兩旁整齊的種着果樹，一到春天，萬紫千紅使風景格外美麗。捷克的鄉土服裝在波希米亞逐漸地消失了，但在市鎮上定期的市集，卻還看得到打扮得五光十色的鄉村婦女。

波希米亞因爲工業發達的緣故，到處設立着工業學校，連三千戶口的山鎮也少不得有一所。這種學校都跟就近的工廠有些連帶關係，性質是在把一部門的工業技術教導青

年，如玻璃工業，製糖工業等。每種都有好些相關的學校。因此捷克工人的技術能力是很高的。

捷克人的性格有着樸實的和浪漫的兩面。樸實的一面使他們的工業發展得那麼迅速，浪漫的一面，則使他們的音樂和戲劇享有世界的聲譽。特伏伐克（Dovalek）和斯沫泰那這兩位偉大的編曲家便是在他們中間所產生的。捷克人到處設立着練習音樂的團體，夏天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常有成羣的男女青年攜帶曼陀林，手風琴，六絃琴之類的樂器，在林間或是山邊，投到大自然的懷抱，彈奏取樂。

捷克人愛好音樂當然也愛好戲劇。他們不但努力發展着本國的戲劇，而且也接受着別國的藝術產物。據說莎士比亞的劇本，除了英國之外，要算捷克最常演了。單是首都布拉格就有大劇場二十五所，歌劇院三所，木人戲院三四所。傀儡戲在全國很普遍，有些簡直達到最高的藝術標準了。

大概是由於歷代以來音樂和戲劇的名聲罷！波希米亞這名兒在我們心目中多少是帶些羅曼斯的情調的。波希米亞有一個十分可愛的風景地帶，叫做都爾諾甫（Turnov），那邊奇異的砂岩和葱翠的樹木激發過古來不少捷克歌人的靈感，這才有着波希米亞樂園

的名稱。附近的農家大都是屋簷很闊的木舍，裏面收拾得整整潔潔，住在這些木舍裏的農民操着一種特殊的家庭工業，就是做念珠。

摩拉維亞是肥沃的農業區域，有四分之一的地面還是森林。住在摩拉維亞的捷克人大部分從事農牧，但有的也操着家庭工業，如紡織和製造木器之類。這些捷克人的文化程度，一向比波希米亞人顯得落後，可是近年來，他們在教育和文化方面也大大地進步了。

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人也是農民居多。他們一向比捷克人缺少受教育的機會，因此還牢守着傳說的鄉土習慣。所操的語言有些跟古斯拉夫語相近。性情沈靜，生活簡樸。他們多住平屋，爲的是喀爾巴阡山常有強烈的颶風吹來，只有堅固的樓屋才擋得住，屋子裏往往陳列着獵槍、貓皮之類，壁上窗子開得很小，壁外往往有美術的彩繪。

斯洛伐克人對於飲食不大講究，他們最愛吃的一種食品就是加上蛋和羊奶的麵包湯。每家餐具都備得不多，在結婚請柬上往往寫有「請隨帶碟石和刀叉」這句話。

斯洛伐克人大都蓄着長頭髮，戴着各種顏色的頭帕。每逢節日，男人穿着白呢外衣，繫着闊皮帶，戴一頂闊邊帽。女的穿着綉有花紋的色彩鮮豔的衣服。這在他們是最

漂亮的本地裝了。

斯洛伐克人在生活上雖然刻苦，在風俗和習慣上卻也頗有浪漫的情味。他們往往讓自己的妻子給親友擁抱着接吻，這在他們的風俗上無非表示一番對於親友的謝意。還有更奇妙的是一種訂婚風俗。一個少年要和一個少女訂婚，先得在揀定的晚上，同着媒人去叩女家的門，說是來找尋「一顆星」。他們進了門向少女見了一個面，那少女便走避了。於是他們對她的父母說道：「這正是我們要找尋的一顆星，可以讓我們找尋麼？」等到她的父母答應了，他們便去尋那少女，把她帶了回來。於是媒人把亞當夏娃以來的婚姻制度向少年和少女演講一番，這樣，訂婚儀式就算完畢了。

捷克極東的路德尼亞自治區住着五十萬光景的烏克蘭人。他們大都是窮苦的農工。他們中間最普遍的家庭工業是織布，其次是製造木器和傢具。近年來那邊開設了新式的造紙廠和其他工廠，這些烏克蘭人的生活狀況也漸漸好起來了。

烏克蘭人之外，捷克斯洛伐克全國境內，還雜居着不少的日耳曼人馬扎兒人和猶太人。這些外族的成分，日耳曼人佔着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大都住在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的邊區——通常叫做蘇台德區。他們在希特勒黨徒的煽動之下，初則要求該區自

治，繼則要求該區割讓德國。但是英法德慕尼黑會議越俎代謀地決定了蘇台德區的割讓之後，希特勒卻又進一步用武力兼併捷克斯洛伐克全國了。然而我們相信希特勒不可能獨霸歐洲，因而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會變成僅僅歷史上的名詞的。

## 奧地利——「風流寡婦」之國

很有風趣的民族……兩個都市的對照——柏林和維也納……奧地利人的性情……兩大政黨……猶太人的勢力……民主精神……大戰期間的奧軍……農民的素質……失業者的增加……首都維也納——花之市……咖啡店……歌舞劇……技術教育……室內裝飾的樣素美……農家的整潔……旅館業的發達……名勝區……鄉土服裝……「不是藍色的」多瑙河——地方博物館……天主教

就個人來說，可愛的神情很少跟損人利己的精明強幹的行爲連結着，最有風趣的人們照例不是功利主義的野心家。就國家來說也是如此。第一次大戰以後，竭力向國外發展的蠻橫的德國和日本都飽受着我們的憎厭。在另一方面，奧地利這個國家盡管內政紊亂，民氣頹唐，因爲一則是弱者，二則保持着優秀的文化傳統的緣故，在我們看來，倒是極有風趣的。

柏林和維也納（Vienna）這兩個都市成着顯著的對照。柏林所代表的是官氣十足的機械式的秩序，維也納所代表的則是自由自在的愉快的制度，旅客從柏林來到維也納，心境上不由得給周圍歡樂的迷人的光景軟和下去。所接觸的不復是態度認真的柏林人，倒是笑容可掬的瀟灑的維也納人了。一般的維也納人，往往只關心着生活上的享受。女子的服裝非常華美，有許多時裝就從維也納流行了全世界。縹緞的臉孔，嬌嫩的肌膚，窈窕的身材在市民各階級中間都看得到，比起一般普魯士女子的肥胖的體態來，真愉快得多。維也納人對於什麼事情都不看得認真，每逢要批評一件錯事的時候，只不過聳聳肩膀或是說幾句冷話就算了。

奧地利自從一八四八年，發生一度革命之後，國勢日漸衰落下去，然而奧地利人卻還是逍遙度日，不把國事放在心上。偶然聽得時局緊張的消息，也不過聳聳肩膀，說道，「聽其自然罷。」在他們的心目中，日後如果要有大難，眼前越加應當及時行樂。因此他們聽憑昏庸的官吏把政治攪得一塌糊塗。他們的政府越加落到了德意志霍漢索倫（Hohenzollern）皇室的懷抱裏。從屬的諸民族，如波希米亞（Bohemian）、南斯拉夫人（Southern Slav）、斯洛伐克人（Slovak）等也更加固執地要求着獨立，博得了歐

溯其餘國家的同情，有如往昔意大利人爲要脫離哈布斯堡皇室（Hapsburg）的羈絆，長期奮鬥的情形一樣。

如果當時奧地利人關心到那些臨頭的危機，他們本該可以叫有遠識的政治家當政，創立一種妥善的聯邦制度。然而他們逍遙慣了，那裏肯在麻煩的政治問題上費些心思呢？他們有着「風流寡婦」一類的歌舞劇可以娛樂，夏天可以在戶外喝喝咖啡，冬天可以上中意的咖啡館去，找一個舒適的角落坐坐，時髦的人們可以在普拉忒（Prater）跑跑馬，一般大眾可以到公園去逛逛。這一來，維也納人就取着自得其樂的態度，對於外交家所討論，報紙上所記述的那些國家大事毫不放在心上。政治的問題在他們看來是不切實際的。他們重要的事情是在生活的享樂。

我們說到維也納人，就等於說到奧地利的一般中等階級。鄉區的居民中間所通行的生活標準固然跟維也納不同，然而理想卻是相同的。維也納的情調深入了全國各鄉鎮。一切官吏，一切幹練的職業份子，一切畫家，著作家，音樂家都把維也納看作全國的模範區域。維也納的商店中心林斯脫拉撒（Ringstrasse）街上出現了什麼「好樣子」，不久，就會在薩爾斯堡（Salzburg），因斯勃拉克（Innsbruck），林斯（Linz），格拉斯

(Graz) 等處流行起來。

奧地利人比起同種的德國人來，各方面都落後得多，在德國全境，到處看得到普魯士的兩種影響，其一就是對於效率的尊重，其一就是要把萬事安排得秩序井然這一種欲望。這樣的欲望，這樣的尊重心在奧地利卻一點也找不出來。各市鎮的街道，都不見得怎樣乾淨，清道夫所採用的灑掃方法還是極舊式的。市鎮自治議會的人員受着政黨勢力的操縱，只知道就幾項無謂的政治問題瞎鬧一番意見，對於地方人民的真正福利，反而漠不關心了。

奧地利有過兩大政黨，叫基督教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基督教社會黨的名稱是奧地利政治虛偽性的極好的說明。原來這政黨的黨員絕對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擁護資本主義的利益，把麵包，牛奶，肉，奶油以及其他農產品擡到極高的價格，說是爲農民謀着利益。他們的行爲又足以證明他們是在濫用「基督教」的稱號。例如，他們對於猶太人攻擊得十分劇烈，簡直要把這個不幸的民族驅逐出國。因此猶太人在政界及軍界很難獲得高等的職位。不過在金融界及商界還有特殊的勢力，在教育界，音樂界，法律界也相當的活躍。至於窮苦的猶太人則繼續着寄生的狀態，成爲一般社會懷疑的目標。

反猶主義既是基督教社會黨的宗旨之一，當然，反對黨社會民主黨就把猶太人吸收到他們的隊伍裏去了。這一政黨因猶太人阿特婁（Victor Adler）的策劃，才有健全的組織，嚴密的紀律。他們比基督教社會黨更有團結的精神，可是明確的政綱卻缺少。他們的口號之一是忍耐，主要目的是在阻遏資本勢力和教會勢力的膨脹，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有着相當的成功。他們甚至獲得了普選案的通過，使全國人民有平等的參政權。然而閱閱和教會的內在的，精神的作用，究竟還不是立法制度所能消除的。

從許多方面看來，奧地利未始沒有民主主義的精神。除猶太人之外，任何窮人的兒子只要有相當的能力，就可以爬上無論怎樣高的地位。奧地利貴族不搭架子，看見貧賤出身的人們擔任政府部長，沒有什麼怨言。奧地利軍隊裏也沒有所謂閱閱，大部分軍官出身於中產階級，從士兵升到高級軍官的也不少。在歐戰期間奧軍的設備和服裝真是再完美也沒有的。然而戰鬥力卻薄弱得很。無論俄軍，意軍或是羅馬尼亞軍，一見對方敵人不是德軍卻是奧軍，膽量就壯了起來。奧軍那樣的無用，不能委過於奧地利的一般民衆，實在全是當時自稱民族領袖的人們昏庸糊塗的結果。因為佔着奧地利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確都受過相當的教育，能夠勤苦耕種的。

戰敗的奧地利的地位不消說，要比別的民族都困難得多了。這國家原是能自給自足的，經過了上次的大戰，奧地利人眼見他們的煤礦和鐵礦給人家奪了去，他們和海洋隔絕了，他們還是把一個著名的大都市作為首都，不管全國的歲收只能夠維持一個極小的首都，而且除了農業之外，他們差不多什麼資源也沒有。

從前波希米亞和馬拉維亞(Moravia)的上等鐵區變成捷克斯拉夫了。加里西亞的油田也讓渡了波蘭。奧地利本來富於森林，但是喀爾巴阡人(Carpathians)脫離了牠，這富源也就失掉了。奧地利的馬匹本來聞名世界，可是其中最優良的卻產於加里西亞。歐洲各國和美國的醫生往往把卡爾斯白特(Karlbad)等等奧地利的療養區推荐给病人。可是這些地方不復屬於奧地利了。

自從一九一八年和約成立以後，不幸的奧地利人，不但失去他們的領土，還失去了他們的生計，奧地利的純粹日耳曼部分本就靠着其他部分維持生命。「其他部分」一失去，維也納及其周圍區域的人們就顯出無法謀生的光景來。他們本來經營着工業和商業，現在他們的工廠失去了煤和原料的來源，他們的商店也失去了大批的貿易。不消說，失業的人們是大大的增加了。

在戰後的最初幾年中，奧地利人的生活狀況，說來真是淒慘得很。失業者往往活活的餓死，大學教員領到一年的薪水，只夠購置一套新衣服。先前過慣舒服生活的年老的婦女整天坐在不生火爐的屋子裏，凍得連一道窗子都不敢開，謎着眼做針線生活，爲的是謀肚子的半飽。孩子們受着外國慈善家的救濟，有七千人送到荷蘭、瑞典、丹麥、英國、瑞士去，給外國人留養。

在這樣苦難的局勢之下，政府想不出一點有效的救濟辦法來，一切只有聽其自然，都市上的人們呢，可以過得去的依舊是快樂逍遙。有錢的還是把錢揮霍着，沒錢的饕餮肩胛唱唱開心的曲調兒。

因此雖在希特勒進軍的前夜，維也納也還是世界最歡樂的都市，光和色彩充滿了全市。街道和建築，因戰前的經營，又寬大又宏壯，公園和花園多於任何別的都市，使維也納得了「花之市」的名稱。周圍的鄉區風光明媚，維也納人冬天可以到那些鄉區的山上去，整天作滑雪的遊戲，回來還趕得着家中的晚飯。

維也納人甚至比巴黎人還愛坐咖啡店。全市的咖啡店約有七八百家，貧苦階級進出的小咖啡店還不算在內。婦女在下午或是晚間也常常上咖啡店。這些咖啡店不但供給美

味的咖啡和點心。還備有報紙雜誌給顧客看，紙牌和骨牌給顧客玩。有幾家還長雇着滋干人音樂隊奏樂。

維也納最出名的娛樂是歌舞劇 (Light Opera)，這一種戲劇形式產生在維也納傳播到其他各國。「風流寡婦」(Merry Widow) 之類奧地利的歌舞劇現在已經風行於全世界了。

歌舞劇之外，奧地利還有一種冠於世界各國的制度，就是所謂技術教育。凡有什麼工業的地方，就有相關的技術學校，這種學校不但訓練兒童謀生的技術，還培養他們關於工業的興味。橄欖種植區有橄欖培植學校，森林區有森林學校。有的學校裏，男孩子做着雕刻，嵌鑲，製箱等等各色各樣的木工，有的學校裏，女孩子們學習着各種花邊的製造方法。許多地方還有所謂家政學校，各階級的女孩子們在那兒學習治家育兒的藝術和科學。這一種教育使一般奧地利人有着愉快舒適的家庭。

奧地利人在家內的布置和裝飾上，表現着現代的趣味和技巧。他們珍賞着簡單的價值，不喜歡屋子裏擺滿很多的器物。就現代新興的室內裝飾術而言，奧地利實在可說是先進國。

奧地利鄉間的農家也大都收拾得很整潔。有的也許在堂屋裏擺着牀，可是牀上總蓋着一條清潔的被單，窗檯上往往擺着盆花。牆上一點累贅的廉價裝飾品也沒有。灶屋裏的用具，都擦得亮亮的掛着。

奧地利的旅館業很發達。雖在極偏僻的鄉區也有，各旅館在設備方面看去十分樸素，可都收拾得整潔。因斯勃拉克等處設有旅館學校，培植經營旅館業的人才。旅館業在前帝國時代原是奧地利的主要企業之一，戰後也還是國家財源很大的一項。

提羅蘭的大部分已經讓與意大利了，然而因斯勃拉克所在的靠巴伐利亞邊境的一帶卻剩留着。這省區山景佳麗，遊客很多。此外還有好些名勝區域，如薩爾斯堡，白特迦斯坦（Bad Gastein），伊斯切爾（Ischl）等，因此在冬夏兩季，奧地利人從遊客方面，可以博得豐富的收益。

在偏僻的山鄉，尤其是每逢星期日或是節日，看得到奧地利的鄉土服裝。克倫地亞（Carinthia）的婦女頭戴白色的小帽，穿的是短裙，闊花邊的皮鞋，厚白襪繫有華麗的襪帶，上身白襯衫，外罩沒袖的短襖。提羅爾的男子穿着短襖，短褲，綉花的襯衫，很大的釘靴，戴着插有羽毛的綠毡帽。

多瑙河橫貫了全國，這條河，正如斯脫老斯（Johann Strauss）的華爾茲舞曲一個標題所說，「不是藍色」的。多瑙河的色彩跟着時季變化，有時是灰色，然而這河卻比萊茵河還有趣味。沿岸有着宏壯的城堡和寺院，風景變化萬端，時而在狹狹的峽谷之間 flowing，時而豁然開朗，流往明媚的平原，時而沖刷着峻峭的崖壁。多瑙河兩岸有着許多富於景色和清趣的大小的市鎮。

無論在河旁或是別處，每個市鎮差不多都有一所地方博物館。這些博物館，並不像別國那樣，僅僅在玻璃櫥裏陳列些破爛東西，卻把當地生活的過去狀況，以及現今當地各種實業和娛樂的情形一一表現出來。當地富源的開發，服裝的變遷，風俗習慣的沿革，現在和過去的藝術，這一切的歷史都可以從博物館裏獲得切實的認識。這樣的博物館在教育上的確是極有價值的。

奧地利是天主教國。天主教神甫受着社會的尊敬，他們對於宗教以外的種種問題，有什麼意見發表，也很容易使人們聽從。在首都的大教堂裏，常有從鄉間上來的羣衆，在神甫的領導之下，大家跪倒在著名的聖像前面，禱告一番。星期日的「彌撒」總在早上十點以前舉行，信徒們在做過彌撒之後就可以隨意遊玩尋樂了。

奧地利民族受過了深切的苦難，還能保持着天真愉快的精神，這也許正是宗教麻醉的功効罷。

## 瑞士——歐羅巴的分水嶺

聯邦共和國……歐羅巴的分水嶺……法語德語意語及其他語言……國際性的三城市——日內瓦  
 巴塞爾及沮利克……首都百倫……議員及總統的選舉……人民的提案權及複決權……信教  
 自由……兵役……工業——冶金，織物，鐘錶……工人生活……村合作社……葡萄牙產地……  
 農村的進步……郵政的效率……崩雪——散崩和塊崩……紅十字會……阿爾卑斯山——避  
 暑區……國花——阿爾卑斯玫瑰……滑雪——典型的娛樂……「托波干」——一種雪橇……  
 高加索道及登山鐵道……森林採伐的限制……鄉土服裝……中立和慈善——優秀的傳統精神

瑞士全國有二十五縣 (Canton)。這些縣區有的本是獨立的小國，有的受過別國的管轄，從十世紀以後，因共同的利害關係，逐漸聯合起來，造成了一個聯邦共和國。這國家在列強環繞的中間，一直維持着中立的地位。

就地勢來說，瑞士是歐羅巴的分水嶺。因為萊因河 (Rhine) 羅內河 (Rhône) 以及

流人多瑙河 (Danube) 的波河 (Po) 和因尼河 (Inn) 都是從瑞士境內阿爾卑斯的冰河發源的。瑞士雖然沒有海口，但是如果通海的那些河流，在全部的航線都國際化起來，而且在瑞士境內可以設法通航了，那麼瑞士也就可以照它的願望，使國旗飄揚於海洋了。

瑞士這國家是幾種不同的民族所構成的。這些民族各自保留着本來的語言。因此法語、德語和意語在瑞士都通用着。除這三種以外，還有古羅馬人遺留在格列生縣 (Grisons) 兩個谷地的羅馬尼希語 (Romanisch) 和拉定語 (Ladin) 以及佛利堡縣 (Fribourg) 人所操的一種方言，叫作哥味林 (Gouverin Walsch，這種語言是從古勃銀第語 (Burgundian) 脫胎的。

每個小學生都得在學校裏選取三種語言來學習。一切公務員必須知道三種語言，一切郵政上鐵路上以及其他機關方面的文告，印有德法意三種文字。有許多瑞士人還懂得英語。

瑞士的人口共計四百萬光景，面積約有一萬六千方英里，四分之一以上是冰河、石山和湖泊所佔據的不生產地帶。國內的大都市不過六、七個。日內瓦 (Geneva)、巴塞爾

(Basel)和沮利克(Zurich)都富於世界性，聖哥爾(St. Gall)和溫德徒爾(Winterthur)是著名的工業中心。首都百倫(Berne)設有上下兩院，但是聯邦法院卻在洛桑(Lausanne)。

政府是民主式的，中央的權力不很大。最高的聯邦政府所管理的不過是外交政策，國有鐵路，郵務海關，造幣以及一部分的軍事和教育罷了。

政治的實權大部操在村或區的公社的手裏，從這些公社產生了縣行政會，處理着縣政。各縣行政會所派遣的上議院議員，和人民投票選出的下議院議員，會同選舉聯邦行政院委員。聯邦行政院選出主席來，作為瑞士共和國的總統。

人民對於國事有着提案權和複決權。凡是重要的問題都可以提交一切選民來投票複決。各縣的政治和法律，因種族不同的緣故，大有分別，可是愛國愛自治的心理卻是全體瑞士人所共有的。

瑞士沒有國立的教會，人民信教是自由的。各縣教育都很發達，初等教育有強迫和義務的規定。教育標準不因男女而分別。在歐洲各國中間瑞士准許女生進大學最早。

全國男子都有服兵役的義務。每人到了十六歲就要受軍事訓練四十五天，此後須入

第一預備隊，每隔一年服兵役十六天。等到後來編入到第二預備隊了，則每隔四年服役九天。軍械是聯邦政府發給的，服裝和各種軍用品則歸本縣製辦。在軍役時間，每人把制服和軍械藏在家裏，隨時聽受着查驗。因了軍事訓練的關係，瑞士人誰都會使用來福槍。打靶競賽是各縣時常舉行的。

除了英國和比利時以外，瑞士可以算得歐洲工業最發達的國家了。全國人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從事於工商業。就規模來說，最主要的工業是冶金和織物，其次便是世界聞名的鐘錶業了。勞工有着良好的組織。政府對於勞動階級的福利，也能夠加以相當的注意。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間，瑞士工人的生活是不算壞的。近年，因了經濟恐慌的關係，瑞士的失業工人漸漸多起來。可是因為瑞士人富於同情性的緣故，那些窮苦的失業者也還可以得到些相當的救濟，不至於餓死。

瑞士的農民自有田地的居多，法律是限制地產所有權的過度擴張的。阿爾卑斯的牧場和森林大都是公社所主有的，每一農民都可以在本公社的牧場上放牧相當數量的牛羊，森林裏採伐相當數量的木材和柴料。

有些縣裏，差不多一切村落都有合作社，農民聯合着售賣生產品，有的時候，甚至

聯合着耕種田地。夏季上阿爾卑斯山的牛羣，是公社派牧人看管的。他們在山上擠了牛奶，製造了乳酪，依着每頭牛的產奶量的比例，分派給那些牛的主人。

農業的瑞士可以分做三種類型。就是盛產着牛奶和乳酪的肥沃的亞爾(Alp)流域；盛產着葡萄的那些靠近大湖和大河的地帶，以及出產不多的阿爾卑斯高山間狹小的谷地。

萊因和亞爾流域，是瑞士最富的農業區域，畜牧非常發達。到處散布着大農場的房舍，煉乳廠和巧克力廠也常常看得到。這一帶所產的牛在全國算是最優秀了。每年春秋兩季，農民把牛羣放到草原上吃草，其餘時候牛羣就關在牛棚裏。牛棚門口往往釘有獎盾，顯示着農民從牛羣或是乳酪上所獲得的榮譽。

梨，蘋果和櫻桃的果樹園，在萊因和亞爾流域也很多。那些果實大部分在收穫時候乾藏起來，預備在冬季銷售，或者送到沮利克附近的果醬廠去。

日內瓦紐沙德爾(Neuchâtel)和沮利克的湖旁，羅內河和萊因河的沿岸以及梯夫尼(Ticin)縣裏那些朝南的坡地，是生產葡萄的主要地帶。葡萄需要着充足的陽光，因此葡萄田大都是築成階梯式的。瑞士的葡萄酒很純粹很可口，只是輸出到國外的還不多。

瑞士的農民養成了刻苦勤儉的性格。他們雖在農作的閑暇，也非找些手工來做不可。因此農家的副業，如木刻，象牙雕刻，編草，做花邊，紡麻和織布之類在瑞士是很發達的。

農村的狀況在大戰以後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現在水力發電使電燈普及了全國，雖是極偏僻的村落也通着電話了。郵政深入最高的山村，沒有一家山上的木舍收不到郵寄的報紙。瑞士的郵政局差不多是什麼東西都給寄遞的。旅客的箱子，或是七英尺長的一雙滑雪屐，只要貼足了郵票，郵局就可以給你帶到山上去。郵政局還給商家代辦收賬，和送貨，收款這些事情，使商人得着不少的便利。

瑞士的山鄉往往發生着崩雪的災害。崩雪的形式有兩種，就是散崩(Staub Lawine)和塊崩(Grund Lawine)。散崩往往發生於冬天，那時山上的積雪，還是粉樣的輕軟，給狂風一刮就漫天遍野地落下，行人埋在雪下面，透不過氣來，十九要斷送性命。塊崩往往發生於春天，那時崩下來的是溼淋淋的大雪塊，因為雪塊間流通着空氣的緣故，行人即使給雪塊壓着，有時也可以保全性命的。

除了這種災害以外，瑞士間或也發生着嚴重的水災。每逢災害發生的時候，瑞士民

族就顯出最優秀的精神來。全國各地的互助會當即募集了食品，衣服和款項，用國有鐵路救災專車裝送到災區去。

瑞士人對於國外受苦難的人們同樣地顯着很熱烈的慈悲心腸。紅十字會的創立就是一個例子。當意大利索菲里諾戰爭（The battle of Solferino）的期間，有一個瑞士的公民在戰區眼見了許多流離的難民，有的病着，有的受着傷，便趕回本國，邀同了國內的名人，召集一個國際會議，這結果就是一八六四年的日內瓦會議。從這次會議產生了國際紅十字會，那總會直到今日還設在日內瓦。爲要紀念這件事業，瑞士採用了紅地白十字的國旗，這不過把紅十字旗的兩種顏色轉換了一下罷了。

阿爾卑斯諸山一向常是外國人夏天的遊玩地，可是現在也吸引着瑞士本國人了。每到夏天，都市上富裕的人們往往全家搬到山村去避暑，學生們也往往組織了遠足隊，帶了冰鑿，繩索和背囊之類，爬上山去探訪高峰和冰河。登山的火車和湖上的汽船，擠滿着興高彩烈的瑞士各旅行團的人們，大家不住地唱着歌。那些歌曲照例都含着些愛國的情緒。「可愛的祖國啊！」「你這美麗的瑞士啊！」這一類的歌句，是常常聽得到的。

瑞士人很愛栽種花草。一種繁生在山坡的美麗的花，叫做「阿爾卑斯玫瑰」(Alpine

rhododendron) 的可說是瑞士的國花了。瑞士的郵車都漆有這種花的花圈和樹。旅行的人們回來，往往把一枝手杖背在肩上，手杖的末端繫着大束的「阿爾卑斯玫瑰」，峻峭的山坡上生有一種薄雪草 (Edelweiss)，瑞士人喜歡冒着危險去採摘，因此失了腳跌死的年年有幾個。

瑞士人的典型的娛樂就是滑雪了。一八八三年，有幾個教士把第一隻滑雪屐從挪威帶進瑞士來，瑞士人覺得這東西在深雪中間的救命工作上有着很大的用處。於是滑雪屐在國內漸漸地流行起來。現在滑雪已經成了普遍的遊戲，凡是有積雪的鄉村裏，孩子們誰都學習着。在國際的滑雪比賽上，瑞士人也很敵得過挪威人了。

瑞士有一種通行的雪橇，叫做「托波干」(Toboggans)，這在交通上功用很大。有的地方，郵差送信，小學生上學，婦女上市買貨，都是乘坐這種雪橇的。

現代的交通和運輸器具在瑞士也相當發達。山上架有高架索道，築有登山鐵道。高架索道遍佈着各個山頭，遠遠望去，好像蛛網一般，山鄉的人們往往應用着這些索道，運輸木材乾黃以至於牛奶之類。登山鐵道行駛着火車，大都是為遊山的人們而設的。

無論山上或是平地的鐵道，差不多都電氣化了。大戰以後，瑞士的電氣事業發展得

很厲害。現在國內的幾條河流，都逐段築有堤壩，設有水力發電廠。瑞士在歐戰時期，因為煤的來源斷絕的緣故，飽受過一番苦難，現在煤的用途差不多完全可以用水力來代替了。

瑞士人爲要防免崩雪的災害，對於森林的採伐限制得很嚴。有的地方，森林主斫掉了一棵樹就得種上了兩棵樹秧，使森林永遠保持下去。

瑞士鄉村的房屋，差不多全是木造的。農民大都是好木匠。他們自己建造着木舍，這些木舍往往在內部有着雕刻的裝飾，在簷下漆着格言或是禱告詞，連同男女主人姓名的縮寫字母和建造木舍的年月日。房屋很低，窗子也很小。兩個房間的中間往往裝有陶製的大火爐。這種火爐燒柴省得很，火焰熄了，剩着的炭火還可以使室內的溫度保持到幾個鐘頭。

瑞士人只有在祝祭的節日才穿出他們的鄉土服裝來。這種服裝是用頂好的綢，或是細潔的麻紗裁製的，四周鑲着花邊。有的地方，這種服裝上還配搭着彩色的皮帽和帶子。

瑞士人的誠實是全歐洲著名的。屠園都沒有什麼圍籬或是籬笆，可是裏面的果實

不會給人家偷去。行人在路上失落了錢包也很容易尋回來，瑞士旅館的門戶差不多不用不着鎖。

瑞士人在第一次大戰期間，因為語言和種族的關係，對於當時各交戰國雖也有過種種不同的感情，然而他們卻不讓這種感情影響到他們的外交政策。中立的維持，在瑞士是費了很大的代價的。他們動員了大軍，在大戰期間始終扼守在四境，因為交戰國的軍隊隨時有侵入的可能。這種防守的軍事，需要着浩大的軍費。聯邦政府不得不請求國民來複決一項空前巨額的國債。國民雖然覺得這個負擔十分重，在當時的形勢之下，也就情願的批准了。當時的瑞士人不但在財政上受過那麼重大的苦難，而且在國境的深溝裏，因為病疫發生的緣故，還枉死過許多優秀的年青國民。

瑞士人雖在自身困苦的歐戰期間，也還關切着交戰國兵民所受的痛苦。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對於各國俘虜的改善，是盡過很大的力的，當時瑞士人開放過各都市名勝區的旅館，把那些送到瑞士的俘虜收容起來。

中立和慈善是瑞士民族最優秀的傳統精神。從瑞士在大戰期間所遭受的很大的犧牲，我們可以知道這種值得讚歎的精神並不是容易保持的。

## 匈牙利——沒有國王的王國

黃種人所建立的國家……馬札兒人……中古社會的結構……馬札兒的貴族及地主……傳統的服裝……職業分子和商人……猶太人和馬札兒人的矛盾……天主教……得勃來鎮——克爾文教的「羅馬」……普斯泰草原……牧人及飼馬人……戀愛和結婚……滋干人（吉卜賽人）的生活——音樂及其他……英語的通行……決鬪的風氣……地主和農民……工業保險基金制度……職業學校……首都布達佩斯……競技場……礦泉水……南瓜……賭博和獎券

黃種人在歐洲所建立的匈牙利，因歐戰的結果，喪失了三分之二的土地，推翻了哈布斯堡王室（Hapsburg）的統治之後，就沒有正式的國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匈牙利照憲法所規定，仍然是一個王國。二十餘年來，前奧匈帝國的海軍大將霍爾提（Horthy）以攝政的名義，代行了國王職權。他穿着海軍大將的制服（雖然匈牙利已經沒有海軍了）住在王宮裏，發號施令，匈牙利這才成了一個沒有國王的王國。這是

歷史上空前的光景。

在歐洲的各種民族中間，只有匈牙利人——或者照他們自己最中意的稱呼馬札兒人（Magyars），維持着中古社會的結構。匈牙利社會上還有着地主，貴族和農民這些明顯的階級。各階級間保持着相當的親睦。馬札兒人所抱的人生觀大都很單純，跟中古時代的歐洲人沒有什麼兩樣。

馬札兒的貴族——也可以說是世襲的紳士（Squire）——大都窮到不能變更生活上傳統的式樣。然而地主卻濡染着維也納和英德等國的風氣，在生活上已經有些現代化了。只是他們還捨不得棄掉傳統的服裝，在上場面時候，往往從箱籠裏取出古色古香的華麗的衣服來，穿在身上。這種光怪陸離的行頭，在別國人是只配在古裝跳舞會出風頭的。但在馬札兒人卻不覺得悖時。從前奧匈帝國有一位外交部長，就愛穿這種馬札兒地主的服裝。一九一四年，各國對於飛迪南大公被刺一案所以同情於塞爾維亞，據說有一部分原因，就在那位服裝古怪的外交部長的照片登載在報紙上，引起了世人不好的印象。匈牙利人對於衣服似乎抱着爭奇鬪艷的心理，當攝政霍爾提初上臺的數年間，單在布達佩斯的軍隊方面，就有多種多樣的制服，軍官的服裝幾乎各不相同，彷彿人人都想

在衣服上出一番風頭似的。

地主和紳士之下，是職業分子和商人，爲數很有限，其中猶太人居多。馬札兒人對於猶太人的迫害有着長久的歷史。猶太人在十八世紀末獲得了投票權，可是到處還免不了遭受馬札兒人的憎厭。奧匈帝國的皇帝曾經下令准許他們廢棄了原有的希伯來姓名，改換德意志姓名。有些猶太人便採用了馬札兒人賜給他們的有些嘲笑意味的渾號，像是「紅頭」，「撲火罩」，「門環」之類。這些姓氏直到現今還存在着，不過拼法上已經有些改變了。我們從猶太人的姓氏上，就可回想到猶太人做過輕蔑和侮辱的目標的時代。馬札兒人跟猶太人的感情在大戰前本來已經增進了，然而近年來卻又惡劣到萬分。這原因一半在於猶太人的操縱商業，一半則在於匈牙利革命所引起的反動。那一次共產黨革命大部分是猶太人所領導的。

當匈牙利初上歐洲商業制度的軌道時候，國內沒有所謂中等階級，一般貴族又不屑經商，一切商業這都操在手段敏活的猶太人手裏，這惹起了貴族的反對。猶太人當然也就用金錢的力量來奮鬥，他們深入到政治中間。他們的勢力便到處表現着。

猶太人在匈牙利不過佔着百分之五的人口，然而全國的醫生，工程師和律師卻有半

數是猶太人。名聞國外的匈牙利藝術家和科學家，也往往是猶太人。匈牙利的基督教徒對於猶太人似乎沒有一點好感。他們反對言論自由，主張對一切提倡改革的人們行施高壓手段。

在霍爾提的統治之下，紳士階級操縱國會，基督教民族黨便佔了多數的閣席。霍爾提有着馬札兒紳士式簡樸的性格，覺得這階級來當權很對。他的政治思想很幼稚。例如他宣稱贊成言論自由，可是過一會兒又說：「凡是把有害國家的東西出版的人們當然也得受嚴厲的懲罰。」這種「自由」，在思想簡單的農民和紳士的心目中似乎很得當。因此他們擁護着霍爾提，而且爲了捨不得供養宮廷的緣故，反對着哈布斯堡王室的復辟。匈牙利人有半數是天主教徒，照理應當擁護哈布斯堡王室，然而他們偏不肯給王室幫忙，就此可見匈牙利人在政治方面是十足的現實主義者，他們對於自身的利益比傳統問題還想得透徹。匈牙利的天主教還就着大衆的歡樂的情緒，缺乏宗教的嚴肅性。星期日禮拜式之後，往往有跳舞。這在教堂牆下舉行着，不至於受牧師的禁止。

被稱爲馬札兒首都的得勃來鎮 (Debreczen) 也叫「克爾文教的羅馬」。這新基督教的中心，是「平原的都市」。附近的普斯泰 (Pusztai) 有三百方英里的面積，是歐洲

最優美的草原。這地方畜養着無數的牛，羊，馬，豬和雞。還有很多的麥田和玉蜀黍田。匈牙利的農產品除了供給本國的需要之外，還可以大量的輸出。國內到處吃着雪白的麵包，便宜的肉類和奶油。

匈牙利的牧人和飼馬人值得來細說一番。他們有着特殊的習俗和裝束，特殊的生活狀態。他們無論冬夏都穿着粗羊皮外衣，到夏天只不過把毛面翻穿到外邊。而且一輩子只有這麼一件。一雙靴子也得穿上十個月光景。他們差不多全在露天裏過日子，間或溜到小客店去，靠在火爐旁邊，大吃大喝一頓。見到鄉下的婦女，少不得談談戀愛。

馬札兒人要跟一個女子結婚，必須在求愛上用一番藝術的工夫，博得她真正的同意才行。馬札兒的少女梳着短短的髮辮，到結婚後才用花布把頭髮包住。「給女孩子包起頭來」這句匈牙利成語的意思，就是「嫁了她」。鄉間的新嫁娘爲要表示家道的殷實，往往把十多條圍裙重重疊疊地繫在身上，還有許多條包紮好的被褥，車送到男宅去，由男宅的女親眷打開來。新郎的母親等到新娘進門，得辦一塊極大的喜糕送給新娘。賀喜的客人送給新夫婦的賀禮往往是喜糕或是作爲幸福的象徵的柳枝。婚禮在教堂舉行，儀式很簡單。馬札兒人的性格近於浮躁，似乎缺乏「冷靜」的質素。他們隨時要把自己的

興趣和熱情流露出來，因此都愛好音樂。從前有一位首相常常伴着走江湖的滋干人的音樂隊接連跳舞到幾個鐘頭，這就是第柴（King）大公。匈牙利人並不覺得這種行徑有失首相的尊嚴。

滋干人——也可以說吉卜賽人——最初大概從東印度過來。匈牙利在四百年前就有這批走江湖的人了。他們周遊各地，靠着音樂過活。在首都富麗的大旅館裏，滋干人穿的是整潔的晚禮服，那領導音樂隊的主任，長頭髮上敷有滑澤澤的油膏，手上捧着小提琴彈奏。可是在滋干人的村莊裏，他們卻顯着本來的面目。孩子們穿着稀少的破衣服，看去都是活潑的小乞兒。滋干人不論男女，到三十來歲還保持着天真的美。可是他們衰老起來似乎也很快，他們在污穢和無知的狀態下，懶散地自得其樂地過着日子，他們的職業最好的是做音樂家，其次是算命，補鍋子，最其次是拾取破舊的東西，做小竊。

雖然滋干人在匈牙利不到五十萬，他們卻使匈牙利音樂有了世界的聲名。在匈牙利流行的樂器，像牧人和牧童所吹的笛子，和鄉村上常見的琵琶固然從古就有了，然而小提琴卻多半是滋干人介紹進來的。這是今日使匈牙利音樂傳播國外的主要的樂器。

匈牙利是東歐的門戶。然而西方文化的表飾並沒有掩住這個民族的東方性格。馬札

兒人有些跟阿拉伯人相像，身材高大，行動舒徐，喜騎馬而不喜步行，好閑適而不好苦幹。此外還有一種顯著的東方性格，就是好客。馬札兒一見賓客上門，少不得說一句「神帶你到這兒來」。

匈牙利人受到德奧的影響，也成了愛好清潔的民族，在首都的街道上，連香煙帶頭和糖果的包紙都禁止拋棄。可是到冷天，還害怕着新鮮空氣，往往把住宅的窗戶關得密不通風。這還是東方習慣的遺留。

受有高等教育的地主和紳士大都通曉着英語法語，或是德語。英語比較的最通行。都市上有的店舖在櫥窗上只消標明着英字就夠了。可是一般貴族的思想卻遠遠不是二十世紀式。譬如決鬪（Duelling）的風氣在別國早就消歇了，在匈牙利雖有反對決鬪同盟的組織，雖有禁止決鬪的法律，但有的貴族還是迷戀着這種古舊的習俗。

匈牙利地主對農民的關係，保持着封建狀態。全國勞動者五分之四以上是種田的，農民因為受不了地主的剝削，在一八九六到一九一〇年之間，差不多有一百萬光景移居美國。現在農民的生活狀況比前世紀好得多了，農民也漸漸覺悟起來，農田制度的改革這才成了今日國內最嚴重的問題。

馬札兒的地主們不喜歡正式工廠所不可缺的醜惡的煙囪，而且聞慣工廠的煤煙氣，因此對於工業沒有什麼興味。匈牙利的工廠大都是猶太人或別國人所辦的。國家對於工廠工人的保護早就十分注意了。一八九一年法律上就規定了保險基金制度。這保險基金是從雇主和雇工徵集的，工人生病時的醫藥醫療養費，死亡後的喪葬費以及女工生育期間的津貼，都在這基金項下撥付。這種保險制度直到許多年後，才介紹到別國。

大戰以後，因通貨購買力慘落的結果，匈牙利的知識勞動者在生活上遠比體力勞動者感覺到困難。這番經驗阻礙了高等教育的發展。現在國內最通行的是職業教育，有許多職業學校還是奧匈帝國時代所創辦的，內有土木科，機械科，以至較輕易的製造鐘表，玩具，籃子等科。女子職業學校的科目則不外乎針織和花邊之類。

首都布達·佩斯 (Buda-Pest) 跨多瑙河 (Danube) 兩岸。是布達和佩斯兩市聯合的名稱，有如我國的武漢。布達是靠山的古城市，古代的羅馬人曾經在這地方移殖克勒特人。現在還有好些羅馬時代的殘址，如可容三萬觀衆的競技場 (Arena)，可容八千人的戲院以及寺院和浴室等。山上有着從前土耳其人佔領過的古堡壘的遺跡。從山岩流出的礦泉水很出名，裝瓶行銷世界各國，借匈牙利衛教的戰士約翰·匈育提 (John

Hunyadi) 的名字做牌子。附近的瑪格來忒島 (Margaret Island) 也產着同樣價值的礦泉水。這島橫在多瑙河的中流，是首都人士夏晚納涼的勝地。晚上從這島向布達望去，萬家燈火顯出特別的美來，山上的王宮好像黑天鵝絨上的金點，鱗次櫛比的房屋好像閃爍的羣星，連接新舊兩市的橋梁有連串的燈光映照在河流裏。

佩斯在多瑙河平坦的右岸，是近代新闢的都市，佔着很大的面積，有百萬以上的人口。市上沒有值得多大注意的建築，二樓以上的大廈都是最近數年中建造的。街道很廣闊，富麗堂皇的店鋪，也很不少，可是都散處在別的小店鋪之間，使街景很不調和。

佩斯方面最好的街道是到柯索 (Corso) 去的沿河的大道。最新式的咖啡館和酒館大都開設在這條街道上，到熱天把桌椅一排排地擺在門口，讓顧客憩坐，隨時還有滋干人的音樂隊奏樂。咖啡店佈置得很精美，備有無數的報紙和雜誌，各色的點心，和美味的匈牙利咖啡。每到秋初，上咖啡館的人們差不多誰都叫一盆冰過的紅南瓜，上面塗有果醬。這是秋初唯一廉價的消暑食品。匈牙利的暑期很長久，往往到十月還覺得很熱。

布達·佩斯是被稱為歐洲最腐化的首都的，這個諺號似乎不見得適切。然而從賭風方面看來，這個首都的確是傑出的。布達·佩斯到處有着富麗的紙牌總會。愛賭的人們

一進去，就感到十分舒服，十分痛快。匈牙利的地主和貴族中間，賭風很盛。在綠檯子上宣告破產的是常事。有的今晚上是富翁，明天早上就變成乞丐了。買賣獎券之外，還有許多民間發行的獎券。這些獎券大都跟慈善事業和宗教有關。各地的教堂，往往靠這種形式的賭博建造起來。醫院，學校以及救濟貧民的機關用發行獎券的方法，來募集基金也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匈牙利對於賭博的嗜好大概由於單純的性格。同樣的性格在宗教方面也看得出來。匈牙利人誰都必須加入什麼教派，納捐於自己所隸屬的宗教團體，那怕自己從未做過禮拜。這種制度已經行了許多年，從未引起過什麼反抗的。

## 羅馬尼亞——東歐的穀倉

古羅馬遠戍軍的後裔……長時期的外族統治……一八七七年的獨立……軍事投機的成功……東歐的穀倉……農民的窮苦……農業制度的改革……羅馬尼亞語……民間故事……希臘的影響……法國的影響……首都布加勒斯特——「小巴黎」……Open House 制度……宗教——天主教……國內的少數民族……吉卜賽音樂……海口康士坦察……多瑙河……教育……著名的刺繡……鄉土服裝……土風舞——「霍拉」……收穫季節……從農民看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Rumania) 這國名的本義就是羅馬人的國度。古羅馬時代，有許多羅馬遠戍兵移殖在達謝 (Dacia)，這些羅馬兵連同羅馬化的達謝人的子孫，就是現在真正的羅馬尼亞人。羅馬尼亞遠在二世紀就有了燦爛的文化，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後，也還享受着比較的安寧。然而從六世紀起，羅馬尼亞卻變成了許多爭霸於歐洲東南部的民族的戰場，——保加利亞人，希臘人，土耳其人，奧地利人，波蘭人，俄羅斯人大家輪流着

在那邊土地上，語言和人口上留下他們的標記來。

羅馬尼亞受了長時期的外族的統治，直到一八七七年俄土戰爭之後，方才獲得了獨立。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使它的領土和人口增加了一倍，這是它的軍事投機的成功。原來羅馬尼亞早跟德國結過同盟，在大戰開始，卻嚴守起中立來。隨後見着俄軍的勝利，它便加入協約軍，跟德奧軍作戰了。戰敗的結果，它跟德國講了和。可是卻在大戰結束的兩天前，（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它見着德國形勢不利，又向德國宣戰了。於是巴黎和會承認了它是勝利的協約國，准許了它所要求的報酬。它就獲得了外錫爾伐尼亞（Transylvania）、布柯維那（Bukovina）和東E納特（East Bort）。它後來又獲得了貝薩拉比亞（Bessarabia）。一九四〇年六月，它與蘇聯成立協定後，才又把貝薩拉比亞及布柯維那歸還蘇聯。

羅馬尼亞是富於天然的資源和肥沃的土壤的。在山嶺區域產着木材，鹽和石油，石油的產量在全世界算得第四位。在多瑙河三角洲和陀勃魯耶草野，牧養着大量的牛羊。羅馬尼亞在歐戰以前就是世界大農業國之一，有着東歐穀倉的名稱；現在小麥和玉蜀黍產額只有美國和蘇聯超過它。每到夏天，廣漠的田野上金黃色的禾稼和碧綠的玉蜀黍交

映着，那光景十分可愛。

雖然農產品年年輸出得很多，雖然農業和畜牧在那裏有了二千年的歷史了，但是羅馬尼亞農民的生活一向窮苦得很。原來在歐戰以前，全國的耕地大半操在富裕的大地主手裏，多數農民只能牛馬似的替他們操作着。這等農民的淒涼的心情，有一個羅馬尼亞詩人名叫賽爾那的表現過：「年年白白地過去，因為我們所造的房子不是我們的，使我們吃苦和叫號的土地不過給我們葬身。」

大戰以後，農民再也忍耐不住農奴似的生活了。他們起來要求農業制度的改革了。於是政府把全國的大地產，連國王的領地在內，一律給價收回了，分配給沒有土地的農民。這一種土地制度的大改革使農民不但在生活上改善了許多，就是在知識的政治的地位上也有了不少的進步。可是羅馬尼亞農村的社會關係在根本上沒有改動，羅馬尼亞的一般農民還不能脫離貧窮的境地。

羅馬尼亞的上等階級大半是混血種，他們可以叫土耳其人也可以叫希臘人，也可以叫羅馬尼亞人。而且他們中間不免還受着些霍罕索命王子帶進來的日耳曼的影響，以及瑪麗王后帶進來的不列顛的影響。

羅馬尼亞在民族中間儘管混雜着多數的種族，在語言上卻還保持着純粹的拉丁語。這種語言有許多點是跟意大利語相同的。羅馬尼亞前後依利沙伯很有些文學天才，她曾經把那邊許多民間故事從羅馬尼亞語，翻譯成英語，用卡門·錫爾跋這假名發表。這些故事都是很美妙很動人的。

羅馬尼亞人有着多種優美的品性，他們是自信力很強的，勤勉的，嚴肅的。這些美點在農民方面尤其有着顯著的表現。至於上層社會的人們卻並不如此，他們在血統上，混和着好些種族的質素，希臘族的尤多。

從前土耳其人用了希臘人給他們統治過羅馬尼亞。在十八世紀，希臘語做過讀書人和富人的交際語，希臘的服裝，希臘的社會習慣也是貴族所模仿的。因此羅馬尼亞有一句俗語道：「在希臘做糕餅的人可以在羅馬尼亞做親王。」

羅馬尼亞的貴族從前模仿過希臘，現今可就模仿法蘭西了。他們歡喜到法國去留學，他們的志願就在儘量模仿法國人的習慣。在首都布加勒斯特（Bukarest），法語和羅馬尼亞語同樣地通行着，到處受教育的羅馬尼亞人多少都懂得些法語。布加勒斯特是全國鐵路的中樞，最繁盛的都會，有着「小巴黎」的名稱，然而也不過表面的繁華，跟

法京有些近似，底裏都潛伏着向前努力的，嚴肅而堅固的核心。

羅馬尼亞上層社會的人們大都是愛好享樂的，貪懶的。他們都抱着輕快的心情，有着幽默的氣質。他們是闊綽的好客的人們。他們喜歡邀請朋友，接待不相識的外客。“Open house”（接待生客）制度在羅馬尼亞的普遍是很值得注意的。可是那些富有的羅馬尼亞人對於自己的社會範圍以外的人們都不願往來。農民和富有階級照例是非常隔閡的。

羅馬尼亞人，特別是出身低微的農人，都有一種堅強的傲氣。在農民，因為他們的性格是沈着的，堅忍的，這一種傲氣就特別顯著。他們達到豐年就興高采烈，達到荒年，就默默地熬着苦。他們從不輕易向人家訴窮道苦，自然他們對於壓迫他們的階層，也是不肯干休。他們正同一般窮人一樣是不愛積蓄的，錢一到手就想化掉牠。羅馬尼亞有句古諺道：「積起白晃晃的錢來，備黑沈沈的日子用。」能夠聽受這句話的實際上少得很。

羅馬尼亞人，同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一樣，信奉着希臘正教，做禮拜時候用的是他們的本國語。他們屋子裏高掛着基督，聖母之類的聖像，還懸着點橄欖油的小玻璃燈。

鄉間到處見得到古舊的十字架，有的是漆過的木頭造成的，有的是石頭鑿成的。山嶺間風景幽靜的地方往往聳峙着經過幾百年的古寺和古教堂。

教會的牧師通稱着 *Popas*，每逢民間舉行着洗禮婚禮或是喪禮，就得用錢請他們到場。這種牧師大都無知，而且貪小，因此得不到民衆愛戴和敬重。只有在錫爾伐尼亞牧師的地位還高，這是因爲從前匈牙利人統治着那地方的時代，有許多就地的牧師領導過民衆運動的緣故。

現在羅馬尼亞王國的一千七百萬人口中間，約有一千四百萬是純粹的羅馬尼亞人（其中百分之八五是農民），其餘是聚居在東部外錫爾伐尼亞的匈牙利人，經營另售商業的猶太人，流亡的白俄人，以及散居各地的德國人，保加利亞人，希臘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塞爾維亞人，波蘭人，烏克蘭人等。

羅馬尼亞還有不少的吉卜賽人，或稱滋干人，也得算是一個特殊的種族，他們有的住在醜陋的居留區，有的過着游牧的生活。男子蓄着長頭髮直披到肩頭，女子蒼老得很早，穿着鮮豔的披肩。這等吉卜賽人大都是十分窮苦的。

羅馬尼亞人在音樂方面雖也有着濃厚的興味，善於吹奏着本國的樂器，如小提琴和

笛子之類，但是還比不上滋干人那麼精。滋干人是有可驚的音樂才能的，有許多就把音樂當作專業。在鄉村的星期跳舞會，結婚日和祭日，都得請他們來奏樂。這些音樂家甚至到貴族界也受着歡迎。有幾個著名的，在布加勒斯德和雅因的宴會廳，每晚幾小時內賺得到二三百法郎。羅馬尼亞的吉卜賽音樂跟匈牙利的，有着顯著的不同，前者富於淒涼的情味，後者則是狂放的雄壯的。

喀爾巴阡的山嶺使這個國家有着美麗的景色。那些山嶺的下坡滿是牧場和耕地。全國海岸線很短，卻也有着一個出色的海，叫做康士坦察（Constanta），這也是一個海岸邊暑地，每逢夏天就住滿了各方的遊客。在布加勒斯德和康士坦察之間的息那伏達（Cernavoda）鐵路就用一座極長的大鐵橋跨過多瑙河。這條河在平時是交通要道，在戰時是有着戰略上的效用，再沒有別的河比得上它的價值了。

羅馬尼亞的鄉民多數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可是憑着歷代的經驗，他們對於自然現象的知識卻也很豐富，他們是極敏銳的氣象觀察家。他們能夠絲毫不爽地預測天氣。在他們的食品中間，玉蜀黍佔着很大的成分。新鮮摘下的玉蜀黍，他們往往生吃着。他們還把鮮嫩的玉蜀黍的穗軸，煮了焙了吃。老玉蜀黍磨了粉煮粥，也是他們常吃的。這種

粥叫做「麥麥立加」，冷熱都可吃，講究的還加着羊奶製成的乳酪。牛肉在鄉村人家極少吃。主要的肉食不外乎豬肉，豬是農家常養的。

蔬菜中間，羅馬尼亞特別愛吃一種叫做 *artel* 的辣椒。這種辣椒一到成熟就顏色鮮紅，農家常常把牠成串地挂在牆壁上。

除了家務和田事之外，鄉間婦女最用心的工作就是刺綉了。他們所做的非常精美的刺綉品是全歐洲出名的。每逢星期日和節日，每個小女都少不得穿一條刺綉的褲子，戴一塊美麗的包頭布。華麗的顏色和裝飾不論老少都很中意。鄉間男子的節日服裝簡直跟歌劇舞臺上的角色一樣惹眼。他們冬天常穿翻轉的羊皮背心，皮上縫綴着許多顏色的花線。這些衣服以及夏天穿的羊皮鞋冬天穿的高幫靴都是出於家庭婦女手製的。

羅馬尼亞人所愛好的主要的娛樂，在青年是跳舞，在老年是喝酒。土風舞叫做「霍拉」，是一種圓舞，在全巴爾幹流行着。羅馬尼亞鄉人愛喝烈性的酒，每逢星期日，鄉村酒店裏總是聚滿了酒客。他們往往喝得醺醺大醉，忘掉他們的一句古諺：「喝酒罷，不要喝了你的知覺。」

羅馬尼亞的春天似乎短得很，每年四月起，直到十一說，全可以說熱天。山上從十

二月到三月積着雪。平原呢，除非有大風，不會十分冷。初秋的收穫時節，農民最忙碌，興致也最好。那時候，婦女和孩子們，都到田頭去幫忙。在鐮刀鏗鏘聲和笑語聲裏，時時夾雜着田歌的聲浪。農人工作得倦了，就到樹蔭下，拿瓦瓶到公井舀了冷水喝，順便在那裏休息一會；忘掉他們生命的倦怠和痛苦。公井的近旁往往豎立着石造的或木造的十字架，爲的是紀念已故的捐建那井的人。

那些把整個心靈獻給土地的農民正是羅馬尼亞民族的真正代表者。羅馬尼亞有一個著名的政治家說過：「農民是羅馬尼亞民族最多數也最有興味的部分。」這是不錯的。今日的農民不但代表着今日的羅馬尼亞，而且反映着過去的羅馬尼亞。他們是最能牢守本民族的傳統精神的。在他們刻苦耐勞的生活上，在他們沈默嚴肅的態度上，在他們淒切動人的歌謠上，我們還回味得到他們的祖先，所謂達謝羅馬人浪遊山間的時代那種驕傲的蕭索的心情；我們還探索得到羅馬尼亞民族歷代在外族蹂躪之下，所感受的創痛，和他們堅強抗爭的精神。

## 南斯拉夫——三族王國

大戰的導火線……三個種族——塞爾維亞人，哥羅西亞人及斯羅文人……宗教——天主教……牧師的愛錢……教會斯拉夫語……「柴德路格」——社會單位……農產品——玉蜀黍及其他……養豬的風氣……農民和土地……合作精神……農家的生活……「可樂」——民族舞……首都柏爾格拉特——「白城」……蒙特尼格羅——「黑山區」……蒙特尼格羅人的生疏……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原始的迷信……哥羅西亞和斯拉窩尼亞……語言宗教及其他……達爾馬西哥——意大利的影響……斯羅文尼亞——條頓民族的影響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兩個南斯拉夫少年在塞刺耶服 (Seravo) 殺害了奧國太子斐迪南。這事件的結果便是空前慘烈的世界大戰。然而大戰終了之後，南斯拉夫三個民族即塞爾維亞人 (Serbs)，哥羅西亞人 (Croats)，和斯羅文人 (Slovenes)，卻聯合起來，創立了一個新國。這個國起初叫做塞爾維亞人·哥羅西亞人·斯羅文人的王

國 (Kingdom of the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在一九二九年纔改稱南斯拉夫 (Yugoslav)。

南斯拉夫的領土，包括着歐戰前的塞爾維亞 (Serbin)，蒙特尼格羅 (Montenegro) 兩國以及舊奧匈帝國所轄的波斯尼亞 (Bosnia)，黑塞哥維那 (Herzegovina)，哥羅西亞 (Croatia)，斯拉窩尼亞 (Slavonia)，斯羅文尼亞 (Slovenia)，達爾馬西亞 (Dalmatia)。(註)這新國在塞爾維亞的卡喇耶奧基維支 (Karageorgevichs) 王族統治下，實行聯邦立憲制。塞爾維亞人佔着政治上的優勢，免不了有專橫的傾向。哥羅西亞人和斯羅文人又不甘屈服。因此政潮是時常發生的。

南斯拉夫的政治委實糟糕得很。政治家的人格照例引不起人民的尊敬。原來他們從政的動機完全是出於自私。一個長官解職了，凡有他所委任的屬僚就都失掉了位置。無論那一派政治家當權，民間總有許多活動份子，利用反對黨勢力，對政府人員作猛烈的攻擊，為的是自己想上臺做官。政治的狂熱甚至滲染到僻鄉的綠林豪傑。靠劫掠為生的

(註)南斯拉夫從一九三〇年起分全國為九邦及柏爾格拉特市區。本篇為說明便利起見，沿用舊稱。

綁匪也都假借着政治的名義，自稱 Korniadjis (委員)。

塞爾維亞人百分之九八是希臘正教徒。教會的牧師叫做 "Pope"。(這字在塞爾維亞語有「神甫」的意義。)那些牧師，往往指導當地的事務，很受教民的尊敬。可是他們十分愛錢。下面有一個笑話就嘲笑着他們這一種習性。

據說有一個人看見牧師落到河裏，救不起他來，便去報告牧師夫人道：「我半身俯伏在水上，再三的叫：『把手交給我，神甫！把手交給我。』」那寡婦聽到這話便哭着回答道：「你太糊塗了！你該對他喊：『拿住我的手！』才對。你得知道牧師們平日只想着『拿』，想不着『給』的。」

教堂裏舉行着宗教儀式的時候，牧師不用現代塞爾維亞語，卻用「教會斯拉夫語」(Church Slavonic)。這是一般的塞爾維亞人不懂的。教堂裏的音樂大都很好。牧師在說教的時候，往往演講着時事。教堂平時很冷落，只有逢到幾個重要的節日和國慶紀念日才顯得熱鬧。在塞爾維亞人的心目中，教會似乎不是純粹的宗教機關，卻是團結民族精神的愛國團體。

塞爾維亞從未有過封建制度。土地也從未落到少數人手裏。社會的單位是家族，或

「柴德路格」(Zadruga 家屬集團)，這種家族制度起源於中世紀。當時的政府是向家長或按戶徵稅的。人民這才有聚族而居的傾向。便在現今，塞爾維亞許多地方也還遺留着可容一百光景人口的破敗的巨宅。這些巨宅包含着很多的屋子，有些看得出是隨時添造的披屋。原來「柴德路格」每一青年結了婚，便自己造一間屋子把他的新娘帶進來住，爲的是想避免捐稅。

塞爾維亞人的性格有幾點跟愛爾蘭人相像。他們很質樸爽直。可是也有些倔強，受不住人家的欺侮。他們有着獨立的精神，雖是窮苦的也不肯做傭僕。塞爾維亞少數有錢的人家要雇用僕人，必須到外省去找求。

塞爾維亞人什九是農業的。農地很肥沃，所出產的玉蜀黍，大麥，小麥和煙草，品質都佳良。水菓蔬菜豐富到不值什麼錢。可是一般農民不喜歡下辛苦，只要夠吃夠用就心滿意足。

塞爾維亞農家都養豬。在歐洲大陸上，豬的出產再也沒有比塞爾維亞更多的了。養豬的風氣從古就有。據傳說，從前塞爾維亞人給土耳其人或是保加利亞人打敗的時候，塞爾維亞的將領們就趕着大羣的豬退走。一九一四年大戰發生據歷史家說，也起因於奧

匈帝國徵收塞爾維亞豬的重稅。

塞爾維亞的農民是幸福的。他們生活在日暖風和的順適的環境。全省沒有高山，土地宜於耕種的佔四分之三。塞爾維亞人並不像我們災區農民那樣，得對惡劣的氣候和土壤苦鬪，而且他們所耕種的田地也不致於失掉。爲什麼呢？因爲依照遠在一八七三年頒布的法令，如果一個農民爲了債務被控，而債權人要接收他的財產了，至少得留給原主五畝田地，連同一具犁，兩頭牛，以及別的農具。合作精神在塞爾維亞普遍得很，農民要刈草或是要收割，容易得到鄰居幫忙。農民的食品也相當豐盛。雞、鰲、醃肉、風肉、番茄、青菜是常吃的。小菜上常有一種濃羹，叫做「雀排」(Charba)，這裏面放着些肉或魚，還有多量的蔬菜，他們很少吃到新鮮牛肉，卻把小羊當美味常吃。很小的羊往往整隻的烤着。他們烤起乳豬來也是這麼辦。

農家大都只有兩間屋子。一間擺着大爐灶，連同一切家用的鍋兒鉢兒和碗碟之類。還有一間是全家的臥房。農家周圍種着果樹，梅和西洋李居多。

塞爾維亞的農業，在技術方面，差不多幼稚得同我們中國一樣。耕田用的是木犁。平土用的是鑲有木柄的石柱，打穀也是手打的。每畝的收成量很低，田野上常見成羣的

婦女和兒童把玉蜀黍和南瓜種子盛在圍裙裏，一壁赤腳踏過去，一壁把種子撒在畦上。農家每年得向公家繳納定額的穀麥，每戶三百磅光景。這穀麥存放在當地的積穀倉裏，等到下次收穫時季才可以賣掉。

巴爾幹各民族大都愛好着色彩，只有塞爾維亞人卻不然。他們的衣服，不論男女都是白色和灰色居多。男子穿着布短褲，布襯衫，通常是兩重背心，裏面一件繫着有鏈條的錶。近年來穿呢質洋裝的可也很多了。

塞爾維亞的農民都有些迷信。常識的教育雖然打破了許多古來的迷信觀念。可是有一種信仰至今還牢不可破。這就是諸聖的日期不宜工作。據他們像煞有介事的說，如果諸聖日期不紀念，諸聖一定會有什麼報復行動的。每一正教徒都有一個所崇奉的諸聖，紀念那一諸聖的節日，似乎比我們做自己的生日還起勁。

塞爾維亞人愛熱鬧。交際場中常有放手槍或是步槍這一種玩意兒。他們，逞着一時的興致，甚至會把完好的地板或是天花板打成了許多窟窿。友朋相遇少不得熱烈地親個吻。這在塞爾維亞是男子中間致敬的常禮。一般的塞爾維亞人富於音樂的趣味，年青農民都會吹笛子。村莊上時常聽得到歌聲。塞爾維亞人也跳舞。他們的民族舞叫「可樂」

“Kolo”（圈舞），男男女女大家手牽着手排成一個圈子。起初向右跳幾步，接着向左跳幾步，再加向後向前的幾種舞步，表演就算完畢了。還有一種不同的形式，跳舞者排着縱隊，跟從領導者的步法。跳舞時候還唱着歌。歌詞大都很單調，舉一個例子如下：

“Opa tsoyba,

Danas sutra

Nikad nishita

Doizdrtih opanoka”

譯出來就是：

「上去、下來，

今天，明天，

什麼結果也沒有，

不過踏破了一雙草鞋！」

這種跳舞只流行於鄉村，在首都看不到。首都柏爾格拉特（Belgrade），照字面解釋起來，就是「白城」（Biyele—grad）。街市的房屋大都刷得粉白，使這名稱現在也

還顯得切貼。每到春天，首都的園林盛開着紫丁香和栗花，景色很可愛。

蒙特尼格羅人勇敢而且刻苦。他們住在豺狼和野豬出沒的「黑山」區域（蒙特尼羅的本義就是「黑山」），必須跟自然苦鬥一番，才可以生存，這一種苦鬥練就了他們極能耐苦的體質。

蒙特尼格羅人的本地服裝是燈籠式褲子，繡着金邊的疊襟的背心，前面敞開長到膝部的長袍，腰間繫有華美的綢帶，外罩密密綴着兩行鈕扣的馬甲，前面可並不扣住。

蒙特尼格羅人操着塞爾維亞語，用着息立爾文字（Cyrillic characters），信着希臘正教，這都同塞爾維亞人一樣。可是蒙特尼格羅人卻比塞爾維亞人勤苦得多。他們所住的山區很少宜於耕種的平谷。他們便就岩石中間凡有土壤的地方儘量的來開墾來播種，有時雖在不過幾寸闊的泥土也種上一兩株馬鈴薯。田地上的勞作是婦女幫同擔任的。農產品的種類和產額都不多。因此蒙特尼格羅人吃得很儉省，日常所吃的不過是馬鈴薯，醃魚（Scoranzhe），乳酪，以及裸麥和玉蜀黍的麵包這幾種罷了。

在南斯拉夫民族中間，最深刻地受到數世紀間土耳其統治的影響的，要算波斯尼亞（Bosnia）人和黑塞哥維那（Herzegovina）人了。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人口，約

有三分之一光景，已經成了回教徒，其餘呢，大部分還是信奉着希臘正教，可是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也不少。他們都同塞爾維亞人一樣，操着塞爾維亞語，用着息立爾字母。然而回教徒卻已經採納了土耳其的許多習俗。塞刺耶服或是任何別的波斯尼亞市鎮的商場，表面上很像土耳其式的商場。所販賣的貨物，也帶些東方色彩。只是交易上所用的語言，還顯得這是南斯拉夫人的商場。

從前土耳其人所倡導的大地主制度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還存在着。這制度完全違反着塞爾維亞人的理想，在塞爾維亞，土地是分散於農民的。一九一九年大戰後，柏爾格拉特新政府的初步政策之一就是籌劃沒收波斯尼亞和斯羅文地主的土地。這不消說就惹起了地主階級的反對。

這兩省的大部分分給高山隔絕了外邊世界。幾百年來，居民的風俗沒有重要的變遷。基督教徒甚至沿襲着一千年前的習慣，只是他們中間還看得到回教儀式的遺跡。例如在有的基督教堂裏，教徒們往往照着回教徒禱告的姿態，俯伏在蓆子上做禮拜。

兩省本地的服裝因宗教的分別，有多種不同的式樣。就大體看來，男子穿着往往纏有花紋的白襯衫，外罩華麗的長馬甲。深色粗呢的燈籠褲，從膝部以下綁紮着，有的

腰間繫着色彩鮮艷的帶子，煙盒，小刀，火石，打火的鐵片，以至於手槍之類便都塞在這中間。波斯尼亞的天主教徒和許多基督教徒常戴土耳其氈帽，到冬天，有的換皮帽。流行的婦女服裝是大袖的白色長袍，外罩繡有花紋的長馬甲。許多婦人，尤其是回教徒，臉上還戴着面幕。

同塞爾維亞人一樣，波斯尼亞人和黑塞哥維那人守着原始的迷信。他們大都還相信着森林和江河的精靈，以及神仙，和狐鬼、妖怪之類。森林的精靈叫做「維拉斯」(Vilas)，在他們的傳說上是常常提到的。

在黑塞哥維那較肥沃的地帶，主要的農產品是玉蜀黍。甘蔗和煙草也種植着。出產的鮮果有無花果，石榴，葡萄，橘子和檸檬之類。波斯尼亞盛產着梅，製乾了，大量的輸出。

哥羅西亞·斯拉窩尼亞的居民全是斯拉夫人，操着塞爾維亞語。然而哥羅西亞人文字上所用的是拉丁字母。因此柴格勒勃(Nasried)和柏爾格拉特這兩個都市雖然通行着相同的口語，柴格勒勃的哥羅西亞人未必能夠閱讀塞爾維亞的書籍報紙。反之，大多數的塞爾維亞人倒都認得拉丁字母的。

哥羅西亞人跟塞爾維亞人主要的差別是在宗教方面。前者信奉天主教，後者則信奉希臘正教。因為教會和國家在南斯拉夫有着密切的關係，所以這一種宗教的差別一向成着以治統一的障礙。

哥羅西亞在大戰以前原是奧匈帝國的領土，所受條頓民族的影響，在各方面都表現得很分明。教育和公共衛生上的設施以及公路和鐵路的交通遠比巴爾幹任何國家都顯得進步。省會柴格勒勃在建設上充滿着現代的精神。寬廣的林蔭路四通八達，宏偉的公共建築物隨處都有。市內有大學一所，大規模的圖書館一所，壯麗的歌劇院一所。這地方一般市民的教育程度跟中歐各大都市不相上下。

哥羅西亞西部是山區，森林繁茂，東部地勢平坦，土質肥沃。斯拉窩尼拉大部分是沼澤地，東北一帶有着廣大的肥沃的原野，畜馬業很發達，這兩區出產玉蜀黍、苧麻、亞麻、煙草、梅，葡萄，以及木材等。

南斯拉夫最美的一省是沿海的達爾馬西亞，這一省受了拉丁民族的影響很久。達爾馬西亞人雖然是斯拉夫人，也說着純粹的塞爾維亞語，但是意大利的影響卻到處流露着，尤其在較大的各市鎮。建築上表現着威尼斯（Venice）的風格，語彙上夾雜着意大

利語的詞藻。省民信奉天主教，可是斯拉芳語的祈禱文也常用着。在各市鎮上，約有百分之三的人口是意大利人。

連串的島嶼靠近達爾馬西亞海岸，形成無數的海灘和礁湖。這沿海省雖然因為阿爾卑斯山脈橫貫其間的緣故，大部分是礫瘠的，然而靠着好些優美的港灣以及海邊豐富的魚類，海綿和珊瑚，卻也儘夠繁榮呢。

斯羅文尼亞的羣山中間，有着湖沼、瀑布、礦泉、岩洞、地底泉這些天然的名勝。斯羅文人是天主教徒，他們的方言裏夾雜着許多德語的字眼。風俗習慣上也到處流露着條頓民族的影響，原來他們從前是受奧地利統治的。然而斯羅文人卻也保持着強烈的斯拉夫民族的感情。他們愛着國家，在首都柏爾格拉特組織政黨。南斯拉夫的政治上斯羅文尼亞人的勢力是不弱的。

## 希臘——古典之國

希臘的先民…… 斯拉夫蠻族的後裔…… 古希臘的風範…… 民主精神…… 社會上的平等觀念…… 古希臘語及近代希臘語…… 希臘人的性情…… 政治生活…… 名勝古蹟——奧林匹克競技場及特爾斐神殿…… 科林斯——古城堡…… 首都雅典…… 古衛城及古劇場…… 憲法方場…… 監獄…… 各式各樣的服裝…… 特薩來平原——農業區域…… 希臘正教——儀式及規律

希臘的先民在文字，建築，和雕刻上所表現的高貴的理想和情感有着永遠不滅的光輝。今日的希臘人所誇耀的，正是這些祖先的無上光榮的文化。然而有一位德國人種學家偏殺風景似的說道：「這些古希臘人不過在二千四百年前煊赫一時，早就斷種絕代了。今日的希臘人實在是紀元前侵佔希臘的斯拉夫蠻族的後裔。因而只好算是斯拉夫民族。」這還不過是人種學上的一種臆測，而希臘人聽來簡直是重大的侮辱。在一般希臘人的心目中，他們的祖先就是古代赫赫有名的雅典人、斯巴達人和希臘其他諸邦人，這

是一點不容疑惑的。

無論如何，我們不妨說希臘人是混合的種族。二千餘年來，他們的國土住過各色各樣的民族，他們的血統那里還會純粹呢？我們又不妨說，希臘人比別的民族在素質上更有持久性，強韌性。從歷史上看來，希臘人比斯拉夫民族活潑得多。而且在土耳其統治希臘的長期間，希臘人同化外族的力量也顯著得很。

古希臘的風範雖因時勢的變遷，到如今已經改變了不少的面目，可是希臘人從來沒有破壞過，拋棄過這風範。這是近代希臘人一致的意思。要證明這一點，未始不能找出今日希臘跟伯里克里斯（Pericles）時代幾分類似的情形來。

民主主義的精神是希臘古代歷史上的特徵之一。這種精神自從一八二八年希臘脫離了土耳其統治之後，又復逐漸流露出來。在近代的希臘，社會上的闊閥觀念差不多可以說沒有，各項職業無所謂高低。富商的兄弟在鄉下種田，牧人的兒子做律師，政界要人的近親在山上趕馱貨的驢子，這種情形在希臘是常見的。葡萄田上耕作的農夫會跟田主握手道晚安。賣報人會對主顧大談時局。灶頭燒菜的老媽子看見主人發脾氣，會立刻告退。原來在希臘的社會，富有的不至於看不起窮苦的；窮人走到富家也不會覺得慚愧。

老媽子在思想和談吐上跟當家太太沒有多大的差別，碰到下面子的事情也會受不住。賣報人談起政治來，往往很起勁，所發的議論未始不值得一聽。

這一種社會上的平等觀是古雅典的傳統精神。希臘的語言文字上，希臘人也保守着同樣的精神。希臘的語言，同別的一切語言一樣，吸收了各種外族語的成分，消滅了原有的許多複雜的文法，早就跟幼里披底（Etruscans），和柏拉圖（Plato）時代大不相同了。然而追懷過去的希臘人，卻覺得古代希臘語的形式有恢復的必要。這方面的復古運動是在希臘剛才獨立的時候開始的。不多久，希臘的古文就通行起來，有許多人在日常的語言裏也漸漸採用了古希臘語的成分。可是另一方面也有一班人擁護着近代希臘語。一九〇〇年左右，新舊兩派的鬥爭非常劇烈。不但學院方面的語言學家用屠劍舌槍互相攻擊，而且有不少人還逞意氣而至於動武，在雅典市上接連發生了幾次暴動。這種復古運動其實是很無聊的。他們所提倡的古文究竟算不得真正的希臘文。而且比起新希臘語來，也不見得怎樣純粹。然而我們從這種運動中，看得出希臘人的性格來。希臘人不論古今都是很風雅的。

好事也是古今希臘人特徵之一。聖保羅曾經諷嘲着同時的希臘人說，「他們老是我

求着新鮮事兒。『這句話似乎也準對着現代的希臘人。到過希臘的旅客都說希臘人愛管閑事。希臘人在路上碰到外來的旅客，少不得問一聲，『先生從什麼地方來？』他們覺得這是對於旅客的好意。湊趣的旅客最好把自己的家世報告一大套。如果不回答呢，他們可就要見怪了。希臘人喜歡看熱鬧，在路上碰到一件小事情，往往聚成一大羣。你跟馬車夫講價錢，或是問着路或是在街頭貨擔上買些零碎東西，總有幾個人站在旁邊看着聽着。他們這一種管閑事看熱鬧的興味很天真很自然。他們對於陌生的旅客沒有一點惡意。他們倒還愛給人家幫忙。在他們心目中，待客不單是義務，還是一種愉快。

在希臘的都市上，店家有着討虛價的習慣。從這一點來斷定希臘人的不誠實是不對的。在商業組織散漫的國家，各種貨物沒有標準的價格。只有討價還價於買賣雙方都有利。這才成爲希臘唯一通行的買賣制度了。

希臘人的政治生活可真是不誠實的。一黨握到了政權，就把國民的福利丟在腦後，忙着擴張本黨的勢力。政府要人上臺之後，首先要巴結幫忙的政客。把各種官職作爲他們的酬勞，即使有着福國利民的政策，也不能放手做去。因此政治腐敗，黨爭劇烈。希臘的政制是民主制度。國民對於選舉是再起勁也沒有了。在投票時候，每一希臘人都會

解釋所以選舉某人的理由。誰都相信所選的人是能夠爲民造福的，可是被選的人後來上了臺，多半免不了使選舉者失望。

希臘人醉心於政治，反而使政治糟糕。如果希臘人用了同樣的狂熱和精力來興辦實業那就好多了。然而政治腐敗產業落後的希臘卻也有着可以誇耀的所在。這就是希臘的名勝古蹟。凡是讀過希臘古典的，誰都神往于古希臘的文明。這種文明還有幾個遺跡留在今日，是值得旅客遊覽的。

我們知道，古希臘有着奧林匹克競技會，這是今日流行全世界的一切運動會的起源。旅客要遊覽這著名的奧林匹克競技場的遺跡，得在喀泰可洛（Katakolo）上了岸，趁小車到草原地帶一個小車站下車，再走多少路，穿過一個風光明媚的小村落就到目的地了。奧林匹克遺址的風景是再美麗也沒有的。這是萬山中的一個幽谷，周圍全是青翠的樹林，有兩條銀一般的溪靜靜地流着。競技場的休息所和更衣室的廢墟現在滿是蔓草了。懷古的旅客走到這中間，可以想着古昔舉行競技時候密排的看客們的興奮的臉色，跑手的緊張的神情，擲盤者的優美的姿勢，摔角者的靈敏的眼睛，以及優勝者得意洋洋地擡起頭來讓人家戴桂枝的花環。當時吶喊歡呼的熱鬧的光景，可以在這裏想像出

來。可是這地方現實的光景卻非常清幽，旅客所眼見的不過是坐在樹蔭下乘涼的三兩牧童對着羊羣吹笛子，鬪兒是淒涼的。這是希臘鄉野生活的一種可愛的風光，從古典時代以來，還不見得多大改變呢。

特爾斐（Delphi）的神殿是古代希臘人問神語的地方，在希臘古典上也是非常有名的。到特爾斐去，上岸的地方是意梯埃（Tegea），旅客上了岸，就可以雇騾子代步。騎着騾子穿過了橄欖樹叢，再上石岩的山坡。等到進了清幽的平谷，就看見那著名的神殿矗立在山脚。到神殿去的石的「聖道」是古昔無數問神語的人們踏過了，問神語的人們投過敬神的庫房還有幾根柱脚遺留着，古殿的基石以及往昔放過神語的鼎的石上的孔穴都看得出來。這遺址是法國考古學家所發掘的。

從意梯埃坐一夜的輪船，就到科林斯（Corinth），科林斯全市是接連的大廈，照美國式建築着，每條街成着直線，每個街角是直角。可是此外就一點沒有現代化的模樣了。店鋪的内部陰暗得很，做買賣也沒有秩序。道路都高低不平，像樣的只有一兩條。阿克洛·科林斯城堡（Acrocorinth）是科林斯的名勝。這是在峭崖的頂端，有着威尼亞亞和土耳其的砲臺。從城堡下望，一面看見遍種紅醋栗的紅色的平野連接着阿爾卑斯伏

的灰白色的高原。在另一方面，則愛琴海展現在眼前，有狹小的一條陸地把這海和科林斯海灣隔開。晴明的時日，在這城堡上還望得見雅典。

希臘的首都——雅典有着兩個著名的古跡，就是阿克洛坡里斯（Acropolis 古雅典的衛城）和帶姆奈薩斯劇場。阿克洛坡里斯是最完美的古希臘建築的遺跡。那些壯麗的花崗石的圓柱，那些古雅的神廟的殘址，是使遊客們悠然神往的。

雅典市的憲法方場，一邊是總統的白宮，一邊是富麗的旅館和店鋪，路旁排列着鮮綠的番椒樹，使行人很稱心。方場的咖啡店前，每逢晴和的傍晚，總坐滿着顧客，許多賣報的，賣鮮花的，賣糖果的，賣美術明信片的，擦鞋的，自由自在到咖啡店，兜攬着生意。幾條熱鬧的街道上很有現代都市的氣象。可是有幾處地方卻破敗齷齪，看得出大衆生活的窮苦來。

雅典的監獄是在靠近古代大會場遺址的狹小的街道上，其中的犯人往往從離路面不多高的鐵桿窗裏伸出手來，惹行人的注意。這些犯人在監獄裏可以隨意行動，用不着守什麼紀律。有許多做着零星的玩具，賣給外邊的人們。原來監獄供給犯人的飯食粗惡，數量又很少，他們都願意做手工賺錢，買些外邊的東西吃。犯人只消有錢，就可以把什

麼東西都買進監獄裏去。

在雅典的街市上，看得到希臘人各色各樣的服裝。希臘人所穿的衣服因區域和職業的不同，有各別的式樣。最惹眼的是男子們所穿的打欄的白圍裙，和鑲金邊的背心。希臘式的鞋子前端向上蹺起，鞋頭上綴有白色或是別種顏色的大絨球。

希臘境內最富饒的農業區域是特薩來平原 (Tosaly)。這一帶的地主們都殷實得很，可是一般的農民只能勉強維持簡陋的生活。農民的房舍大都是泥漿築城的平屋，只有板窗，沒有玻璃窗。少許比較殷實的農民家裏，收拾得很干淨，牆上還挂着諸聖或是聖母的像，屋主人進門出門，少不得對這聖像行一個敬禮。

希臘正教教會所通行的儀式跟從前俄國教會差不多。教士們蓄着長鬚，戴着高高的翻邊的黑帽子，大都是農民出身，靠人民的布施生活，民間的洗禮，婚禮和葬禮都是教士主持的，每逢復活節，教士收一遍教區人民的捐款。普通的教士夠不上人家的尊敬，如果升了主教，權勢赫赫，那就誰都要吻他的手，求他祝福了。

希臘的大眾對於教會的規律很服從。希臘人不但守着四旬齋，另外還有三個期間忌食肉、魚、蛋、牛油和乳酪。在齋戒期間，只吃麵包、蔬菜、水果和幾種並不禁忌的海

產品。希臘人大約因爲嚴守齋戒的緣故罷，養成了儉食的習慣。鄉間的農民不大嘗到肉味，往往一塊麵包和幾隻無花果就算一餐了。農民雖也喝些家釀的葡萄酒，但到暖天總在酒裏撿了水喝，因此醉漢是少見的。

## 阿爾巴尼亞——雪山國

吉勒特·伊利里亞族……巴爾幹最古的土著……雪古佩里亞——「鷹族之國」……阿爾巴尼亞——含着「雪山」的意味……基格人及托斯克人……山區的部落制度……天主教……「斯干台拔」裝……手工藝——金鏢及其他……東部各都市的房屋……教堂及清真寺……婚姻制度……迷信——農村的舊醫術……農家婦女的生活……阿爾巴尼亞語……獨立後的進步……首都梯拉納——現代化的景象……農業技術的落後……意大利的影響

巴爾幹半島西半部——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各地方，常有什麼原始民族的遺跡發見於先史時代的古墳裏。他們把銅器造得很精巧，而且是歐羅巴最早製造着使用着鐵器的一個民族。他們的起源已經無從查考了。

紀元前六百年光景，他們受過北方吉勒特人的侵略，難免跟吉勒特人同化起來。人種學者稱那時代的他們為吉勒特·伊利里亞族。近代阿爾巴尼亞民族就起原於這一族。

就此看來，阿爾巴尼亞民族可說是巴爾幹半島最古的土著了。他們在羅馬人，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和土耳其人相繼的侵略和統治之下，始終維持着民族的生存，保全着民族的本色。他們的民族意識堅強如此，所以今日的阿爾巴尼亞人中間，還找得到有些最古的歐羅巴風俗的痕跡。

阿爾巴尼亞在古代原叫雪古佩里亞 (Shkuperia)，那意義就是「鷹族之國」。到十一世紀，有的外國人大約覺得雪古佩里亞聲音上不大順口吧，便從Alp (山嶽) 這一詞，創造出亞爾巴尼亞 (Albania) 名稱來，形容那裏白皚皚的積雪的山嶽。

阿爾巴尼亞人原是部落民族。各部落從古代就形成了兩個集團。如今全國也還顯然分成了兩族，以雪古琵琶尼河 (Skumbini River) 爲界。住在這條河以北的叫基格人 (Chegs)，以南的叫托斯克人 (Tosks)。他們都操阿爾巴尼亞語，是同一民族。然而基格人所住的地帶卻比南部的托斯克人荒瘠得多，他們也就更加保持着古老的習俗。北部的山嶺中間，還有部落制度遺留着。每一部落受着叫做 Bargatar (掌旗者) 的元老的節制。部落間所通行的還是遠古時代傳下來的不成文的法律和習慣。

北部阿爾巴尼亞人多數信奉着天主教。每一部落都有一個本部落的護聖。護聖紀念

日少不得一番盛大的慶祝。這一天，教堂裏做過了禮拜，教徒們照例聚着吃羊肉，羊是插在長叉上整隻烤的，往往給他們吃得精光。

這些山民生得瘦長的居多。他們穿着白色的燈籠褲和白色的衣衫，頭戴土耳其帽，腳踏生牛皮鞋。間或也有穿胸前飾有茸毛的所謂「斯干台拔裝」的。這種服裝據說是紀念着十五世紀戰勝過土耳其軍的那位英雄斯干台拔（Scanderbog）。女子的服裝多黑色，往往有金屬製的闊帶束住胸部，或者有極長的紅繩從屁股直纏到胸部。因為他們常得揹着沉重的水桶、柴草或是食物，這種奇怪的裝束大約是可以保護他們的胸腹的。

都市的住民可就過着大不相同的生活。他們中間很多手藝精巧的工匠。巴爾幹的精美的金繡差不多全是阿爾巴尼亞的出品。巴爾幹的銀匠也大半是阿爾巴尼亞人。他們所造的銀器有許多式樣還跟先史時代古墳裏發掘出來的一樣。這種工藝似乎是從古代伊利亞人傳授下來的。

各都市的手織工業都很發達。所生產的絲織品，棉織品和毛織品的圖案往往美麗而且複雜。東部各都市的房屋照例連着花園或是天井，四面圍有高牆。市民的生活十分簡單。屋子裏傢具很少，牆壁往往刷得粉白，地板上有的揩洗得很乾淨，有的鋪着艷麗的

地毯。講到清潔，阿爾巴尼亞人是可以給其他民族做榜樣的。

教堂和清真寺在較大的各都市都找得到。十五世紀末葉，阿爾巴尼亞人爲着土耳其人的侵略，向歐洲基督教諸國求助了幾年，可是誰也沒有給他們幫忙，到十八世紀伊斯蘭教便在阿爾巴尼亞和巴爾幹其他各地盛行起來。然而阿爾巴尼亞人卻把種族思想放在宗教的前面，基督徒和回教徒爲了民族的獨立，終於聯合起來，對土耳其人抗鬥了。等到土耳其人退出以後，基督徒甚至跟回教徒也漸漸通婚，現今阿爾巴尼亞有的家庭裏，兩種教徒都找得到。

阿爾巴尼亞人的婚姻制度，尤其在北部一帶還脫不了買賣婚姻的形式。北部山民中間通着幼年訂婚的習俗，訂了婚的女子必須立誓終身不嫁，才可以解除婚約。結婚的手續簡單，男家在結婚日前，只消着人把一隻所謂「希望箱」送到女家去，箱子裏盛着衣著，首飾，咖啡和一大塊糖餅，這糖餅就是蜜月的象徵。新娘胸前挂滿着成串的金幣，梳粧時候，用指甲花洗染着指甲，還把頭髮和眉毛搽着烏黑。

鄉村的人們守着古老的迷信觀念，他們相信山間有一種鬼，叫做「鴉萊」(Ora)，往往在夜裏閃着火光擋住行人的去路，他們又相信疾病是妖怪帶來的，這種妖怪據說能

夠縮做蒼蠅一般的大小鑽進門縫裏，吸人的血。這種信仰倘說有着什麼根據吧，那就是帶有瘧疾菌的蚊子了。

阿爾巴尼亞的農民，對於幾種簡單的疾病，能夠用傳統的方法醫治好。本地的外科醫生懂得防腐的療法，還能夠施手術。有的甚至還會用貝壳粉來填補破碎的腦壳骨。這種醫術大約還是從古代傳下來的。

農家婦女每到三月，往往把大葱繫在孩子們的項頸上，因為據他們的傳說惡鬼在這一月裏特別多，可是一聞到大葱的氣味就避開了。

農家婦女操作得很辛苦。一家所吃的玉蜀黍麵包都是他們在家裏做的。在山溪邊裝置着的木輪水磨上他們把玉蜀黍磨成了粉，來做一塊塊的麵包，這麵包捏好了，上蓋一塊滿堆着柴灰的鐵板，拿到灶頭去烘焙，他們用灰代替肥皂，擦洗着器具和衣服。他們又在家裏織造着厚毛氈；織好的毛氈，用木杵碾平了，於是他們打了黑辮，緣在那周圍。他們通常不熄灶肚裏的火，到夜就用灰蓋上去。如果家裏有人死了，他們才把灶肚裏的火熄了，當作哀悼的表示。

有些地方的溪河，簡直沒有一道橋梁可以過渡，是用羊皮綁成或者樹幹挖成的渡船

過渡的。

阿爾巴尼亞的鄉村生活，所以這樣的落後，是因為阿爾巴尼亞先前在土耳其的統治之下，很難受到教育的緣故。

阿爾巴尼亞語是使語言學者迷惑的。這歸不到希臘語族，又歸不到斯拉夫語族。這有着很複雜的雅利安語系的文法，推究起它的根原來，就是古代伊利亞人的語言，也就是亞歷山大大帝所操的語言。阿爾巴尼亞人，無論基督教徒或是回教徒，歷代以來，都一直堅守着他們的民族語。就此可見他們民族性的堅強。

塞爾維亞人，希臘人和土耳其人曾經把阿爾巴尼亞語竭力破壞過，可都收不到什麼功效。塞爾維亞人在阿爾巴尼亞禁止過當地的人民設立學校，以及用本地語印刷文件。南部阿爾巴尼亞的基督教徒大半屬於希臘正教，從前希臘的主教和教師在那種教堂裏也排斥過阿爾巴尼亞語；說是基督不懂這種本地語。

土耳其侵入以後，也嚴禁過阿爾巴尼亞語，凡是教授着印刷着這被禁的語言的人，得判處十五年的監禁，然而不屈不撓的阿爾巴尼亞人卻冒着危險，把他們的書籍在國外印了，偷運進來。他們利用了別國的幫助，還是把阿爾巴尼亞語好好兒保存着。

阿爾巴尼亞在第一次大戰期間，遭過七國軍隊的蹂躪。它經了這一番慘酷的戰禍，終於在一九二〇年獲得獨立了。一九二四年阿爾巴尼亞共和國正式成立，一九二八年，國體改爲立憲君主國，一九二九年，新民法便在這半開化的民族中間公布施行了。

獨立後的阿爾巴尼亞有着驚人的進步。全國的交通本來是靠騾馬的，現在各都市間有汽車路聯絡了。在最初兩年裏，全國的學校就增加了五百二十八所，無線電臺也建立了幾所。各地的醫院年年添辦起來。新式的憲兵隊已經編成，全國的公安制度也確立着。首都梯拉納，尤其顯出現代化的氣象來。市上有着不少新建築，馬路十分廣闊，近代的公用設備也大致齊全。阿爾巴尼亞彷彿是從黑暗的中古時代一跳就到二十世紀新時代了。

阿爾巴尼亞近年來雖有那麼顯著的形式上的發展，從實際來說，究竟不過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境內的平原地帶和幾處山坡都非常肥沃，耕種上儘管沿用舊式的農具和方，也還盛產着玉蜀黍，穀麥，葡萄，橄欖以及各種水果和蔬菜。山嶺間的草原宜於畜牧，牛羊的產量很多。本地種的小馬是爬山最出色的牲口，在巴爾幹一向是有名的。林產和礦產在阿爾巴尼亞也算得豐富，但是直到如今還沒有大量地開發過。

阿爾巴尼亞是跟意大利隔海相望的，從地圖上看來，正靠近着那隻「大靴子」的後跟，似乎很容易被踏住似的，它已經從意大利借了無法還清的巨債，跟意大利發生了國防上經濟上的連繫了。然而這小國卻是有着堅強的民族意識的。它在歷史上受過了許多強暴民族的侵略，始終沒有壓根兒投降過，如今即使屈服在意大利之下，恐怕也未必會長久的罷。

## 挪威——「海上英雄」之家

長晝的夏及長夜的多……「發爾特」及「福特爾」——山和水……「海盜」、探險家及漁人……曲折的海岸線……灰色的、圓頂的山……十四世紀丹麥王國的領土……民主精神……挪威人的自尊心……漁業、林業及農業……水力發電廠的發展……無比的水手……大西洋暖流的恩惠……森林——全國面積五分之一……「沙透」——山上的木舍……拉普斯人及芬斯人……首都奧斯洛……霍爾門柯會——滑雪的勝地……多雨的卑爾根……說倫典大禮拜堂——北歐基督教最古的遺跡……「勃冷文」酒……古登堡制度……夜半太陽的奇觀……中夏節……文藝方面的成就……英勇的探險家

就自然現象來說，挪威是十分奇特的。這地方，夏天有太長的白晝，冬天有太長的暗夜，山是不毛的石山，叫做「發爾特」(Fjord)，水是海樣深的鹽水的峽江，叫做「福特爾」(Fjord)。據地質學者的研究，冰河時代淹沒過斯干特那維亞的冰河剝淨

了山上的泥土，刻深了岩間的溪溝，流出海洋去，這才造成現在這樣的石山和峽江。全國土地可以開墾的不及百分之四。到冬天，到處是冰雪世界。

人們居住在這樣的地方，是何等的困苦，何等的淒涼呵！然而挪威民族卻從這種艱苦的環境裏養成了奮鬥和冒險的精神。他們因為土地的生產養不活他們，自己冒着驚濤駭浪到海外去尋求生計。因此這一民族在八世紀至十世紀間，產生了搶掠西歐各大城市的著名慍悍的海盜，在近代產生着傑出的探險家、航海家和漁人。

挪威有着悠久的歷史，可是缺少意大利、希臘那樣先代的古蹟。原來初期的建築物都是木造的，經不起幾百年北方風雪的摧殘。脫倫典（Trondhjem）大禮拜堂那樣的古建築是獨一無二的。就外表看來，這是生氣潑刺的年青的國家，有些跟美國相像，不過還粗陋些。粗陋的年青氣象和最新的科學設施——電燈，電力，電話之類——並列着。近代文明的波浪打到了沿海各地，但是窮鄉僻壤的人們卻還過着非常簡陋的生活。

挪威的海岸曲折得很，全部海岸線長到一萬二千英里。海岸外有連串的無數島嶼屏障着，般隻繞着其間狹小的海峽駛行。海峽的冰往往比外邊的海洋還深。狹而且深的峽江縱橫交錯，流貫各地，長的在一百英里以上，深入內地。峽江兩旁，矗立着千仞的崖

壁。

內地的山都是灰色的，圓頂的。終年積雪的獨佛來發爾特（Doverfield）和約敦發爾特（Jotunfield）兩山算得最高了。這些山沒有阿爾卑斯山那樣的高峰，因為山頭是給遠古的冰河磨平了的。

挪威在十四世紀原是丹麥王國的領土。一八一四年，丹麥王把這地方讓與瑞典。挪威人民不服，宣布了獨立，後來因為列強干涉的緣故，又復跟瑞典聯合。直至一九〇五年，挪威方才脫離瑞典成立君主立憲國。

今日的挪威在國體上雖是君主國，在精神上卻再民主也沒有。國王不過是掛名的元首，國會（The Storting）有權否決他們的提議。美國鄧尼士博士（A Pearce Dennis）曾經把挪威國王的地位跟美法兩國總統比較一番，據他說美國的總統統治着，卻並不君臨着；挪威的國王君臨着，卻並不統治着；法國的總統既不君臨着，也不統治着。這說得很確當。至於挪威一切貴族的爵位，那是一百年早就廢除了。大地主是沒有的，土地大都在農民手裏，近年，有土地的農民多起來，雇農少下去。農民不想購買進口的奢侈品，靠着他們些許的田地，就過得一辈子簡單的生活。

挪威人誰都有着自尊心。在他們心目中，沒有一項職業是低賤的。一個船夫不會對於有財有勢的乘客，格外獻些殷勤。外國人住在挪威的旅館裏，如果像平日使喚自己的僕人那樣使喚侍僕，往往會討個沒趣。有一本美國雜誌上，記到一個美國女子旅行挪威的故事。那個女子，在一家理髮店理了髮，參加一個正式的宴會。不一會就看見給她理髮的女理髮師，也進宴會廳來，同一個美國軍官在那裏跳舞。她那時少不得驚訝了一會，後來知道這美國軍官就是女理髮師的丈夫。

挪威的主要實業是漁業，林業和農業。在工業上缺少着兩種主要的資源——煤和鐵。但是挪威人卻能夠利用天然的水力，到處設立着發電廠。近年來工業方面就靠低廉的水力，有着顯著的發展。

挪威人一向是無比的水手。海洋的漁業，最能適應他們的本能。可是他們也很受着從墨西哥灣過來的大西洋暖流的恩惠。除了供給他們氣溫之外，這暖流還供給了他們漁源。北海的大漁場，據說天天打撈下去，再過五千年也不會耗竭。海洋裏的魚類每年成羣結隊到北海的淺礁上覓食產卵，一到春天燕子似的回去。北極圈內的羅佛敦 (Lofoden) 羣島是鱈魚漁業的中心。漁船大都是古式的木船。鱈魚漁業集中於南部斯太楚格 (Sta-

vanger) 和霍蓋生特 (Haugesund) 的周圍。河江裏盛產着鮭魚，這種魚醃製起來，是世界著名的美味。捕鯨和捕海豹的漁船隊往往冒險遠航到靠近北極或是南極的地帶。

挪威的航海業也是世界著名的。從船舶對人口的比例看來，挪威的海運業，遠比任何國家顯得發達。歐戰以前，挪威的實際噸數僅亞於英德美三國，戰後挪威的海運業又有了顯著的進步。

挪威的森林佔有全國面積五分之一，大半是在南部格洛門 (Glommen) 河的盆地，這盆地產着豐富的松木和樺木，稍北產着樺木，接近北冰洋的一帶則只產着矮樺木和赤松。森林中間繁生着各類的野漿果。森林裏住着的獸類有角鹿，熊，山貓，赤鹿等，較偏僻的嶺地還有狼。

伐木的工人在森林區域全冬辛苦地工作着。他們的生活是孤寂的，粗野的，需要着很大的氣力和忍耐力。一到春天，木料順着盛漲的江流余下去。大堆的木材擠塞着的時候，給疏通一番是很危險的工作。沿海各口岸，有九種工業，如鋸木廠，造紙廠，火柴廠等，靠着這些木材有相當的發展。

農民佔着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南部植的是小麥，較北種植的是裸麥、大麥和燕麥

之類。玉蜀黍得從國外大量的輸入。牛馬和羊的畜牧業也相當的發達，因為優美的草原很多。挪威鄉間常見的特殊風物，可以舉出兩種來，一是散播在田邊的木竿，這上面晾着乾草和麥桿，一是用木枝歪斜地編排着的籬笆。

平谷上的農莊，每家都管有一塊山上的草原。這些草原往往跟農莊隔得很遠。冬天，牛羊在農莊上飼養着，一到春天，農莊的少女們和少婦們就把這些牛羊大羣的趕上嶺去，在草原放牧，過了夏天才回來。她們住在嶺上的木舍裏，那木舍叫做「沙透」(Saeter)。

「沙透」制度是挪威鄉間生活動人的特徵之一，住在「沙透」的女子們也很勞苦，擠奶和製造奶酪奶油這些工作，都在那兒幹着。男子們隔多少時帶着馬上山去，把生產品載回來。過了久暗的冬天，住在春天的新鮮空氣裏，淡黃頭髮紅臉頰的少女們在工作時候是只有感得愉快，不會害怕寂寞的。她們隨帶着禮拜日服用的衣飾，每逢聖誕節便穿上鮮豔的本土的祭服禱告一番。多情的鄉村少年間或上山去探訪她們，結婚往往在「沙透」季節過後舉行着。

額北冰洋的芬麥克省 (Finnmark) 住著生活狀況跟一般挪威人完全不同的兩個種

族，叫拉普斯人(Lapps)和芬斯人(Finns)。他們是歐洲殘存着的土番，給優秀的別種民族驅逐到那荒涼的北部居住。拉普斯人是歐洲最不開化的一種原始民族，狀貌和語言都跟別的一切歐洲人大不相同。他們住在泥炭或是鹿皮造成的小舍裏，靠着養鹿和漁狩過畸零的生活。

住在挪威的拉普斯人們約有二萬左右。

首都奧斯洛是近代的都市，有着宏偉的美術館和博物館，收藏北歐的古物很富。四郊的景色非常佳麗。數英里外的霍爾門柯會是冬天滑雪遊戲的勝地。沿格洛河而上，有着湖山和森林等變化萬端的佳景。

沿海一帶多雨多霧。一年裏有二百多天是雨天。卑爾根(Bergen)的常年雨量在六英尺以上。那邊的馬，據說看見不帶雨具的人會驚躍起來。卑爾根港是終年不凍的商港，挪威的林產和魚產大部分集中在那兒輸出。脫倫典是舊挪威王國的首都，因受大西洋暖流的影響，氣候還溫和。那地方有瓊曼人時代的禮拜堂，是北歐基督教最古的遺跡之一。

挪威人同其他北歐民族一樣，喝起酒來，啤酒和葡萄酒過不了癮。民間常飲的一種

本國酒，叫做「勃冷文」(Branin)，酒性很強烈，價值低廉，挪威政府惟恐嗜酒的风氣過盛，有害人民身體的健康，便跟瑞典政府共同實行酒類公賣。酒類貿易由地方當局管理着。酒商的贏利限制到極少的百分數，餘利悉數歸公。這就是所謂古登堡制度(Gothenbury)。

極北一帶，有一夜半太陽的奇觀。每年夏季，北極圈內的各地，有好多天太陽不會落下去，地位愈北這期間就愈長。在脫倫索是九星期，在罕麥斐斯特是十一星期，在北角是十二星期，在斯匹次北爾根是十八星期。冬天在同樣長久的期間，太陽就全不升到地平線上來。北極的長晝是跟北極的長夜相平衡的。

在挪威春天的到來，似乎是一種奇蹟。那時候，冬天積着的冰雪融化了，白晝加長了，樹上抽出了綠葉。農民們也高興起來，忙着準備山上「沙透」的事務。

這歡樂的心情在六月二十四日前夜的中夏節到達了頂點。這節日也叫聖約翰節，家家戶戶，船上車上都裝飾着碧綠的樺樹枝條，孩子們帶着聖誕樹似的小樹在街上遊行。有些地方舉起烽火來，大家歌唱着，跳舞着，把長長的夏夜消磨過去。

挪威人在藝術和文學的領域有着卓越的成就。畫家索樂(Fritz Thaulow)所作的

畫生氣潑刺，創導着印象主義的畫派。般生（Bjornstjerne Bjornson）所寫的小說劇本抒情詩和政治論文，雄勁有力，代表着北歐的精神。易卜生所作的劇本，表現着無可遏制的個人主義，在歐洲近代思想上有着偉大的影響。

挪威還產生着好些英勇的探險家。最著名的是南生（Nansen）和阿孟會（Amundsen）。南生一八九三年在北極冰原上徒步走到了離北極不及二百六十一英里的地方。阿孟會則是到達南極的第一人。

## 波蘭——平原國

悲慘的命運……「波蘭頌」……波爾斯加——「平原國」……地理的缺陷……文化方面的貢獻……教育——歷史悠久的大學……紅俄羅斯人——尤尼埃教徒……農民手工藝——木刻及刺繡……波蘭人——斯拉夫民族的分支……國歌——「波蘭不亡」……宗教——天主教……紡織工業……礦產——煤鐵及巖鹽……著名的巖鹽礦……維斯多拉河——「走上了被棄的厄運」……立法廳的標語……畢蘇斯基……國旗上的白鷹——自由的象徵

一個民族只消有着堅強的自信心和團結的精神，即使遭受了悲慘的歷史的運命，甚而至於亡了國，也總會有復興的一天。波蘭是在第一次大戰之後復興的，在第二次大戰之後，一定也能夠復興。

波蘭在十九世紀經俄普奧三國最後瓜分之後，捱受了非常深刻的亡國痛苦百餘年。但是在這期間，波蘭人對於民族自由的熱望，始終在心底燃燒着。外族的迫害只有加強

他們反抗的情緒。他們對於暴君的革命發生了不知多少次。這種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一向使世人驚嘆，連擺命和坎伯爾（Campell）這些大詩人也謳歌着。法國的宗教詩人拉夢那斯（Lamennais）在一八三二年所作的「波蘭頌」上預言似的說着，「哦！波蘭！睡着吧！這安息的地方，大家叫你的坟墓，實在是你的搖籃！」到第一次大戰後，波蘭終於復活了。

波蘭這名兒在波蘭語上就是波爾斯加（Polska），含有「平原國」的意味。這個國度的確佔着中歐平原的大部分面積，可以防守的天險幾乎一點也沒有。因此一方面當着歐洲商業交通的要衝，一方面又成爲歐洲各種強大勢力的角逐場，波蘭在歷史上所以屢次受着強隣的侵掠就爲此。波蘭的地理地位，正如房龍所說，是比放在中央火車站正門當中的一把椅子還壞呢。

波蘭對於這一種地理上的缺陷，不得不用「人和」來補救。波蘭民族那麼強烈的愛國精神實在是不幸的環境所激發的。從前有一個波蘭文學家說過：

「我們的武備，是在我們的兩手，我們的心胸，我們的喉嚨，——這些就是我們的江山；這些就是波蘭的堡壘，城垣和壁壘。」

波蘭人經受了長時期的壓迫和屈服，還能夠實現復國的希望，就單憑藉着這一種對於民族精神的信心。

波蘭人有着強烈的民族觀念，同時對於世界的文明，無論在藝術和科學的任何部門，也都有着偉大的，卓越的貢獻。著名的鐳的發見者居禮夫人（E. Curie），偉大的天文學家哥本尼（Copernik），著名的小說家顯克微支（Sienkiewicz），都是波蘭人。雖然法國人喜歡誇稱居禮夫人是法國人，俄國人喜歡誇稱哥本尼是俄國人，但是我們如果把他們的生涯和作品考察一番，就可以知道他們是何等純粹的真正的波蘭人。

波蘭人在第一次大戰之後，努力適應着新的環境，要保持世界文明最前線的地位。到處添設了不少的學校。高等教育也逐年普及起來。國內有着相當學歷的人都可以投考國立大學。有些大學有了悠久歷史的，建築非常古雅，譬如克拉哥大學（Cracow University）還是一千六百年創立的。

就全國而言，波蘭的名勝很少。最好的風景區是在東加里西亞（East Galicia），這是岡巒起伏的喀爾巴阡高原（Carpathian highland）地帶，住着很多身體壯健的紅俄羅斯人（Red Russians）。紅俄羅斯人是不識字的農居多，間或也有幾個受高等教

育。差不多全是希臘正教的一支派所謂尤尼埃教徒（Unitats）。這些住在山鄉的農民階級在趕會市時候，穿着五顏六色的服裝和鑲着花邊的羊皮袍，看去非常惹眼。

喀爾巴阡山脈當中的塔特洛山（The Tatras）有着雄壯的美。在許多遊客看來，塔特洛山的天然的壯觀似乎比瑞士諸羣的「無比的美景」更惹得驚賞。塔特洛山區的農民有着幾種出色的技藝。木刻，彩色的刺繡，有花色的皮件的製造都是這些農民的特長。他們所用的工具雖然粗陋得很，可是出品卻非常可愛。他們的手工製造品，尤其是扎各朋（Zakopane）農民的出品，在中歐許多大都市的街上都找得到。

波蘭人是斯拉夫人種的許多分支之一，有二千五百萬光景住在波蘭，五百萬光景散居在國外各地，其中僑居美國的居多。在美國境內的波蘭人彼此講話還是操着波蘭語。孩子們也受着本國語的教育，誰都會唱「波蘭不亡」（Jeszcze Polska Nieginieła）這首波蘭的國歌。新國成立之後，流亡海外的波蘭人就有許多回故鄉去。

波蘭人生得不很高大，卻是體格健美的民族。一種靈敏優雅的體態使波蘭人顯出對其他斯拉夫民族的差別來。波蘭人大部分臉色紅潤，頭髮金黃，但是在南部的卻膚色黧黑。波蘭人的各種性格中間，最顯著的是勇敢和好客。波蘭女子大都生得標緻，舉止又

活潑，自然很討人喜歡。

羅馬正教是波蘭最有勢力的宗教，但是全國境內卻也有着不少的新教徒，希臘正教徒，猶太教徒，尤尼埃教徒和少數回教徒。波蘭的猶太教徒大都住在各市鎮，在華沙尤其多，約佔全市人口百分之三十七。這些猶太人彼此操着中古德意志語跟希伯來語相混合的一種語言，即通常所謂葉狄語（Yiddish），他們自辦着學校給子弟讀書。宗教上和世俗上各種舊習慣牢牢地保守着；古式的道袍（Gabardine）和皮邊的毡帽，也還沿用着。這副行頭連同長鬚和連鬚鬚是波蘭猶太人外貌上惹眼的特點，他們願自過着簡陋的生活，全不參與波蘭的政治。然而受教育的猶太人憑着自己的才能，往往在各界，尤其是在工商業佔有高等的位置。有幾個則在政界也有很大的勢力。

波蘭的工業近三十年來，發展得很快。羅茲是最繁盛的工業中心地，有五十餘萬的人口。波蘭的各種新興工業大都產生在這地方。這地方最發達的是棉織業，因此有人稱這地方爲「波蘭的孟德斯特」。波蘭的鑛業，就資源的價值上看來，比工業還重要，石油、煤、鐵和巖鹽有很大的產量，大半輸出到歐洲各國，波蘭境內有幾處地方還生產着銅、鋅和鉛。克拉哥附近有著名的薄吉尼亞（Bochnia）和維立支加（Wieliczka）的鹽

礦，連遠在十二世紀的歷史上也有過記載。維立支加對於外來的游客是很惹興味的地方。當地的礦工彷彿住在仙境的水晶宮裏，這礦區有着巖鹽建築的壯麗的跳舞廳和禮堂，值得遊客留戀。加里西亞的石油礦，前幾年有一個著名的波蘭地質學家估計過，佔有一萬九千七百六十英畝的面積，儲藏着幾千萬噸粗石油。開採的油田多半是法國人經營着。波蘭政府依照着一九三二年四月公佈的法令，有權統制全國的石油礦。

維斯多拉河 (Wisła) 是波蘭最大最重要的水道，跟波蘭的歷史一直有着密切的連繫。當波蘭帝國興盛的時代，這條河成了商業上主要的航路，但到帝國滅亡之後，因為俄奧兩國在各自的部分內無意加以整治的緣故，這條河就逐漸失了航運的效用。正如當時一個法國作家所說，「維斯多拉河走上了被棄的厄運。牠也是波蘭的瓜分的犧牲者。」然而普魯士卻注意着在自國的部分利用這條大河，所以在河口的古老的都市但澤 (Danzig) 才保持了商業的繁榮。維斯多拉河重復可以把波蘭的鐵區裏、森林裏和農田上的資源帶到海上去；從國家經濟藉此發展這一點看來，這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事實。

波蘭新國的憲法是一九二一年三月公佈的。在這憲法上，波蘭的貴族喪失了歷來許多的特權。國會採着兩院制，議員從普選產生。在參議院的立法廳上懸着一個惹眼的標

語道：「國民的福利是至高的法律。」

波蘭前獨裁者畢蘇斯基 Pilsudski 是波蘭復國運動的主角。他在歐戰快要結束的時候，組織國民軍，成立波蘭獨立國的臨時政府。這個新國當即獲得了協約國的承認。各國要把波蘭作為俄德兩國的緩衝地，防止兩國勢力的擴張，還給這個新國劃定了疆界。等到憲法成立之後，莫錫斯幾 (S. Wojciechowski) 當選第一任總統，一九三三年任滿又當選連任。

波蘭國旗上的白鷹似乎是波蘭民族所醉心的自由的象徵罷。波蘭人對於認為非常神聖的自由拚命地追求着，謹慎小心地愛護着。凡有為自由而鬥爭的人們一向是波蘭人心目中的同胞弟兄，在前世紀中間，歐洲歷次求民族自由的戰事都有波蘭人參加着。第一次大戰促動了民族自由的高潮，許多受踐踏受壓迫的民族，便實現了獨立和自主的夢。在波蘭的事例裏，尤其顯出復活的光榮來。牠曾經從希望轉到了煥赫的現實，從苦難的深淵升到了歡欣歌舞的高峯；從受桎梏的波蘭過渡到自由的波蘭。在希特勒德國的侵略中間，牠所遭受的苦難是比過去更慘酷了，但就過去的歷史所顯示的波蘭的民族精神來推斷，牠的復興神也是不遠的。

## 立陶宛——麗都拔國

五百年前北歐的強國——麗都拔……立陶宛語——歐羅巴最古的語言……民族的厄運……基督教傳入……立波兩國的合併……立陶宛聖經譯者的名言……民族精神……一九一八年的獨立……農業的落後……畜牧業的發達……土地改革法……自耕農的生活……農民的互助精神……托卡圖……鄉下人的服裝……美麗的原始森林……尼門河——商業大動脈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籠罩歐洲的愁雲慘霧之下，有好些「新」興國萌了芽。等到和平曙光重現的時候，歐洲大陸上便添了十來個國度。這些「新興國家」大半是由於帝俄的沒落而產生出來的。沿波羅的海的四國之三——芬蘭（Finland），愛沙尼亞（Estonia）和拉特維亞（Latvia），實際上本是帝俄的領土。立陶宛呢，大半是在舊俄境，小半是在舊德境。

立陶宛這個新國並不是沒有歷史的。十四世紀及十五世紀，牠是北歐的強國。當國

勢最盛時，國境甚至從波羅的海擴展到黑海。牠曾經出兵擊退聶伯河（Dniéper）下游的元軍，在維托拉斯（Vytyanas）大帝的朝代（一四一〇年）牠曾經獲得一次有名的大勝利，把條頓武士（Knights of Tontonic Order）打得落花流水。十四世紀的英國大詩人綽塞（Chaucer）在坎特布里故事（Canterbury Tales）裏說到英國武士到麗都拔國（Leetuwe）打仗的情形。這麗都拔現在還是立陶宛人對於自國的正確的稱呼，但在國外久不通用了，這是可怪的。

立陶宛人是歐洲的最古民族之一，似乎當西歐還滿是原始森林的時代，就住在這一個波羅的海的平原地帶。立陶宛人和拉脫維亞的勒特人（Letts）在歷史上有着密切的聯繫。這兩個民族都守着固有的語言，立陶宛語跟勒特語顯然有些類似。語根大半相同，文法結構也相差無幾。

立陶宛語接近古印度梵語，跟當今歐洲的一般方言有着顯然的區別。法國美勒特（Meillet）教授曾經說過：「如果你想領略一下印歐人種古代共通語的餘韻，那麼去聽聽立陶宛農民的談天就得了。」立陶宛語可以算是歐洲最古的語言，甚至比活語言中早已沒有地位的拉丁語言和古希臘語還古也說不定。大哲學家康德在給魯希（Ruhig）

的立陶宛語辭典所作的序上說，「作爲在立陶宛人中間傳播文化和思想的最好的工具，語言家在語言研究上最好的釋例，對於遠古人種交通方法的燈塔，立陶宛語實有保存的必要。」

立陶宛民族的不幸從十二世紀就開始。當時俄羅斯人和波蘭人用武力強佔立陶宛人歸依基督教，但是沒有多大的成效。十三世紀，立陶宛人在國王門陶格斯（Mindaugs）的領導之下，竭力防禦基督教外族的侵略。到十四世紀末，立陶宛才自動地採納基督教，此後一直奉守羅馬教會的教義。

一三八六年，立陶宛嘉蓋拉大公，和波蘭女王海特維（Hedvig）結了婚，做了波蘭的國王。於是兩國開始締結同盟。一五六九年，因靈勃林（Lublin）會議的結果，波蘭和立陶宛合併爲一共和國。但是立陶宛人卻還保持着自族的軍政、財賦和法律。後來波蘭人的勢力擴張起來，要使立陶宛人處於完全屈服的地位。最毒辣的手段就是嚴厲取締立陶宛的語言，這引起了立陶宛人深切的怨恨，正如立陶宛的聖經譯者陶克斯柴（Nicholas Dauksza）所說，「要剝奪一個民族的語言，等於奪去天上的太陽，破壞世界的秩序，囚禁民族的生命和靈魂。」當時立陶宛的農民方面幾次三番起了反抗。可是

貴族們卻漸漸兒給波蘭人同化了。十八世紀末，波蘭遭受了強鄰的瓜分，立陶宛便也連帶亡國了。

當時普魯士立陶宛即小立陶宛早就給條頓武士征服，在德國統治之下；大立陶宛也落在強鄰俄羅斯帝國的版圖。古代立陶宛的繁榮和權力完全消亡了。於是這不幸的民族不住地受着外族的迫害。立陶宛各種法規都用俄羅斯法律來代替，無論大小官職都是俄羅斯人來擔任。立陶宛人的土地被沒收。已經通行的立陶宛語被廢棄，連民間講授立陶宛語也得受重罰。立陶宛的教會學校和種種團體都封存起來。尤其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一道禁止用拉丁字出版書籍的命令，對於立陶宛的文化和進步打擊得最厲害。

這道禁令使立陶宛人受了四十年的惡影響。然而他們用自己的語言文字在國內印書雖然辦不到，他們卻設法在德美等國印成了書，偷運入境。這辦法當然含有極大的冒險性質。在數年中，單是因爲用着普魯士印刷的立陶宛語聖經的緣故，流沛到西比利亞去的就有幾萬人。

立陶宛人先後遭受着波蘭和俄羅斯殘酷的迫害，生活上真是痛苦到極點。然而民族精神卻既不動搖，又不渙散。他們在外族統治之下，竭力掙扎着。日俄戰爭後，便趁着

俄羅斯國勢衰落的機會，一致奮起要求民族的權利。他們爭得了自治和出版自由，於是大量地刊行報紙，小說，詩歌，寓言之類，鼓吹民族思想。這就是民族復興的初步。

然而立陶宛的厄運卻並不就此終結。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開始，立陶宛便即成了軍事行動的劇場，在波羅的海諸民族中間，微爾白侖（Wirballen）的立陶宛農民首先聽到了德軍的槍聲。從德國大軍衝入邊境的時候起，立陶宛境內連續地發生了多次慘酷的戰事。進攻的敵軍雖然劈頭就被擊退了，但這反而加添了戰區人民的災難，原來雙方的軍隊燒盡了沿路的村莊，同時還毀壞了戰區的禾稼。據戰後估計，被糟蹋的農田足有四十萬英畝光景，幾十萬無家可歸的難民以及無數燒掉的炮毀的家屋，表現着滿目淒涼的景象。一九一五年九月底，德軍蹂躪了立陶宛全境，在東部邊界挖掘戰壕，一直守到對俄的戰事停止。當德軍前進的期間，立陶宛難民多半逃到彼得格勒及莫斯科去。中途因疾病或飢餓而死的不可勝計。

然而一到和平的曙光湧現的時候，那幾萬逃出災區的立陶宛人卻就回到本鄉，從事於善後及復興的工作，在短短的期間，興辦了不少的工廠，學校，救濟院以及別的各种機關。這就表現着這民族性格何等堅毅，能力何等雄偉！他們不但迅速地改造了殘破的

戰區，而且乘機爭取着民族的解放。一九一八年，正式宣佈獨立。一九二一年，國際聯盟便准許立陶宛爲會員國。

立陶宛同鄰國拉脫維亞一樣，是落後的農業國。立陶宛的人口，業農的佔有十分之九，土質大都肥沃。比波羅的海鄰近諸國更富於生產力。畜牧是農民重要部分之一。大半的農民似乎覺着羊毛，奶油乳酪和蛋類的生產比種麥更有利益。家畜及畜產品每年輸出國外的爲數很不少。纖維工業，製糖，製革，製紙在戰前曾經一度繁榮，可是近年也衰落得很。國內所需要的工業製造品大都仰賴於英德等國。琥珀工業在小立陶宛還繼續存在，這是可注意的一點。因爲世界上大約只有東波羅的海岸，尤其是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海岸是收集及製造琥珀的工業區域了。

立陶宛的土地，本來半數以上全是大地主的莊地，一九一九年，因土地改革運動勃興的結果，大地主們自動的把莊地分裂開來，售給農民。一九二二年，政府公佈了土地改革法，把全國三百七十五英畝以上的莊地一律收歸國有，分配給農民。受地的農民每年得用收割的裸麥繳付地價，分三十餘年付清。

立陶宛的農民因爲多數自有幾畝土地的緣故，還不見得十分窮苦。許多農家有花園

和果園環繞在房屋周圍，望去景色很可愛。農家所牧養的家畜通常是牛，間或還有羊、豬之類。馬是差不多家家有一匹。小天井裏又往往得到成羣的家禽。田上主要的出產是裸麥和亞蕨（種裸麥的田佔着全國農地百分之四十一）。此外有大麥，小麥，燕麥以及各種蔬菜。農家多數有一兩架紡織機和織布機擺在屋子裏，佔着很大的地位。農民所穿的蘇布褲和毛織的外衣通常是家人紡織縫製的。許多農家的堂屋中央放着有一個大火爐，取暖之外，還當着灶用。到冬天，有幾個家人便臥在這上頭。屋子裏器物很簡單，往往不過是一張桌，一兩把椅子，一條長檯，幾隻鍋子和不多的碗碟之類。此外也許還有一隻搖籃。這搖籃從屋梁吊下來，只消間歇地輕輕一推就搖動，使辛苦操作的農家婦女，在嬰孩的撫養上省力不少。

立陶宛農民富於互助的精神。合作制度很發達。鄉間到處有着合作社性質的店鋪。農民中間還有所謂托卡團（Tarka）的組織。在收穫耘田，運輸木材以及別的許多農事上，每逢須要多數勞工的時候，托卡團就集合攏來，在一塊兒工作。團員們不受工作的報酬，可是大家感覺着對於幫忙者的好意有報答的必要。

立陶宛人碧眼黃髮身材高大，富於刻苦耐勞的精神。生活非常儉樸，這從鄉間人民

的服裝就看得出來。男的戴着闊邊的舊帽。穿着臃腫的粗大衣，不脫幾十年前的式樣。女的上場面時候，還穿着祖上太太們穿過的衣服。可是在米美爾附近，沾染了西歐和美國的風氣，那些光怪陸離的古舊的服裝卻也少見了。

立陶宛人主要的糧食是裸麥做成的麵包。日常所吃的用人工變酸的牛奶，滋養力很豐富，吃來倒也別有風味。到夏天，常吃著野草莓和香蕈。這種香蕈，盛生在森林地帶，滋味非常鮮美。

立陶宛全國有四分之一的地帶是美麗の原始森林。立陶宛の森林一向出名，十八世紀的書籍上曾經描寫立陶宛是「闖不進去」の森林國。近代雖然經過了大量的採伐，可是有的地方至今還古林茂密，是人跡所不能到的。

尼門河（Niemen）是立陶宛商業の大動脈。河口的米美爾（Memel）港連同這一區域原屬於德國。一九二三年歸到了立陶宛の轄境。這本是古代立陶宛蠻族所居住的地方，當時重復歸屬於立陶宛是十分正當的。

立陶宛の商業幾乎全都操在猶太人手裏。猶太人佔着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七，大都住在都市。他們自辦着學校，專給猶太人讀書。猶太人在社會中間，還施行着一種自治制

度，有一個長官，專管猶太的事務，又設中央參議會以及所屬的各地方參議會，統統是由猶太人自行選舉的，這些機關爲了教育宗教及社會的目的有權徵稅。這樣的自治辦法，居然獲得立陶宛政治領袖們的允准，足見他們對於民族自主有了澈底的認識。

立陶宛人從未放棄獨立的權利，在爲獨立的鬥爭中也從未停步，然而他們卻並不把獨立當作唯一的，終極的目的。他們卻還積極籌謀本民族的福利，有一個作家說過：「人道主義的精神，合作和團結的思想，再沒有像在小國中間那樣發展得旺盛的了。」就立陶宛來看，這是說得很對的。

## 愛沙尼亞——詩歌之國

愛沙尼亞人的祖先……悲慘的運命……堅強的民族意識……一九一八年的獨立……日耳曼地主的失勢……教育制度……陀爾巴特大學……愛沙尼亞語……首都勒佛爾——塔靈……中古時代的遺跡……大市集……詩歌的風氣……最早的書……民間文學……兩大詩人——克魯茲瓦特及柯杜拉……音樂及跳舞……愛沙尼亞的冬天……農業科學化……那爾歌——重要工業區

現叫愛沙尼亞 (Estonia) 的疆域老就是一個亞洲民族所有的了。大約五六世紀光景罷，這一民族從亞洲流徙到歐洲，有的住在芬蘭灣以北的地帶，就是現今芬蘭人的祖先，有的結夥做着海盜，在斯干迭那維亞海岸打劫了許多年代，終於在芬蘭灣以南的森林地帶住了，他們就是現今愛沙尼亞人的祖先。

愛沙尼亞在七百年前本也是獨立自由的國家，自從十三世紀初葉受了丹麥人和日耳

曼人的侵略以後，便陷到悲慘的命運了。日耳曼人在那兒統治了兩百年，霸佔了愛沙尼亞人所有的土地，使他們全做了農奴。後來經過幾番變亂，愛沙尼亞歸併到瑞典和波蘭了，那兒日耳曼地主們的勢力可還維持着。

一七二一年愛沙尼亞歸屬了俄羅斯帝國。此後近兩百年間，它一直不過是帝俄無足重輕的小省，可也幾次三番囂強地反抗過暴政。原來愛沙尼亞人的民族意識堅強得很，他們在日耳曼和帝俄官吏兩重壓迫之下，愈加團結起來，爲民族解放而奮鬥着。

經過了長期的奮鬥，愛沙尼亞人終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宣布了獨立。當時俄國的革命已經成功了。德國趁俄國內戰的機會，向愛沙尼亞進了兵，把勒佛爾（Reval）佔領起來，爲的是威脅彼得格勒。於是列寧不得不跟德國簽訂了勃萊斯德·列托佛斯克和約，承認德國在愛沙尼亞的駐警權。然而不久，德國因爲西部前線動搖的緣故，召回了它在愛沙尼亞的駐軍，同時愛沙尼亞農民的勢力因受革命思潮的激盪，也更加膨脹起來。日耳曼地主勢力，從此完全失勢了。

愛沙尼亞早就可成爲蘇聯的一部分了，但是蘇聯政府在革命初期爲了英國的干涉，不得不放棄這一塊領土，而在一九二〇年二月承認愛沙尼亞的完全獨立。但直至一九四

○年，愛沙尼亞才正式加入蘇聯。

在加入蘇聯以前，愛沙尼亞的教育制度就相當完備，初等教育是強迫而且免費的。因此全國差不多沒有一個文盲。小學約有一千四百餘所，中學校也很多，一六三二年瑞士古斯塔浮·阿陀爾夫斯(Gustavus Adolphus)所創辦的陀爾巴特大學有着悠久的歷史，在大戰前停辦過，一九一九年由政府補助着經費，重開起來。這在今日算是愛沙尼亞研究學術的中心了。愛沙尼亞各級學校先前本是用俄語或德語教授的，現在都非用愛沙尼亞語不可。然而政府卻也准許國內的少數人口如德人，俄人，瑞典人等在教育上應用着他們本國的語言。

愛沙尼亞語屬於烏格羅·芬蘭(Uglo-Finnich)語系，音調鏗鏘，有「北歐的意大利語」之稱。這種語言因受歷來詩歌的影響，富於悅耳的雙母音。勒佛爾的愛沙尼亞語以外，還有兩種重要的方言，可是勒佛爾語卻被公認為應用於寫作的文學語，這使其他兩種方言不由得漸漸歸於淘汰了。

愛沙尼亞的文化生活和商業生活集中於首都勒佛爾，這照愛沙尼亞人的通稱，也叫做塔靈(Tallinn)，市面繁盛，街道整潔，住着十三萬光景的人口。中古時代的遺跡很

多。有幾所古老的教堂和城堡顯現着六七百年的歷史的標記。愛沙尼亞最富麗的大歌劇院就在那裏。這是剛在大戰以前愛沙尼亞人捐款建造的。每年六月勒佛爾有着接連十天的大市集，四鄉的人們趕來參加，可是這種市集上很少看得到鮮豔的服裝，男的布衣毡帽，女的也穿得十分樸素。

全國人口近二百萬，約有百分之九十六是純粹的愛沙尼亞人。這一民族信奉着路德新教，愛好着詩歌。他們似乎全有天賦的詩才。任何愛沙尼亞人多少都能夠做些抒情的詩，便是不會寫讀的年老的農婦，也往往能夠隨口唱出韻味盎然的雜歌曲來。

在我們看來，愛沙尼亞似乎是從天邊出現的國度罷。然而單就天文學來說，它也已經有着三百餘年的歷史了。愛沙尼亞的詩歌、故事和民間傳說又豐富，又優美，大都帶着淒涼的哀傷的情調。

愛沙尼亞人用他們自己的名字印出的最早的書籍是一部天主教的「教義問答」，這部書出版於一五一七年，此後便有別的好些宗教書陸續出版。至於完全的聖經譯本，是到一七三九年方才出版的。

赫得博士(Dr. J. Hurt)在愛沙尼亞搜集過民間歌曲四萬五千首，民間故事八千篇，

諺語五萬二千則，謎語四萬則，民間謎語六萬項。此外又有一個愛沙尼亞學會搜集過民間歌曲一萬三千五百首。就此看來，愛沙尼亞的傳統文學是多麼的豐富呵！

近代的愛沙尼亞有兩大詩人，就是克魯茲瓦特 (F. R. Kreutzwald)，和柯杜拉 (Koidula)。克魯茲瓦特 (一八〇三——一八八二) 是農家子。他靠他的傑作「小卡魯」(Kalevipoeg)，在詩歌方面博得了不朽的聲名，這部大敘事詩，據說可以跟荷馬的伊利亞特和奧特賽齊名。內中包含着兩萬首光景的詩，所講到的是十二世紀民族英雄小卡魯的一生事蹟，關於這個英雄的歷史的傳說和詩歌有兩千之多。克魯茲瓦特費了許多年的光陰，從農民中間把這些全都搜集起來，編成了生動的和諧的大敘事詩。這番工作正同芬蘭詩人龍洛特完成卡列跋拉一樣的偉大。

愛沙尼亞人愛好音樂，連許多小村也都有音樂的團體。現代歌劇和交響樂在愛沙尼亞都發達得很。然而無論在都市或是鄉村，最普遍的民間娛樂卻是跳舞。鄉村通行着一種圓舞，少女們戴着彩色的頭帕，繫着整潔的圍裙，手牽着手做成一個圈子，於是整齊地跳舞，圈子當中一個男子則給她們拉着手風琴。這種光景是很動人的。

愛沙尼亞氣候還溫和，但冬天卻比拉脫維亞、立陶宛來得長而冷。夏天並不長，可

也熱得很。主要的禾稼是亞麻，裸麥，燕麥，大麥和山薯。此外還產兩種飼養牲畜最出色的草料，翹搖草和長穗草。農業是愛沙尼亞人的主業。他們在耕種上儘量採用着科學方法，因此他們的農場，土壤雖然不見得怎樣肥沃，產量倒也很可觀。愛沙尼亞的土地本來多操在日耳曼地主們的手裏，可是一九一九年施行了農業改良法以來，他們很多的莊地卻逐漸給政府沒收了去，分散給農民了。

日耳曼地主們在愛沙尼亞作威作福了數百年，這期間所釀成的農民的積怨使他們很難站得住腳。現在全國人口中間，日耳曼人只剩百分之二了。

愛沙尼亞的工業雖然還幼稚得很，可也已有幾家鋼鐵廠了。那爾跋（Narva）是重要的工業區域，有許多廠家利用水力織造着布匹。紙和紙漿在愛沙尼亞造得很多。製革工業和水泥工業也都很發達。

## 拉脫維亞——琥珀國

勒特人的國家……「琥珀國」……勒特·立陶宛語……四行政區……農產品——列華尼亞  
 ……木材……畜牧、養蜂和捕魚……著名的蜂蜜酒……金屬工業、化學工業及紡織工業……  
 首都里加……中古紀念物……不凍港——利蒲及文陀……教育的今昔……文藝方面的成  
 就……勒特民族歌謠集……勒特人——刻苦的農業者……農村手工藝……土地的再分配……  
 日耳曼大地主的抱怨……「聯合就站住，分離就跌倒」……勒特民族的更生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歐洲有好些被壓迫民族脫離了帝國主義的羈絆。這些民族在砲火之下各自建立了新國。沿波羅的海的幾個新國原屬俄羅斯帝國的領土，一九四〇年在希特勒德國的侵略威脅之下，各由人民議會通過加入蘇聯。其中拉脫維亞(Latvia)西瀕波羅的海，是勒特人(Lets)的國家。勒特人和南方的立陶宛人同屬印度·歐羅巴種族的一系，似乎跟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有着顯然的差別，據說住在他們的領土已經

五千多年了，他們的歷史傳說可以作證。

那種歷史傳說當然多少有着虛構的成分，我們不能完全相信它。可是古代希臘羅馬的作家，如普托勒米（Ptolemy）、希洛多德（Herodotus）、大錫都（Tacitus）、普林尼（Pliny）等在他们著作裏也都說到波羅的部落的風俗和職業。這些紀錄至少可以證實勒特人連同立陶宛人和古代普魯士人從遠古時代就居住波羅的區域了。

在勒特人的民間故事裏，拉脫維亞往往被稱爲「琥珀國」，大概是因爲勒特人在波羅的海邊首先發現了琥珀鑲的緣故吧。遠在三千年前，腓尼基商人就跋涉長途，來到古拉脫維亞採辦當作珍品的琥珀了。因此亞歷山大一世以後，希臘和羅馬的貨幣在拉脫維亞發現得很多，而邁錫尼（Mycenae）的腓尼基人古墓裏也發現了幾件琥珀裝飾品，是庫爾蘭（Courland）盛產的一種紅琥珀所造成的。這些古墓裏還發掘出幾種精美的金飾品，那式樣跟近年在拉脫維亞出土的相同。就此可知拉脫維亞和南歐的交通是有久遠的歷史的。不多年前，盧克索（Luxor）、都坦克哈門（Tutankhamen）的古墳裏所發現的琥珀飾品，尤其可以證實遠在紀元前一三五八年，古埃及人就知道波羅的琥珀了。

古普魯士的語言消滅於十七世紀，然而勒特人和立陶宛人的語言卻到現在還跟幾千

年前他們遠祖所講的大同小異。不多年前，德意志人把勒特·立陶宛語歸類於條頓語系，同時俄羅斯人則把它歸類於斯拉夫語系。然而據沒有偏見的淵博的學者們的研究，勒特·立陶宛語實在屬於完全獨特的一個語族。

今日的勒特人和立陶宛人在語言風俗上的差別，大都由於這兩民族在歷史運動上或者信仰上的差別。立陶宛人至今還是天主教徒。勒特人呢，因為受過條頓民族的統治，早就信奉新教了。然而這是可注意的；兩民族都還保留着許多異端的迷信。在他們的民間故事裏就流露着種種自然崇拜的思想。

十二世紀以後，日耳曼的軍事、商業和宗教的勢力，用條頓十字軍的名義侵入了拉脫維亞，但是勒特人沒有完全屈服。待到十八世紀，日耳曼和俄羅斯兩大軍事勢力聯合起來，拉脫維亞這才整個兒淪陷了。此後它的民族歷史就不外乎那些對於強盛的壓迫者堅苦反抗的事蹟。

勒特人當歐戰時期，起初是在俄軍中間作戰，後來卻自己組織着義勇軍，上戰場的勒特人多到八萬人，差不多全體勒特人中間有百分之三十是動員了。拉脫維亞的居民約有四成離棄了家鄉，有的固然出於不得已，可是大半卻出於自願。他們覺得與其推受德

國統治下的厄運，寧願過着流離的生活。大家知道，德軍是打敗了，他們那種「併吞波羅的沿海地帶」的夢想得不到實現，波羅的海也沒有變成「德意志的內海」。休戰以後，勒特人在拉脫維亞境內，一面抵禦着企圖收回原有領土的俄軍，一面又抗戰着就地地主階級所勾結的普魯士軍。經過了幾月的苦戰，勒特人終於把外軍逐出境外了。

拉脫維亞因歐洲大戰和這幾場獨立戰爭，所受的損害非常重大。約略的估量一下，拉脫維亞的產業簡直毀滅到百分之六十的程度。一九一四年，單在里加（Riga），一個都市就有產業工人十萬名；一九二一年，拉脫維亞全境的工人可就不到二千五百了。

受害更深刻的似乎是農業罷。各處的鄉村給軍隊掘過壕溝，布滿過鐵絲網。有幾萬戶農家給軍隊剝得精光。全國的耕地差不多半數是荒廢了。

跟戰前的繁榮情形一比較，當時的拉脫維亞委實只可以說是荒墟了。虧着勒特人艱辛的不斷的努力，全國的景象方才改造了一番。勒特人在生命上物質上所遭受的那麼可驚的損失，就是他們七百年來第一次獲得自由的代價。民族自由本該用高價去買來，拉脫維亞可以說付足了代價了。

拉脫維亞毫不痛惜它的犧牲，而且正如該國一位民族英雄所說，「欣快地承受着戰

爭的禍難，因為這就是它所爭得的獨立的代價。——如果需要的話，它還願意多受些難。」

這個新國爲行政上的便利，分成四區：叫做列華尼亞 (Livonia)、可爾蘭 (Caur-land)、參蓋爾 (Zemgale) 和拉脫蓋爾 (Latgale)。全國面積約計二萬五千方英里，人口據一九三〇年的統計，有一百八十一萬三千人。拉脫維亞於一九一七年冬間召開首次國民會議，行使政權，次年十一月才正式宣布爲獨立自由國。一九二〇年舉行憲法會議，通過憲法。照憲法所規定，國家的最高權屬於人民；總統由國會選舉，任期三年。但是一九三四年五月烏爾馬尼斯 (Kārlis Ulmanis) 的全權內閣成立，國會解散之後，這憲法卻就廢棄了。

農業是拉脫維亞經濟資源的脊梁，差不多全國半數的人口經營着農業及其連帶的產業。最重要的商品是亞麻——以「列華尼亞麻」(Livonian Flax) 出名；大戰以前這成着主要的輸出品，大半行銷於西歐各國，戰前的亞麻田約計二十七萬五千英畝，可是因着戰爭的蹂躪，因着農民的流離，在戰後數年間，亞麻田卻只剩下七萬英畝了。

亞麻之外，木材是最重要的輸出品了，全國四分之一的土地滿是森林。因爲缺煤的

緣故，鐵道上好久用着木材做燃料，而兵燹區域的善後工程也需要着大量的木材。這便是使它戰後木材的輸出額大減的原因。

拉脫維亞戰前在國外報章上往往被稱爲「俄羅斯的丹麥」，原來它當時是俄羅斯最肥沃的一省，就田地和牛奶棚的生產力來說，比得上素負盛名的丹麥。畜牧、養蜂和捕魚也是拉脫維亞民間主要的職業，後兩項有着久長的歷史。古代的勒特人甚至還就蜂蜜抽稅，從蜂蜜製成的一種酒（*medus Vihns*）在那兒向來出產得很盛，算是最精美的飲料。養蜂業至今還算興旺，可也不及戰前了。

就工業方面來說，金屬、化學和紡織這三項企業近年來發達得很快。國內雖然沒有煤鐵礦，可是各金屬工廠的規模也着實可觀。

首都里加（*Riga*）是新興的波羅的諸國中間，最富庶最重要的都市，坐落在發源於中央俄羅斯高原的特維納（*Dvina*）河口。市內有着許多壯麗的中古紀念物，其中一、二〇四年阿爾伯特主教（*Bishop Albert*）所建立的古禮拜堂，是最可注意者之一。美麗的公園和明媚的林蔭路——這些「新里加」的現代風光，跟那些屬於「古城」的狹隘的街道，古會館和漢西同盟會堂之類的建築，形成着顯著的對照。

拉脫維亞有着三四〇英里的海岸線，利便的江河和鐵道交通。它那三個最重要的海港就是里加、利蒲（Ljuba）和文陀（Wiedau），後兩港是終年不冰的。里加港則每年不過數天結冰，封鎖着不能航行。這些海港戰前在商業上佔着重要的地位，俄羅斯的輸入品和輸出品約有四分之一是經過拉脫維亞的。

拉脫維亞和俄羅斯的商業往來，現在是衰減到無足重輕了，但當蘇聯在歐洲市場站得住腳的時候，拉脫維亞的經濟地位一定可以發展起來，因為就地勢來看，它實在是東西歐商業的要衝。

十九世紀末葉，勒特人的學校，在俄帝國教育部統制之下，受過一度嚴重的打擊，差不多勒特人文化生活的精神全給摧毀了。當時在拉脫維亞的俄國教育家要使民衆俄羅斯化，凡是用非俄語講授的高小和中學統統封閉了，便是在初小也只有一年級才准許教勒特語，別級就非用俄語來教不可。

然而一九三四年的拉脫維亞卻有二千餘所本國的小學和中學了，人民在十六歲以內者強制入學。高等教育也辦得很不錯。從前俄帝國政府給波羅的三省設有泰爾都大學（Tartu University），但當三省獲得獨立的時候，這大學當然專屬於愛沙尼亞了。於

是拉脫維亞政府就里加的工專學院擴充爲拉脫維亞大學。一九三三年秋季，這大學有男女學生八六四〇人，教授三八二人。除了大學，拉脫維亞還設有技術專門學校七七所，音樂院一所，美術院一所。

勒特人在文學上和美術上的成就沒有什麼值得多大的注意。這也許可以歸因於勒特人所受政治上文化上的束縛罷。然而拉脫維亞的文藝史上也還舉得出幾個傑出的人名來；例如著作家勃老曼斯 (Baumanns)，雷尼斯 (Rainis)，音樂家味多爾 (Vītal)，喀爾斯 (Ka'rin) 和達爾申 (Darsin)，畫家魯生太爾斯 (Rosentals) 和剖維森堡 (Purvits)，以及陶器圖案作家史坦因 (Steinberg) 等。

以上所舉的數人是歐洲藝壇的批判家所不能忽視的。在此還得說一下數年前出版的勒特民族歌謠集，這是十分出色的文章寶庫，收有古代歌謠二十萬首，都是無名的民族詩人的創作。在人種學者和語言學者，要研究雅利安文化，這歌謠集實是必備的書。

勒特人身體苗壯，長矮適中，臉部豐滿，額角高聳，頭髮是金黃色，可並不鬚曲——紅髮黑髮的勒特人很稀罕。他們是徹頭徹尾的農業家，向大都靠土地上的勞作維持着生活。他們一生的興味完全集中於土地，他們的民間故事，這麼證明着。的確，大

地母親從遠古就是勒特人唯一的慰藉了。他們中間流行着的兩句諺語，「做工用不着害臊」和「當值田地的會受田地的滋養」，分明表現着勒特人尊重勞動的心情。

儉約和勞動是給勒特人恰當的評語。勒特人的精力並不流露於表面；他們有着冷靜的北歐民族的氣質，澆薄的脾氣一點也沒有。凡有什麼事情該做，勒特人總埋着頭認真地、有意識地做去。

這樣的民衆是波羅的地主們榨取勞力的好資料。二十世紀初葉，有些日耳曼地主打算在莊上雇用別國的佃工。但結果是不行；新來的佃工要求較好的食物，較長的休息，改善的規約，終於這些工人都被辭歇，重複雇用勒特工人了。

在鄉村區域，磚造的，瓦蓋的房屋雖也日見多了，許多農家卻還是木屋。有的用石作地基，大半是蓋草的。那些窮苦的農家裏傢具零落得很，但是到處看得到土著手藝的樣品。如雕刻得別緻的木椅，條檯，桌子，櫃兒，碗碟，水瓶之類。這些手製的、家製的物品，每件證明着勒特人的創造才能，顯示着他們對於藝術的愛好。

這個民族的古服裝，幾乎都已消滅了。但是有些受不着都市風氣的鄉區，卻還常見婦女穿着古式的花花綠綠的服裝。

拉脫維亞在獨立以後，把土地重新分配了一番。許多佃農這才實現了一輩子的夢想，變成小小的自耕農了。關於土地分配的情形，不妨抄一段拉脫維亞報上登過的新聞，當作說明：「十二月五日，六日，七日（一九二二）中央土地分配委員會在某地方把總計一萬四千台西亞丁（一台西亞丁等於二六英畝）的某田莊分給七百新戶。」

日耳曼大地主們眼見農業法剝奪了他們大部分的土地，少不得申訴了一番，他們得到了補償，然而補償的地價卻極其低微。勒特人以為那些大地主這樣地分擔了大戰所造成的損失，他們不該有什麼抱怨。比起喪失了僅有的牛，喪失了住家，喪失了所有的一切的農民來，大地主除了房屋和牲畜之外，損失得實在很少。土地總還剩着呢。政府如果沒有把土地分散，那時拉脫維亞一定免不了發生大變化，大地主們也得把土地丟得精光了。原來農民堅執地要求着土地，政府便依從了他們的要求。

勒特人在那些被壓迫的年代就執着於他們的民族理想，等到獲得了獨立，他們便是十分保守的謹慎小心的民衆了。他們一心想着本國的福利，要使那些足以摧毀民族的精神，危害寶貴的獨立的政爭和內戰不再發生於拉脫維亞。「我們聯合就站住，分離就跌倒」，他們彼此這麼勉勵着。

因此，拉脫維亞年復一年興盛起來了。它迎合了現代的潮流，把全國文化的，農業的，工業的，商業的人民生活重整了一番。

然而多難的拉脫維亞加入了蘇聯沒有多久，蘇德戰爭卻就爆發了。它在這次戰爭中間所遭受的苦難，恐怕比在下次大戰期間還慘酷得多罷。

現在拉脫維亞重復解放的曙光已經看得出了。這固然由於蘇聯的偉大勝利，可是過去的歷史也已經告訴了我們：勒特民族的更生力是驚人的。堅毅而且沈着的勒特人對納粹侵略者的反抗只有一天天加強起來。「較之奴隸狀態的平靜，我寧愛求自由的冒險」這一句拉特維亞革命先烈所遺留的名言，是在勒特人中間流行着，而且深印在每個勒特人的腦際的。

## 西班牙——「鬮牛」之國

一個幽默的民間故事……三種勢力——教會、軍人及貴族……不流血的革命……並存的兩種景象——現代的和中世紀的……婦女的裝束——短髮及高髻……娛樂——足球及鬥牛……工業的進步……卡斯提爾的農村……中古的漂布方法……宗教——天主教……首都——瑪德里

的風光……「交通宮」及普拉萊博物館……著名的玫瑰園……露天書庫……西班牙人格格上的矛盾

「西班牙從前有一個國王虔誠地禱告過天后。他起初所求的是日光，天后把日光賜給了西班牙。其次他所求的是美麗的女子，和文雅的男子，天后又允許他。於是他再請賞賜一個好政府。天后答道：「不，不。我可不能賜給你了。你的國度有了各種的富麗，如果再添一個興隆的好政府，那麼天使們都到西班牙去住了。我們的天國豈不要空虛！」」

這是西班牙很通行的一個民間故事。從這故事上，看得出歷來的西班牙民衆對於政府的失望心理來。西班牙在十七世紀原是一個「太陽永不落下的大帝國」，可是因爲沒有健全的政府，卻成爲歐羅巴落後的國家了。

西班牙政治上歷來的不安和腐敗，可以歸因於強盛時代所造成的三種勢力，就是教會、軍人和貴族，就過去的情形說，教會擁有大宗的財產，而且統制過民衆的教育。軍人自從一八九八年西美戰爭以後，也成了專橫的特權階級。他們非但不盡保衛國家的天職，而且一味壓迫着民衆。至於貴族，則管領着全國土地的大部分。對於農民的租地期限和納租數量，有着絕對的支配能力。在這三種勢力擡頭的期間，人民滿意的政府當然是不會出現的。

覺醒的西班牙民衆終於抱定了決心，要跟三大勢力清算一番。一九三一年的不流血革命，以及共和政府時代政治的進步，便是這種決心的表現。但是根深蒂固的三大勢力，得了國外的奧援，也還拚命地掙扎着。西班牙國內這才演出非常慘烈的流血戰爭來。

撇開了過去的內戰來說，今日의西班牙實在並存着現代的和中世紀的兩種景象。在

都市方面繁榮的區域，全是寬闊整潔的馬路，兩旁排列着最新式的高樓大廈，有幾條馬路甚至築着地底鐵道。可是偏僻的所在，卻還遺留着狹窄污穢的古西班牙式的街巷。在農村方面，有的地方已經利用了水力發電的原動力，以及新式的耕種機器，把農業科學化了，可是大多數的農村，卻還沿用着古羅馬式的油燈，意卑利亞式的耕犁，和回族的灌溉方法。

西班牙人的裝束上和娛樂上也呈現着顯著的中古式和新式的對照。中上階級受過教育的婦女，短裝革履，輕盈的現代裝，看去同巴黎倫敦的婦女沒有什麼兩樣。可是鄉間卻有許多婦女，梳着光油油的高髻，在頂端插一個玳瑁的梳子，到晚上也同舊式的日本女子一樣，用着中部凹進的木枕睡覺，使頭髮不至於散亂。她們通常所穿的衣服玄色居多，作客時候則穿上一套艷麗的衣裙，披上一條花邊的圍巾。就娛樂來說，受教育的青年們已經醉心於足球一類的近代體育了。可是看去十分殘忍的「鬥牛」卻還到處流行着。

近代的西班牙在各方面都不能說沒有顯著的進步。第一，大戰時期西班牙的中立造成了工業的繁榮。從此新式的工廠添設了不少。第二，大戰以後，公共工程大大的擴充

起來。水力發電廠也建立了多所。第三，共和革命以後，國民教育和工人運動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然而西班牙比起歐洲其他的大國來，究竟還落後得很。它正同我們中國一樣是貧窮的大國。這原因固然一部分由於政治關係，但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地理的缺陷。

西班牙的土地大部分是雨量稀少的高原，土質非常礮瘠，只有南部的瓜達爾幾維河（Guadalquivir）流域，西北部的厄勃羅河（Ebro）流域以及沿海岸一帶比較的可以說肥沃。全國的農產品除了水菓以外都還不夠自給。工業品如布疋，鋼鐵，水門汀各項雖有輸出而數額不多。因此西班牙非把全國的土地制度和農產方法澈底地來改革一番，是無法補救本國的窮困的。

西班牙的窮困在中部卡斯提爾（Castile）山地的農村顯得最深刻。村上的農家全是破陋的小舍。小舍下層關着豬和雞鴨。從步梯上去，便是人的住所，滿屋子給煤煙熏得烏黑，中央放有爛泥和石塊搭成的一口灶，旁邊幾隻瓦鉢，一隻鐵鍋或者還有一副小小的石杵和石臼。靠牆是擺零星東西的木架和一張牀。除此以外，什麼傢具也沒有了。

這等農村通用着極舊式的農具，固然不消說，就是吉訶德先生時代的中世紀漂布方

法，從那些村上也還看到。漂布的手續是這樣的，先把油污的布拋在一個泥潭裏，布的兩面塗滿了泥，便攤在太陽下面去曬乾，過後刮去了泥，把布放到叫做「漂布器」(Bates)的木槽裏搗一陣，便十分清淨了。

天主教會只有在落後的農民方面似乎還保持着相當的勢力。一般的牧師沒有什麼學問什麼德行。因此知識分子和工人們很看輕教會，有一個著名的西班牙作家說過：「西班牙人的宗教熱已經成爲過去歷史的一部分了。我們不再是宗教的民族了。」

就種族來說，西班牙似乎算不得一個統一的民族。東部的加泰隆尼亞(Catalonian)和東北部的跋斯基(Basques)在語言上和習慣上跟卡斯提爾人各有顯著的不同的。

加泰隆尼亞人有着勤奮的活潑的精神，在實業界顯着出色的才能。他們在省內到處設有葡萄園，橄欖園。那一省可說是西班牙最繁榮的區域了。他們不願在政治上長受着驕傲而貪懶的卡斯提爾的羈勒，已經爭得了一部分的自治權。

西班牙的首都瑪德里城(Madrid)是在卡斯提爾高原的中間。這個都市簡直同巴黎一樣的美麗，而且動人。有一條出色的大馬路橫貫着都市的中心，馬路上排着蒼翠的列樹，劃出幾條車道和步道來。步道邊擺有飲料攤，售賣着啤酒和冰淇淋。每到晚上擁擠

着各色服裝的男女市民，時刻聽得到賣獎券和賣花的小販們的呼聲。

沿着那條馬路有一所巍峨的新建的「交通宮」，就是郵局和電報的總局所。那麼富麗的公共建築物是全世界所少見的。交通宮的外牆貼有六幅大地圖，指示着全國通郵的地點。這下面便是幾個投信的郵箱口。全市各煙紙店都設着郵箱，寄售着郵票，電車邊掛有郵箱，給乘客投信。

「交通宮」附近矗立着許多高大的建築物，最惹眼的是普拉華（Prado）博物館，其中陳列着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西班牙國王所收藏的名貴的繪畫和雕刻。

瑪德里東區大公園的布置顯着西班牙人特有的幾種情趣。公園裏有一個著名的玫瑰園，種着三千餘種的玫瑰，又有好些文學家和戲劇家的紀念銅像，附帶着被紀念者所創造的男女主角的大理石像環列在銅像基腳的周圍。此外還有一種特殊的風物就是「露天書庫」。這在路邊太陽照不到的地方，用磚石砌成，中有幾格書架，插滿着書，每天分兩次開放六小時，並不用人照管，可是書架上端卻揭有一行字道，「這些書給大眾隨意取看，也託付大眾負責保管。」

從這麼一種習慣，我們不難看出西班牙人幾分優美的性情來。的確，凡是到過西班牙

牙的都說西班牙人誠實，殷勤，和氣，對朋友極講交情，酷愛平等和自由，有很好的脾氣。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來，西班牙人愛看鬥牛場中執槍的騎士把牛活活地刺死，而且暗殺，暴動，政爭，內亂這一類事情在西班牙也比任何國家都多。

西班牙人也許因為受了古昔佔領過西班牙的回族精神的影響罷，在性格上不免有兩種傾向的深烈的矛盾。讓我再來引一個西班牙的民間故事：

「從前有一個西班牙人，因為活不下去，決定去做攔路強盜。他走到大路上，叫一部滿載着莊稼的車子停下來，喝令那車夫快把身邊帶着的銀錢全都交出來。那筆錢一共有三十元。那車夫淒切地說道：『我所有的家產全在這裏了。』」

「那強盜對他說道，『真是對不起。我總得顧一顧到我的老婆和兒子！不過我也用不着把你身邊的錢全數拿了去。這二十九元還你吧。我只消拿一元錢就是了。』」

「那感激的車夫說道：『謝謝您。現在我的莊稼中間，請您隨意挑些什麼帶給您的家裏去。』」

「強盜回答道，『幾把米一撮豆就夠我們吃一頓，這一頓我們等得真急呵。但是我得把價錢付給你。這就是你原有的一元錢。』」

「那車夫送過來和豆去，不由得湧起同情心來，便送給那人五元，請他收受。當他推卻的時候，那車夫又央求道，『那麼當作天財收下來罷。』於是那強盜才收了下來，不再客氣了。」

這個幽默的故事，說破了西班牙人的矛盾的性格。因了這樣的性格，西班牙人是可愛的；可是也正因了這樣的性格，西班牙政治上的動亂，往往是不可捉摸的。

## 盧森堡——大公國

控制西歐大陸的要塞……戰爭的羅曼斯……軍事上的重要性……羅馬帝國的遺蹟……古祭壇的四神像……著名的豬種……傳教士維立勃勞特……聖城厄赫透那赫……古風的跳舞……大公國創立者栖夫里……「日耳曼老鷹的山巢」……盧森堡市的風光……栖夫里古城堡及大公宮……兩種氣候及四種方言……土地制度……結婚儀式……民主精神

法比德三國中間，夾着一個不到上海市兩倍大小的小國，叫做盧森堡大公國（The Grand Duchy of Luxinburg）。有三十萬光景血統非常混雜、大都操德國語的一個民族住在那裏。就面積和人口看來，這大公國的重要性，並不在直布羅陀（Gibraltar）以上。然而它的山嶺地帶卻是控制西歐大陸的要塞。從古代到近代，凡在歐洲稱霸的民族都要爭奪這一塊地方。

第一次大戰以後，這溪流縱橫，峯巒挺秀的高原成着和平的場景了。只有一種鬪爭

正在進行着；就是關於著名的盧森堡鐵路的政治經濟事件。然而在一一切幽靜明秀的風景中間，也還流露着戰爭的羅曼斯的情味。

差不多每一個綠油油的山頭，都有一座堡壘的殘址聳立在雲端。盧森堡市的近代式砲臺是十九世紀末葉才拆毀的，但當大戰期間，這地方還做過帝國主義大國的天然要塞。德軍在大舉攻法的時候，把這地方佔領起來，收了間接的，但也極大的效果。

盧森堡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是從古以來很顯著的。羅馬帝國就認識過它的價值，留下許許多多遺址來。這些古蹟在風趣上超過着後代的種種廢墟。羅馬帝國又打動了這農業民族的精神。他們直到現今還對那些在森林的綠蔭裏浮現着的古代祭壇十分敬重。還覺得岱雅那女神彷彿在林間巡行着。有一個鄉區裏，赫邱利，阿坡羅，朱諾，密涅發仍然天天聽着彌撒；古祭壇上做着裝飾的這四尊神像當地的鄉民決不肯貪圖着重價賣掉。他們把這些古代雕刻看做有些神聖性的禁物，幾次三番拒絕了古董商願出的幾千金磅的代價。羅馬時代還有一種非常別緻的遺產，就是著名的豬種。這種本地的豬腿，用杜松醃熟了，在羅馬時代曾經算是第一等美味，近代的德國人也十分愛吃，他們在大戰以前原是把盧森堡拉進關稅同盟的。

近代盧森堡的歷史不妨追溯到七世紀一個英國傳教士的入境。這傳教士叫維立勃特（Wilibrord），曾經使許多異教徒改信了基督教，在給異教徒殺害以前，建立了厄赫透那赫（Echternah），這至今還是大公國的聖城。維立勃勞特是一個明哲的聖徒，具有欣賞自然美的一副慧眼，和宣揚宗教的一片熱心。他所提倡的前進五步後退三步的一種跳舞，據傳有着醫治百病的功效，是盧森堡至今還最流行的一種古風。每逢聖靈降臨節，他從前傳道的古城裏，總有二萬光景的奏樂者，歌唱者，巡禮着，和掌旗者連同一百二十光景的教士舉着跳舞。羣衆從德國邊境的塞爾河（Sure River）的橋頭跳舞到大禮拜堂裏，維立勃勞特的墓前，要經過五小時之久。

那一天全城房屋的窗口都裝飾着鮮花和旗章，滿街飄揚着彩幟，等到下午跳舞大會散了，還有會市，直鬧到天亮。維立勃勞特早給他本國人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可是在盧森堡呢，不但他的精神還主宰着，連他的父親也受着禮敬。聖靈降臨節的跳舞大會是一年鬧似一年的。不多年前，行政當局把跳舞大會禁止過一次，據說因為接着發生了牛瘟的緣故，可是後來仍然年年舉行着。開除了「信仰治病」說的近代科學知識似乎還遏制不住這一種光怪陸離的神道把戲。

英吉利的古風在厄赫透那赫本地人的語言裏也流露出幾分來。這就是古代英語的字眼和句法。這些在英國久已不通行了，可是在他們的語言裏卻夾雜得很多。因此他們往往自稱「這地的英國人」。

盧森堡大公國是十世紀法蘭克貴族栖夫里特（Siefried）所創立的。他是查理曼大帝的子孫，很有謀略。當他到了現今的盧森堡市的時候，他賞識了那峻峭的岩壁和曲折的峽谷所構成的天然形勢，便在那裏建設了一個大城堡。這地方後來據拿破倫時代卡諾忒（Carnot）大將的判斷，果然是「直布羅陀以外，歐羅巴最堅固的要塞，從摩塞耳一路進攻法蘭西的唯一根據地。」

栖夫里特建設了這城堡，也就創立了盧森堡的貴族。從這貴族世代代產生出好些帝王公侯，十字軍人，聖徒以至於盜魁來。

盧森堡的城堡做過了盜匪的安全的根據地數百年。在大城堡的周圍，一切險要的地點這才都設有防禦的堡砦。當地的盜魁靠了這些險要起初打劫旅客，隨後出借堡砦，收着極大的利益。

這公國等到查理和腓立普二世統治着的時代，便成了國際戰爭的導火線。哈布斯堡

皇族要把法蘭西併吞到他們的帝國裏，法蘭西也要佔領盧森堡，來保障本國的獨立。

古代高盧人跟條頓人野蠻的鬥爭重又發生了。羅馬是干涉過他們兩方面的戰爭的。在這近代的衝突裏，大不列顛也間接地、堅決地干涉着。馬爾巴羅（Marlborough）勝利以後，它把這公國給了奧地利。惠靈頓（Wellington）勝利以後，它又復認許了條頓民族對盧森堡的連絡。這公國加入了德意志的聯盟和霍漢索倫的關稅系統。承襲大公爵的那索世系以缺少子嗣而獨多美麗的日耳曼公爵夫人出名，實際上也就都是德意志帝國的傀儡。於是不列顛又復間接地，但也堅強地干涉了。這一來盧森堡重做了高盧種族的緩衝的門戶。

盧森堡人在一百年前，經過了一次反抗法國人的慘烈的農民戰爭，對於法國人的怨恨本來非常深切。然而現在呢，即使他們沒有怎樣確實地愛着法國，他們總也預備跟它親熱了。法國不會怎樣盡力來討盧森堡的歡心。實在是辣手的普魯士促成了他們兩國的要好。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六七年，又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盧森堡的砲臺上都駐過了普魯士的軍隊。有一個盧森堡詩人曾經寫過這樣的句子。

「盧森堡的石岩上不能種法蘭西的百合花，這地方是日耳曼老鷹的山巢。」

但黑老鷹剛在那裏住定了腳，盧森堡民族可就想到還是種在石峯上的百合花來得好了。這一種轉變了的感情，近年似乎越加發達起來。

盧森堡市的風景真是壯麗極了。從高山發源的溪流蛇似的穿過了峻峭的大峽谷。上游不過是細流的小澗，到下游可就形成了巨大的深濠。便在這種深濠的三面環抱裏，一座巨大的黑沈沈的懸岩帶同栖夫里特的古城堡的殘址聳立著。每當玫瑰花盛開的季節，一片柔和的美景就遮住了這番雄壯的氣象。S形的市區的景色也很可愛，有鐵路蜿蜒地通過，又有幾座高架的大橋，使市區成了金圓記號（\$）的形狀。十六世紀遺下來的大公宮有著西班牙摩爾族式的裝璜，是市內最古雅的建築。

如果這公國歸屬到一個什麼大國了，那就該多麼可惜！這實在是完整的難型的世界。牠有着氣象萬千的風光，多種多樣的情趣。國境雖是那麼小，自然和人類卻把它分成了兩種氣候和四種方言。

北部泥土稀薄的岩石地帶叫做奧斯林，望去全是小山，林坡，和迷宮似的豁谷。南部溫暖肥沃的沙岩區域叫做古特蘭，南通法國摩塞耳的葡萄田野，東是重重疊疊的峯巒。住在奧斯林的人民，沈着刻苦，可也謙和得很，聚居在古特蘭的，大都是溫雅而且

健談的。

盧森堡的農民有着土地。他們的土地因為照法律應當分給所有子女的緣故，當然免不了小下去。要補救這一層，農民可以向政府或是區議會領取荒地。墾荒是需要着勤苦、知識以及資本的。這些都有國家指導着，供給着，農民可以從收益上來拔還所借的債。

全盧森堡的人民差不多都有着宗教的熱誠和愉快的心情。甚至嚴肅的高原土著也往往喜歡尋快樂趕熱鬧。每逢國家重要的節日，跳舞的風氣普遍到全民族。有些鄉村裏，結婚儀式收場的光景，是新郎和新娘同到祈禱所前面接一回吻，跳舞着從教堂出去。中古時代的定期會市，具有尋樂和商業兩重性質的，至今還沿襲着。

在這小國裏，還有一種真正的民主精神使人民生活增添了不少愉快。全國一個乞丐也沒有。人人會讀書寫字。照憲法規定，國家最高權力屬於人民。全國分四選舉區，二十一歲以上的國民都有選舉權。選出的國會議員任期六年。較重大的內政外交問題往往用全民投票來取決。

盧森堡的一般農民似乎具備着新的和舊的兩副頭腦。他們很能夠吸收近代的科學知

識，同時也愛好着傳統的一切。他們在耕種的餘暇，唱唱民間歌謠，跳跳鄉土跳舞。他們似乎還有些相信傳說上的神怪，如蛇婦人，林間女神之類。

這一種平靜的自然的生活證明着盧森堡人是酷愛和平的民族。他們在希特勒武力侵略之下，失去了自由當然是不甘心的。他們的復國正是世界的政治家們所考慮到的戰後問題之一。

## 安陀拉——古怪的小國

無可歸類的國體……查理曼所建立的小國……兩個王公的和約……行政權……卡塔盧那語……首都老安陀拉……谿谷公署……國會……六公社……勤苦的山民……跳舞……中世紀精神……私生子的被棄……走私……不流血的革命……交通及教育

安陀拉 (Andorra) 照正式的稱呼，是安陀拉谿谷 (The Valleys of Andorra)，它隱藏在法蘭西跟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脈的東段。這個古怪的小國，面積不到二百方英里，人口不到六千，雖在二十世紀的今日，還牢守着六百年前的舊制度和舊習慣。這是歐洲封建制度的僅存的「碩果」。它的國體，照一般的說法，是共和國，因為那邊有着類似的國會和類似的總統。可是也有稱它「公國」(Principality) 的，因為它還承認着兩個王公的共同統治權。其實嚴格地說來，這算不得共和國，也算不得公國。像它那樣的國體，在近代世界是無可歸類的。

我們要明白安陀拉爲什麼有這樣奇特的國體，先得把它的歷史探究一番。它是查理曼進兵西班牙的時代所建立的。當時查理曼爲要防止摩爾人的竄擾，在西班牙邊境建立了好些小小的緩衝國，其中最後剩下來的便是安陀拉。這個小國當初經過了強鄰的幾次爭奪。到一二七八年，便有兩個在安陀拉打仗的勳爵（*Lords*）簽訂了和約。一個是法蘭西的佛亞伯爵（*Count of Foix*），一個是西班牙的烏爾赫爾主教（*Pope of Urgel*）。他們依照和約，都算是安陀拉的王公，得用同樣的權力，共同來統治這個小國。前者應得安陀拉的年貢九百六十法郎，後者應得安陀拉的年貢四百六十西幣。這和約至今還在安陀拉保存着，而且繼續有效。兩王公中間，西班牙烏爾赫爾主教的職銜至今保存着，法蘭西佛亞伯爵的職銜則在法蘭西革命時期早就廢除了。可是廢除以後，安陀拉人恐怕受西班牙的侵略，卻又請求拿破崙一世承襲佛亞伯爵的職銜來保護。拿破崙允許了。從此法蘭西的元首一直做着安陀拉的王公。

安陀拉既然跟法蘭西和西班牙有那麼悠久的關係，它似乎是這兩大國的共同保護國罷。然而安陀拉人卻不承認如此。他們以爲無論此爲法國總統或是烏爾赫爾主教，對於安陀拉都只有純粹個人的關係，不能用各自的政府名義來行使權力。且事實上除了安陀

拉的各級法官是兩王公所指派的以外，安陀拉的行政權還都操在安陀拉人自己的手裏。安陀拉人操着卡塔盧那語（Catalans），過着十分簡樸的生活。他們聚居在兩大幽靜的谿谷，——東部谿谷和南部谿谷的周圍都羅列着積雪的高峯，和飛瀑的崖壁。兩大谿谷會合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首都，叫做古安陀拉（Ancient Andorra The Ancient），那邊鱗次櫛比的房屋中間，最惹眼的是一所充當着國會和政府的假三層樓，叫做谿谷公署（The House of Valleys），這所公署簡樸得很。屋頂高聳着瞭望臺和鐘塔，前面有一個大院子。公署下層是官員和議員的驢馬房，樓上是食堂，會議室，演講室和臥室。這所房子裏有着一個大廚房，那邊的炭灶烤得熟整隻的牛，照中古的風俗供許多人同吃。

安陀拉國會是在谿谷公署開會的。全國六個公社，（或者不如說村莊）各選議員四人，任期四年。男性公民二十五歲以上都有選舉權，國會每年開會五次。每逢開會的時候叫做Zinei的職員在大門上升起安陀拉旗來。二十四位議員步行着，或騎着驢子上公署。他們照例穿着玄色大衣，黑領帶，戴着捲邊帽，所得的年薪據說不過二三十法郎。除了商議國家大事以外他們還選出第一執政（First Syndic）和第二執政來，執行全國政務，並且擔任國會主席。國家重要的文件全都保存在公署牆上建造着的保險庫裏，保

險庫的門裝有六具大鎖，開鎖的鑰匙分交給六公社保管着，那堅固的保險庫不得六公社同意是不得開的。

安陀拉的六公社各有社董兩人，主持地方政務，支配牧場和山林採伐的權利。這些社董兼任着國會議員，一向由家長會議推選，可是近年來，由於青年勢力的擡頭，凡是二十五歲以上的男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了。

安陀拉人是勤苦的山民。牧場上，田野上和山林間，男女共同操作着。男子穿着粗布的西裝，女子的服裝是長衣披肩和頭帕，全身玄色的居多。只有年青的少女往往穿出鮮明的顏色來。他們的住宅和穀倉，用多量的石板和石子造成，可都簡陋得很。道路也大部是石子鋪成的。每個村落有小教堂一所，是他們星期日做彌撒的地方。他們大都吃得很儉省。那兒出名的美味是溪澗裏盛產着的鱈魚，一種特殊的野山羊肉，燻火腿和煎鰻魚等。

安陀拉山間可耕的土地很少。據說那兒的人口如果繁殖到六千以上，就免不了鬧飢荒，因此溪邊或是山脚倘有些微土壤地帶，那就要儘量的利用。陡峭的山邊往往有小小的田畝種着莊稼。在外來的旅客看來，不免要引起一個疑問：農夫和耕牛在那兒怎麼站得住腳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安陀拉人要把土地看得比黃金還重了。在他們的心目中，土地是第一等的財產。驢子是第二等的財產，他們除非萬不得已，決不肯把祖遺的田地賣掉。因此沒有土地的窮人便永遠得不到土地，他們每到冬天，往往過不了活，不得不老遠地走到西班牙的巴塞羅納或是別的都市，找尋生計去。

安陀拉人的生活那麼苦，可也未始不知道尋樂。暖和的夏晚，青年男女常常聚集在空地上，伴着橫笛和高音笛的音樂，快樂逍遙地跳舞一陣。此外，在節日和星期日，還有些傳統的娛樂。

各地有閑的富人們要找一個休養身體的地方，高山氣候的安陀拉本是最適宜也沒有。法蘭西和西班牙的資本家，曾經幾次三番向安陀拉人提議過，要在那兒建設旅館和賭場，吸引國外的旅客，使安陀拉繁榮起來。可是十分保守的安陀拉議員們卻把這種計劃堅韌地拒絕了。他們寧願保持着刻苦勤儉的生活，不願獲得「傷風敗俗」的表面的繁榮。這種深閉固拒的中世紀精神，使得安陀拉終於老遠地落在時代後面。

還有表現着這種精神的，就是他們風俗上對於正式結婚的特別重視，通奸在安陀拉人中間算是極大的罪惡。如果有私生子生出來，就得帶到國境外去丟掉。然而漏稅販

私，在安陀拉人的心目中，卻不算不道德，從前安陀拉人常常幹着走私的生意，他們把綢緞，硫磺，火柴，香料和煙草從黑夜私運到法蘭西和西班牙的國境去，可賺三分四分的厚利。這種走私團體的頭目往往是很體面的人物。有一時期安陀拉國會甚至還通過一個議案，准許硫磺火柴的私販者的專利。可是近年來因為鄰國海關查禁嚴密的緣故，除了羊馬和驢子以外，別的商品的私運已經絕跡了。

跟着這一種走私風氣的衰歇，安陀拉的封建殘餘勢力似乎也漸漸兒發生動搖了。一九三二年四月，古安陀拉發生過一小時的不流血的革命。那一天國會正在開會，一羣青年擁進會場去，要求發布法令，准許二十五歲的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到國會被迫接受了這個要求，那羣青年跑到各村莊上去，把法令宣讀一番，從此，世世代代傳下來的古老習慣，不得不忍痛地改變幾分了。

現在安陀拉已經有了幾條新築的公路，通到法蘭西和西班牙。教育，郵政，和電政事業也有着新的發展。這些事業大都是法國人所舉辦的。法國派有常駐代表在那裏，保護法國人的利益。在當前世界的烽煙中間，安陀拉恐怕再也守不住封建的壁壘，快要變成「世界的安陀拉」了罷。

## 阿比西尼亞——獅之國

悠久的文化……高原地帶……含族的苗裔……伊西奧比亞……庫西特語及亞木哈拉語……山地戰術……亞木哈拉人、加拉人及達那歧爾人……所謂「白人」及「紅臉孔」……主要食品——生肉……蜜製的酒……打獵……獅和象……沙漠及沃野……首都阿的斯·阿比巴……玩把戲似的河……旱荒……馬加種咖啡……蒼蠅和眼病……婚俗……哈拉爾——古埃及的遺風……中古的封建制度……皇帝及藩王……政治的革新……總主教——阿布拉……南部的教堂……宗教——埃及的科普替宗……原始的迷信……猶太教……歐洲的傳教士

就固有的民族文化的持久來說，阿比西尼亞是足以自豪的。因為你要是去阿比西尼亞游歷，你就彷彿到了聖經上面所描寫的國土裏：泥土堆成的居屋，光怪陸離的服裝，神秘的宗教，游牧的生活，樸素強悍的民族性，都使你覺得生活在古老的世界。

這個古國是在非洲東北部的高原地帶，給英法意的殖民地四面包圍着。面積約三十

五萬方里，人口約一千萬。所謂「阿比西尼亞民族」(Abyssinia)原來是舍族(Hamite)的苗裔。他們自稱爲「伊西奧比亞人」(Ethiopia)，後來阿拉伯人把他們稱作「阿比西尼亞」——就是「混合人種」的意思——乃有今名。但是阿比西尼亞至今還用「伊西奧比亞」當作他們的國名。

在阿比西尼亞佔大多數的，是跟早期埃及人和地中海一帶許多歐洲人相近的北非民族。這些北非民族，膚色淺黑，都操庫西特語(Cushite)可是也有一部分因爲先代跟閃族(Semites)通婚的緣故，操着閃族語系的亞木哈拉語(Amharic)，這些亞木哈拉人本性強悍，善於射擊，是阿比西尼亞民族的中堅分子。原來這數千年的古國所以能夠在意阿戰爭的初期英勇抗戰而使墨索里尼損折了不少的兵力，多半仗着他們出奇領勝的山地戰術。

亞木哈拉人之外，有兩種人在國內勢力也不小。其一是高額角的加拉人(Callas)，他們的先代從亞丁灣侵入這高原地帶，便在這裏住下。現在他們在軍隊裏佔着相當的勢力，可是在政治上卻沒有多大的地位。還有一種是達那岐爾人(Danakil)，這些人性情蠻悍，屬於貝督英族，大都住在東北部過着游牧生活。此外在東部邊境有着從葉門移

來的索馬利人 (Somali)。過西一個地帶有着雜七夾八的黑種人，北部則有着少數的法拉沙人 (Falashas)，這小族信奉猶太教，有一時期統治過全國。

因為種族複雜的關係，阿比西尼亞人的膚色極不一致。有的漆一般黑，有的黑裏帶黃，有的白得跟有些歐洲人差不多。可是有趣得很，他們卻把自己當作「白人」。他們對於歐洲人，不是叫他「紅臉孔」，就是叫他「紅項頸」。他們主要的食品是生肉，每逢皇帝或是女皇賜宴的時候，全體戰士，就都坐在院子裏的地上，僕人們把血淋淋的獸類的死體傳遞過去。每個客人輪流拔出刺刀來，向宮廷恭恭敬敬鞠了躬，便咬住了那遞到的肉，險險兒擦掉鼻子似的切下一塊來。在盛大的宴會上，生肉的消費量大得驚人，他們因為常吃生肉的緣故，往往發生厲害的疾病。

他們的飲料也有些別致。當作酒的一種發酵的蜜，進口像是淡淡的白葡萄酒，可是喝了容易醉。此外還有一種飲料，滋味好像啤酒。至於吃人肉的風氣大概早已除滅了，但據有的人說，在政府統治不到的邊遠部落裏，這樣的風氣似乎還有些遺留着。

幾個邊遠部落的人們善於打獵，如果他們殺了一隻獅子或是一頭象，算不得什麼一回事。阿比西尼亞通常的獅子膽小得很，每逢一個旅隊過來，就悄悄從路上避開，一點

沒有餓饑饉要咬人的模樣。可是象呢，卻有着相當程度的智慧，牠會留心到一個人帶不帶槍。

阿比西尼亞各處的風景大不相同。有的是滿目荒涼的大沙漠，有的是肥沃的原野，山明水秀，草木葱蘢，跟我們的蘇杭不相上下。此外又有崇山峻嶺，最高的山峯拔海九千英尺。高原地帶的氣候有着劇烈的變化，日落之後，攝氏表上忽降下四十度，並不是稀罕的現象。

除了從亞丁灣的吉布的通到首都阿的斯·阿比巴的一條鐵路和阿的斯·阿比巴週圍幾英里的汽車路之外，全國的道路沒有一條是好好兒築成的，橋樑也少得很，旅行家必須騎着牲口或是涉着渡過河去，河裏往往住着鱷魚，河馬和水蛭之類。

有幾條河好像會玩把戲似的。據英國旅行家費維安說，有一回他所經過的一條河，表面上是幾百碼闊的乾燥的沙石河牀。當他到河邊的時候，他的旅隊已經過河了，他笑着這番鬼話，走過河去，猛聽得像遠遠的火車叫的一種聲響了。「快走呵！快走呵！」全隊的人們便這麼驚叫着。他剛到了對岸，洶湧的河水就沖着大樹和牛羊死體奔騰下

來，據說這是春天常有的事，不當心的旅行家往往在這些乾燥的河牀裏被水捲了去。

好些地方常鬧着旱荒。井雖然到處有，可是多數乾涸着，即使有些水，也往往是濁濁的。至於高原地帶，泉流還多，有幾處土地肥沃，幾乎無須開墾，就可以播種植物。西部和南部幾個區域野生着咖啡，收穫之後，運到蘇丹去，長粒的「馬加種」咖啡也有不少數量輸出到亞丁去。玉蜀黍和牛羊產量都很多。馬是阿比西尼亞人並不看重的，種很瘦小，馬病倒了，他們就讓牠死在路邊給蒼蠅叮。馬，駱駝，騾子和驢子的骨骼是旅途上常見的東西。

蒼蠅這東西在阿比西尼亞特別多。每頓飯要不受蒼蠅的難，非拚命不住的趕不可。你走過一個村落或是一羣農民的前面，你就看得到他們周圍烏雲似的一陣。民間有着一種普遍的習慣；搽頭髮是用臭乳酪來代替生髮油的，因此，阿比西尼亞人頭上，往往擠集着嗡嗡的昆蟲隊。孩子們的眼邊常是蒼蠅停腳的地方，所以眼病在歷代都非常流行。結婚的風俗有些還脫不了很原始的狀態。新娘是用牛羊來交換的，牛羊的多少得看新娘容貌的好壞和門戶的高低。新郎進教堂的時候，帶着一條鐵柄皮鞭，當作丈夫的權力的象徵。婚前的失貞少得很，但婚後的淫亂卻是常事。丈夫獎勵着妻子的苦役。做妻

子的擔任了一切家務，還在田地上操作着。妻子和驢子背了同一的犁，主人在後面揚着鞭子走，是鄉間往往可以見到的光景。

首都阿的斯·阿比巴是全國的中心點。當地無數泥築的房舍簇立在皇宮和法院的四周，那皇宮和法院也是泥築的，不過規模較大罷了。東部的都市哈拉爾(Harar)有着好些古式的石和泥土的建築，看得出古埃及的遺風來。除了這兩個地方，全國再沒有什麼像樣的市鎮了。

這個帝國至今還保持着中古的封建制度。全國有幾個藩王，受着「王中之王」(King of Kings) (照他們的稱呼) 卽皇帝的節制。那皇族據說是所羅門和示巴女王的後裔。一九一六年，前皇李雅蘇(Lij Yasau) 因昏庸被廢後，女皇柴狄都(Zaditu) 接了皇位，一九一九年她採用了內閣制。一九二三年，這帝國加入了國聯。一九三〇年，女皇死了，她的繼子哈伊爾·塞拉西(Haile Selassie) 卽了位。他受過了西洋教育，在政治上有着不少的革新。一九三一年頒布憲法，設立兩院制議會，較重要的各族在議會都佔有議席。一九三六年意侵略軍攻陷首都阿的斯·阿比巴，國王塞拉西出亡英國。英意宣戰之後，英軍開入阿境，協助塞拉西規復國土。阿比西尼亞這才又復是獨立國了。

教堂裏的總主教，所謂阿布拉（Abuna）過着很尊榮的生活。他經常坐在靠背有亮晶晶的金星繞着十字架的高高的寶座上，左手捏着珠寶串成的念珠，脚下踏着富麗的波斯地毯。

南阿比西尼亞各教堂跟其他一切房子一樣，是泥土和木條造成的圓形房子。房子中央的聖壇是舉行着禮拜式主要部分的地方。人們只消在外圍躡一會或是在庭院裏踱索一番，就算做了禮拜了。儀式的大部分似乎就是跳舞。每個教士手裏拿了一枝手杖，彷彿打蛇似的在地上用勁地鞭一陣，儀式上所用的樂器不過是長鼓和土製的簫。

做基督徒在阿比西尼亞算是很光榮的。他們從十四世紀阿塔內細阿（Athanasius）的門徒來傳道的時候，就改信了基督教，然而他們後來卻離了正教，成爲基督單性論的宗派的信徒了。這是因爲他們接受了埃及的科普替宗（Copte）的緣故，便是現在他們教堂裏一切教長還都是從埃及及沙漠的大寺院裏科普替的僧侶中間選出的呢。

阿比西尼亞的山民幾百年來一直抵制着周圍的回教信仰，然而打進邊界來的黑種人的迷信勢力，他們倒隨便接受了。他們的教士人數佔有成年男子的五分之一，可是一種原始的邪道仍然盛行着，他們的巫醫勾當有幾種真荒唐得很。譬如，村落上出了刑事

案，偵查的事務是教士擔任的。如果他用禱告和詛咒的方法查不出犯人來，他就叫一個男孩子來，把藥給他吃，直到他夜夢裏見到了什麼人。如果教士認爲犯人的那個人，男孩子沒有夢到，教士就再給他藥吃。

阿比西尼亞的基督教這樣真是腐敗透頂了。然而腐敗還不奇怪，最奇怪的是教規的混淆。原來這民族的一部分加入過猶太教，有一時期還征服過其餘的人，強制過他們教希伯來聖禮。因此猶太教的安息日（卽星期六）和基督教的禮拜日，他們都奉守着。割禮，殺牲的潔淨式和不潔的食物的禁忌也都實行着。他們一年裏有着一百五十天光景的祭日，所以生活算不得特別勞苦。所有的教士都是娶親的，但在寺院和修道院裏卻也有不少僧侶和尼姑靜修着，這些修道者所管轄的聖地有許多出產上非常豐富，是雇農耕種着。

歐洲的傳教士，在那些山民看來是再討厭也沒有的。他們抱着一有機會就把他們統統趕出去的心理。一個過去的皇帝說過，「歐洲人起先派傳教士到我們這裏來，過後派領事來，再過後就派兵隊來了。」他們似乎很怕外來人進去，只有醫生才算得受着他們真正的歡迎。一般的旅行家爲了遊歷的便利，往往隨帶着大批的清導丸，金雞納霜和鴉

片丸之類，沿路小心地跟他們做交易，因此遊歷家在他們眼裏，沒有一個不是對醫藥十分內行的。

## 伊拉克——伊甸園

從委任統治地變到獨立國……三種古代文明的中心……抗英戰爭……莎搭爾阿拉伯……棕櫚地帶……人間的樂園……志息豐以北的古跡……阿拉伯人的村落……幼發拉底河及底格里河的兩大聖寺……拜星教徒……拜鬼的習俗……摩爾特人和阿拉伯人的對立……亞述人……首都報達……各種帽子和「凱非」……十四世紀的清真寺……特殊的河船……摩蘇爾石油

在國聯委任統治地的中間，伊拉克（Iraq）首先轉變成了完全獨立國。這獨立國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伊拉克民族用血肉的犧牲換得來的。

在傳說上伊拉克是「伊甸園」所在地，實際上，它是巴比倫、亞述和希臘這三種古代文明的中心。十七世紀以來，它一直隸屬於土耳其帝國的版圖，等到一九一八年，方才給英國奪去。英國在那兒駐屯了軍隊，建造了鐵路和汽車路，在僅僅兩年的時間裏，

就化去了二十萬磅。可是在土耳其的統治下受過長久的迫害的伊拉克人，不願再受英帝國主義的壓迫了。國聯剛才宣佈了伊拉克作爲英國委任統治地，他們就暴動起來，殺害了幾個駐在當地的英國官吏。在接着的四個月抗英戰爭裏，英軍和印度軍死傷了二千，而伊拉克人則死傷了八千以上。於是英國改變了方針，允許伊拉克人自己組織政府，並且撤回英國的陸軍，把空軍駐在那裏接防。後來又承認他們所擁戴的歇列菲安菲撤爾（Sheifan Faisal）做伊拉克的國王。仗着他的賢明的外交手段，伊拉克於一九三二年，加入了國聯，成爲完全的獨立國了。

伊拉克的地理現象，沒有多大的變化。南部近海的棕櫚地帶叫莎搭爾阿拉伯（Shah-el-arab）從波斯灣直到庫爾那（Kurna）以北幾英里爲止，看去正是熱帶的沃地。據十二世紀回教地理學家所說，巴士拉（Basra）的靠烏巴拉運河（Uballa Canal）的園林是四大人間的樂園之一。在伊拉克的民間故事裏，庫爾那一向當作「伊甸園」所在地，那邊有一種錯節的荊棘，據說就是「善惡的知識樹」。當然在當初沙漠住民的心目中，這一片肥沃地帶免不了有些樂園的意味。可惜這只是孤零零的一個地帶，至多離河岸半英里就是盡頭。一出棕櫚的叢陰，滿眼就是荒涼的砂礫，或者乾枯的泥土。美索不達米

亞一般光景全如此。

這國土從前有過人口繁盛的富庶時期。這是從當地常常可以找到證據的。我們如果到忒息豐 (Ctesiphon) 以北去旅行，差不多每走一英里，總可以發見一個什麼古城的遺址。那些地方，古代的磚瓦和陶器的殘片，很容易從土堆裏掏出來。古代爲水利而築造的堤堰，至今還斷斷續續地遺留着，從沙漠上遠遠地望去，彷彿是小小的山頭。底格里河和幼發拉底河的下游地帶住着阿拉伯人。他們的村落全是茅舍。他們把牛糞捏成了餅狀，貼在泥牆上，曬乾了，當作燃料。只有教長 (Sheikh) 的家才是磚屋。幼發拉底河流域比較的肥沃，可是有的地方每到五六月，就淹沒在水裏，當地的居民每年得逃一次災。底格里河兩岸只有狹狹的一帶耕地，此外就全是不生樹木的沼澤和沙漠。

靠這兩條大河的三角形農業地帶，所居住的阿拉伯人，在先代原是從阿拉伯沙漠過來的移民。就體質說，他們已經因農業生活，進步了很多。他們比起在敘利亞勢力較大的裴杜因人 (Beduins) 來，強壯，結實，高大，骨格也粗，營養也好，可是他們放棄了游牧的生活，也就欠缺了義氣和獨立精神。裴杜因人看不起他們，往往不肯跟他們通婚。

沿河一帶的阿拉伯人有許多面目清秀，態度溫雅。女子也很秀美，在路上走，不遮面。這一帶的阿拉伯人以多子多孫出名。娶有三四個妻子的教長往往一家老小多到四五十人。散布在莎塔爾阿拉伯以北五六十方英里光景地方的孟太弗克(The Mantolik)部落，在人數上簡直超過了斐杜因人的很大的阿那什部落(Anazeh)，這一部落是居住在從敘利亞邊境直到中央阿拉伯的沙漠地帶的。

孟太弗克部落以北，住在底格里河流域的是阿杜回族(Abu Mohammed)和本尼蘭(Beniam)族。這兩族都在大戰前強烈地反抗過土耳其政府。但是本尼蘭族實在也缺乏着信義。他們老是爲了一些小小的氣忿，任意殘殺自己的回教弟兄。他們起初幫同土軍跟英軍對敵過，後來見到形勢不佳，才倒過戈來。因此沙漠上驕傲的斐杜因人(也稱「駝駱民族」)全不信任他們，一直跟他們鬧着齟齬。

美索不達米亞受過了回教遜尼派(Sunni)的土耳其人長久的統治，然而這個地方有家舍的阿拉伯人大半還是十葉派回教徒(Shi'ahs)，從前在土耳其政府之下，十葉派教徒完全沒有政治上的地位。十葉派的宗教儀式也得不到合法的承認。現在呢，十葉派高然是擡頭了。然而在全國人口居少數的遜尼派也還顯着政治上社會上相當的重要性。

大地主和富商，是遜尼派教徒的很多。有家舍的遜尼派教徒，除了少數的例外，都住在都市，遊牧的阿拉伯人，同他們阿拉伯沙漠上的弟兄一樣，也大多是遜尼派。然而伊拉克究竟是十葉派的誕生地，又有着凱爾培拉（Kerbela）和那耶夫（Najaf）這些聖寺，因此歷代以來，遜尼派的移民，往往改信着十葉派了。全國又有不少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住在報達的居多。

伊拉克的拜星教徒，散居在靠兩大河的各市鎮。

此外，伊拉克的北部山嶺地帶還有一種拜鬼的宗教習俗流行於受迫害的庫爾特人（Kurds）中間。他們所鎮壓的凶煞的象徵是蛇和孔雀。

說到庫爾特人，我們得知道這是在歷史上跟阿拉伯人積了深仇的。庫爾特人有一句諺語道：

「駱駝算不得畜生，

阿拉伯人算不得人。」

阿拉伯人也有一句諺語道：

「世界上有三種惹厭的東西，

庫爾特人，老鼠和蝗蟲。」  
這少數民族，庫爾特人今日正給周圍的帝國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勢力慘酷地壓迫着，他們前途的運命是可怕的。

在伊拉克，還有跟庫爾特人受了同樣迫害的一種少數民族。這就是先前英國爲了軍事上的需要，帶到伊拉克境內的數萬亞述人（Assyrians）。他們幫同英軍跟土耳其打過仗以後，便住在伊拉克北部的無人地帶。他們信着基督教，不但跟異教的土耳其人和伊拉克人，都不能融洽；而且時常受到兩方面的仇視和虐害。一九三三年十月，那些受了英軍的招雇，守衛那伊拉克飛機場的亞述人甚至還給殘酷的伊拉克人屠殺了一場。

報達地當歐亞交通的要衝，又是歷史悠久的大都會。因此在報達的街市上，看得到世界的，尤其是東方的，各色各樣的種族，戴着煙斗似的高高的粗氈帽，頭髮在耳朵邊剪成阿富汗式的是庫爾特人和盧爾人（Lurs）。戴着沒邊的湯罐帽的是白克帖利人（Bokhliari），戴着北方的羔皮帽的是韃靼人。土耳其帽在伊拉克最普遍，無論窮富都戴的。阿拉伯人的頭帕，「凱非」（Keifeh）是塊藍色，或紅花點的巾，用駝毛繩纏着。阿拉伯人的長袍（Abos），有的棕色有的黑色，從肩胛披下來，好像西洋大學畢

業生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穿的。阿拉伯婦女戴的是馬鬃做的黑包頭，在河邊往往看得到她們拿着上下大的長頸銅瓶舀水。

街上到處有着黯黯黮黮的酒店，裏邊老是聚集着一屋子的阿拉伯人。他們蹲在那裏高高的條檯上，擲骰子，喝咖啡，談天說地。街道是狹小得很，馱貨的牲口過街，往往得擦過兩旁的牆頭。

報達的建築華麗而且惹眼，可就不見得宏壯。房屋的牆壁和屋頂，一律是單調的暗褐色，只有清真寺和尖塔才顯着淺藍色和金黃色。

報達的古代建築，自從經過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水災以後，剩留的很少了。只有幾所清真寺，因為基腳堅實的緣故，避免了毀滅，現在還保全着十四世紀阿拉伯建築優美的範型。

報達的都市是在底格里河的左岸，從兩道浮橋可以通到對岸，那邊有着幾種古蹟，如索培特墓和尖塔等。河上的船隻非常別致。有一種是用草編成的籃子形的船，四邊用木料撐得很堅牢，據說古希臘時代就有過這樣的船，這也許可以算得世界最古式的船罷。又有一種狹長的獨木舟，看水的深淺，或是用槳划，或是用篙撐。又有一種叫馬海

拉斯 (Mahailas) 是有着笨大的舵，高高的傾斜的桅杆，可載重數十噸的貨船。伊拉克的兩大河上，定期的輪船早經通行，是英商所經營的。

伊拉克的富源最可注意的，不消說就是摩蘇爾 (Mosul) 的石油了。這石油由列強投資的伊拉克石油公司開採着，產量非常豐富，而且有一個工程浩大的輸油管已經造好了。這穿過了敘利亞沙漠，可以把石油一直輸到海法 (Haifa) 和脫列坡黎。(Tripolis) 在伊拉克王國的財政大部分是依賴着油田稅的。爲了這摩蘇爾石油富源，列強在近東方面一向有着很尖銳的矛盾。

## 阿富汗——山人國

故王阿馬努拉……封建政治的地理背景……部落間的矛盾……阿富汗——「山人」……阿富汗人的衣和食……普什都語及波斯語……不斷頭的連山……喀萊士制——一種灌溉方法……喀布爾河……希臘的影響……巴達克山省的古蹟……華坎——伸出的「臂膀」……俄克蘇斯河……土耳其人、格爾齊人及哈柴拉人……杜蘭尼人——統治種族……雅利安人種……首都喀布爾街景……赫拉爾特的名產——瓜……古清真寺……堪達哈石……瑪自尼的舞俗……伊蘭學藝的中心……大詩人費爾杜西……新憲法的公布

第一次大戰以後，亞洲有着兩個值得注意的民族，各自跟帝國主義的勢力光榮地鬥爭了一番，因而提高了國際的地位。這就是土耳其和阿富汗（Afghanistan）。土耳其的凱末爾將軍（Kemal Karha），收回了許多失地，便在國內竭力推行着新政。土耳其的國勢一步步強盛起來了。阿富汗的故王阿馬努拉（Amanullah）為本國爭得了獨立，

也用同樣澈底的精神打掃着除舊布新。然而他的新政剛才開始，國內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卻就把他的王位推翻了。

阿富汗的封建狀態大半是它的地理環境所造成的。連綿的山嶽使這高原國的各部分差不多彼此隔絕。全國這才分成了若干部落，各有酋長統治着。部落間爲了爭權奪利，往往發生凶殘的仇殺，然而每逢國家的大敵當前，各部落也能夠聯合起來，一致抵抗。

阿富汗是我們在習慣上對於阿富汗斯坦 (Afghanistan) 的省略的稱呼。阿富汗斯坦的意義，就是「阿富汗人的國土」。那麼阿富汗人是怎樣的一種民族呢？在波斯古語裏，阿富汗 (Afghan) 這一詞含有「山上人」的意義。阿富汗人的確不脫高原民族的本色。他們差不多全部信奉着回教；有着回教徒的義俠精神，而且留戀着舊時代的文明。他們的典型服裝是頭上纏着頭帕，有一端直拖到腰部。（這塊頭帕到本人死後，就用以裹他的屍體）。身上是寬大的外衣，領口和袖口往往綉着花邊。他們主要的肉食是羊肉。阿富汗產的羊有着滿是脂肪的大尾巴。從這尾巴上熬出來的油也是他們常用的食品。他們操着普什都語 (Pushtu) 和波斯語。伊斯蘭的教律到處通行着。

以上所說是阿富汗民族的一般情形。其實這民族的成分也非常複雜。粗略的說來，

其中有杜蘭尼人 (Durani)，土耳其人，波斯人，蒙古人，巴達山人 (Badakshon)，  
泰伊克人 (Tajiks) 等。

阿富汗是廣大的高原國。北部的高度跟喜馬拉雅山不相上下。地勢向南傾斜下去，  
接連俾路支斯坦沙漠 (Baluchistan)。可是全國卻沒有一塊地方接近海平線，到處看  
得到不斷頭的連山。這些連山都是興都庫什 (Hindu Kushi) 的支脈向西南行的較多。

全國面積約有三分之二可以說盡是山區。然而幾條大河的流域卻也很廣闊。俄克蘇  
斯河 (The Oxus)，喀布爾河 (The Kabul)，赫爾曼特河 (The Helmand) 和赫拉  
特河 (The Harirud) 都流過農業發達的平原。這些平原的阿富汗人在他們舊式的灌溉  
工程上，顯着高妙的本領。有幾條大河，(如喀布爾河，赫拉特河等) 連同許多支流，  
一到旱季，因為所有的水都分布到田上的緣故，就乾涸了。南部通行的一種灌溉方法，  
叫做喀萊士制 (The Karez System)，就是在地底裝設了水管，把山脚下溪灘裏的水  
引到田面來。

阿富汗北部在春季的幾個月裏，就有滿野的綠色襯托着果樹上盛開的鮮艷的花朵，  
到處是花香撲鼻。在初夏的薄霧裏，山上零落的村家投射着暗淡的陰影，這種景象是詩

人和畫家都要欣賞的。

喀布爾 (Kabul) 以北的勞迦爾河 (The Logar)、喀布爾河的主要支流流域，和柯亦斯坦 (Kohistan) 各地以西的卻爾台平原 (The Chordah Plains) 在夏天都是可愛的風景區，在冬天積着冰雪，另有一番美麗的景象。

喀布爾河無論在歷史上地理上，都是阿富汗最重要的河流，它從發源地流到印度的平原去，在上流有着闊大的盆地，公元前三世紀間，這盆地上住過好些部落，除了卡非立斯坦 (Kafiristan) 的卡非爾斯人 (Kafirs) 以外，都沒有什麼古蹟遺留着。這些卡非爾斯人——至少住在契脫拉爾 (Chidral) 的——可以說是古代歡迎過亞歷山大的自稱希臘人同鄉的尼西亞人 (Nysaans) 的當今的代表。他們的城市尼薩 (Nysa) 據說還是先史時代他們的領袖帶奧奈索斯 (Dionysos) 所創立的。

希臘神話上有着一個故事，說是帶奧奈索斯從朱匹忒神的「大腿」(希臘語，彌洛斯 *Meios*) 跳了出來。因此在坡上建造着尼薩城的那座山，古代尼西亞人便叫它彌洛斯山。然而阿富汗所受到的希臘影響卻也不容易考證得詳盡。

卡非立斯以北，直到俄克蘇斯河為止，橫着巴達克山省。省會巴爾克 (Balkh) 做過

在希臘巴克脫利亞 (Bactria) 王國的首都。從那裏發掘出來的古物，證明着這是世界最古的城市，跟古代敘利亞和波斯都有過歷史的關係。

在卡非立斯坦和巴達克山以東，阿富汗伸出着一隻長長的臂膀，叫做華坎 (Vakhshen)，這地帶擁抱着俄克蘇斯河的源流，和帕米爾高原的一部分，末端接觸到我國的新疆。當地的居民一部分是游牧的吉爾斯人 (Kirghiz)，一部分是波斯人。

喀布爾河以外，最重要的水道就是阿富汗跟蘇聯分界的俄克蘇斯河。這條水勢平穩的大河以南的平原是出產豐富的農業地帶，住着阿根廷最優秀的土耳其人種。這些土耳其人，是十葉派回教徒，不但善於操鋤，而且善於使槍，他們本來有着打劫的風氣，後來因為農業成功的緣故，這種風氣也就衰歇了。

阿富汗的中部，靠近印度邊境，有着另一種土耳其人，叫格爾齊人 (Ghizai)，他們是好武的民族，體格十分強壯。他們大都過着旅商的生活，每年到印度平原旅行一次。

格爾齊人的區域接連着赫爾曼特河所通過的高原。這高原地帶有着很大的高度，而且十分荒涼，住着的是蒙古人種哈柴拉人 (Hazaras)。他們刻苦耐勞，在築路以及一般的公共工程上顯着優秀的能力。他們成着特殊的部落社會，跟土耳其人和泰伊克人都很

少往來。

困苦的環境使他們造就了出色的體格。在東方的蒙古人種中間，再也沒有比他們更強壯的了。他們很有情義，比一般的阿富汗人誠實可靠。這些蒙古人據說是從前征略過中央亞細亞的成吉思汗帶到阿富汗的。成吉思汗連在俾路支斯坦南部也留下了蒙古人的踪跡，這的確是事實。然而哈柴拉人的歷史卻還渺茫得很呢。

以上說到的三四個不同的種族，現在都受着封建制度的政府的統治。可是這政府的主腦都屬於另一極可注意的種族，叫做杜蘭尼人。這統治着全國的種族，據他們本族的傳說，是希伯來人種。他們握到全國的統治權已經二百年了。他們雖然是遜尼派回教徒，但在有些宗教儀式上，卻還顯然露着希伯來教規的形跡。

在土耳其佔領東歐以前，至少有一千三百年的長期間，東西通商的大道是經過阿富汗的。因此阿富汗各處還有古代雅利安人種的族類遺留着。極北的泰伊克人 (Tajiks)、喀布爾附近的柯亦斯坦人，以及西部和南部的許多部落，似乎都屬於這一原始的雅利安種族。

首都喀布爾 (Kabul) 和西部都市赫拉特 (Herat)、南部都市堪達哈 (Kandahar)、

是阿富汗三大商業中心。這些都市的風光都跟波斯各大都市差不多。喀布爾的市街上常見鳥籠掛在店門口。店鋪裏的貨物堆得滿滿的。豆、麥和糖之類，都裝成了整齊的圓錐形，有顧客來買，店員就拿杓子向圓錐的頂上舀一些。售賣冷飲的鋪子裏滿放着各色各樣的碗碟缸鉢。伙計盤腳坐在前面，每逢顧客上來，就拿一隻豎放着的大碟子盛滿了碎冰，用小杓潑上些糖漿，再放上一把甜的麵條子，倒些乳酪和玫瑰水。這樣做成的食品是喀布爾人夏天最愛吃的一種點心。

赫拉特和堪達哈分別代表着對蘇聯和對英的商業都市。赫拉特市上常見的是蘇聯的貨物，堪達哈呢，可就是英國貨了。赫拉特河流域，雖然耕地有限，農產卻很豐富，產量最多的是水菓。赫拉特的瓜素來出名，從前印度皇帝巴巴爾在他的日記上就贊賞過，這的確是名不虛傳的。

赫拉特的土城以北有着七百年前古清真寺摩撒拉(Mosalla)的遺址。這寺據說是成吉思汗所毀壞的，現在還有七座塔塔遺留着。每座塔面上都用花崗石砌成精巧的花紋，在夕陽裏望去，好像嵌鑲着銀子和寶石似的。

堪達哈是通俾路支斯坦的門戶，離印度鐵道的終點只有六十五英里。印度的冰鮮火

車常常開到邊境車站，把堪達哈的鮮菓運到印度各地去。堪達哈產着一種柔性的石頭，通稱堪達哈石，經當地的工匠雕琢成了各種精巧的美術品，也行銷到各地。

從堪達哈到喀布爾通着三百多英里的公路，中間經過嘎自尼（Ghazni）。嘎自尼山鄉的人民愛好着跳舞。每逢什麼節日，大家往往聚集到大空地上，來狂舞一番。這種跳舞的形式十分奇特。女性照例不參加，在跳舞的時候，一個鼓手起勁的敲着長形的鼓，大家就按着鼓聲，一面重重地頓着赤裸裸的脚，一面半閉着眼睛，拚命地擺動着腦袋，使滿頭油膩膩的頭髮四面飄蕩。

嘎自尼是古波斯王麥默特建都的地方。他用了從前北印度掠來的財寶，使嘎自尼變成了伊斯蘭藝術和學術的中心。波斯詩人費爾杜西（Firdansi）就在這城市寫出六萬首詩來。麥默特本是答應賞他每首詩一個金幣的，後來卻只給了他銀幣。等到那國王後悔起來，再把金幣用駱駝運到費爾杜西的故鄉去時，那位大詩人卻已經死了。

阿富汗在歷史上不但承受了東方和西方的各種文化，而且經過了許多強大民族的侵略，這才有着今日這麼複雜的阿富汗民族。自從阿馬努拉去位以後，國內還是多難。前王那迭爾（Nadir）於一九三二年春間公布了新憲法，規定伊斯蘭教為國教，廢除奴隸

制和強迫勞動制，並且施行強迫的初等教育。到第二年，便被刺了。現王柴雪爾（Zar）即位以後，又下令設立有二十五議員的民選國會。全國人民二十歲以上的都有選舉權。

阿富汗的國王也許竭力要使這國家現代化罷。可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始終成着現代化的阻礙。阿富汗前途的命運是難以捉摸的。然而有一點卻可以斷言，就是今日的蘇聯和不列顛帝國都要維持它的緩衝的地位。

## 泰國——象之國

慕安泰——「自由國」……大泰及小泰……華僑的勢力……短髮黑齒的習慣……「潯隘」和「拍拱」——泰人的服裝……婦女和小孩的裝飾……立憲政治……泰人的商業才能……首都曼谷……火葬（軋米機）……浮在水面的房屋……水上市場……各式各樣的河船……強迫教育……剃禮……婚俗及葬俗……佛教——小乘……藝術和文學……工藝——銀器及漆器……音樂及戲劇……泰國語……寺院的藏書……物產——米、柚木及其他……象——國旗上的標記……虎……華僑的企業……水產

泰國（暹羅）從前本是我國的藩屬，一八九三年因受英法的干涉才宣布獨立，不復承認我國的主權。一九〇七年以後，跟列強繼續締結了撤廢領事裁判權，和恢復關稅自主的條約。這弱小國家，這才在名義上獲得國際上平等的地位了。

泰國人稱自國為慕安泰（Muangthai），這字意上解釋起來，就是「自由國」。

「泰國」(Thai)泰國在語裏含有「自由」的意義，也是泰國民族的名稱。泰民族的發源地是在我國雲南省的大理，即古南詔國。這民族在公元一世紀，分兩支南下，一支移住西邊的緬甸，叫大秦(Thai Yai)還有一支移住東邊的泰國和柬埔寨，叫小秦(Thai Noi)。現今的泰國本族據說就是小秦的後裔。

泰國全國一千二百萬的人口中間，大部分是淪於農奴地位的農民，少數是王族，這兩個階級差別得十分厲害。其間可以算得中等階級的就是華僑。泰國一向是華僑勢力最發達的地方。住在泰國的華僑人數約有三百萬光景，經營商業的居多。都市上有幾種商業，差不多全都操在我國僑胞的手裏。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華僑匯回閩粵故鄉的款項，每年總在千萬元以上。然而近年來，我們在泰國的僑胞因為泰國王族勾結日本的緣故，卻備受了壓迫和虐待，他們歷盡了辛苦艱難得來的地位是有些動搖了。

泰國人本來是我國西南民族的一支，且跟在泰國雜居的中國人多數有着密切的血統關係，在外貌上也是黑頭髮，黃臉孔，跟我們沒有什麼兩樣。上等階級的女子，肌膚白嫩的居多，可是農家婦女卻都給太陽曬得臉孔像紫醬一樣。從前泰國人不論男女貴賤，都在頭上蓄着直聳的短髮，而且嚼着檳榔，搽着顏料，把牙齒弄得墨一般黑。一九一〇

年，秦王喇麥六世即位後，下了一道諭旨，對於這一種短髮黑齒的風俗認為無保守的必  
要。於是年青男子才梳起了西洋髮，年青女子才蓄了長髮，梳成各種時髦的式樣。同  
時，他們也革除了染齒的風氣，用吸香煙的習慣來代替先前的嚼檳榔。

泰國人所穿的衣服最主要的一種叫「潘隆」(Panong)，不分男女都穿的。這是  
約有二尺半闊七尺長的一塊布，中段圍着身子，從腰部直遮到膝部，在前面抽緊，使兩  
端宕下；這兩端搓成了繩，從兩腿中間穿過，便把繩頭拉起來，塞在後腰上。這「潘  
隆」有的是用綢做，各種各樣的花色都有。

「潘隆」之外，鄉下人再穿一件寬大的短衫，或則不再穿什麼，鄉下婦人呢，繫一  
條叫做「拍烘」(Paham)的圍巾，把胸部包住，或則穿一件鈕扣密密的窄袖小衫。上  
等階級的男子則穿蔴紗襯衫，外罩白布或府綢的洋裝外衣，戴一頂「渾堡」帽，腳上線  
襪，白鞋子，這副行頭把「潘隆」襯托起來，是怪特別的；然而自從文武官員採用了歐  
式制服之後，泰國人在正式場面上，也就都穿褲子了。

上等階級的婦女大都穿長衣，絲襪，高跟鞋，只有少數不穿「潘隆」，穿褲子。小  
孩子往往只在節期穿衣服。有錢人家的婦女和小孩，慣帶着珠寶飾品。嬰孩的頭皮，大

都刮得精光，只在當中留一塊頭髮。

泰國在名義上施行着立憲政治，但在社會上的階級觀念似乎還十分明顯。地位高的人喜歡對地位低的搭架子，地位低的人看見那些地位高的，也十分恭順，十分小心。可是泰國人對於地位相等的，倒誠懇坦白，很有情義。泰國人愛家愛兒女似乎比我們中國人還厲害。泰國的民族性，就大體說，是愛和平的，是容易變好，也容易變壞的。

泰國人沒有商業的才能。因此全國的商業差不多盡落在外國人的手裏。農民每年耕種了兩三個月，養得活一家人，就不再想幹什麼。城市的人們做些輕便的工作，只要生活敷衍得過就算了。一般農家的住屋是造在河邊或是溪邊上的板屋，用幾根高高的柱子架着。這種板屋有長方的房間，一大間或是兩三大間，前面是臺板，從這裏有一道樓梯到地面或是水裏。每一大間隔成幾小間，有門開到沿着臺板的狹小的走廊。後面一小間做着灶間，倒棄的垃圾就從地板的隙縫漏下去。建築的材料，窮苦的用柔脆的竹蓆，木板和草披，有錢的用堅實的柚木和磚瓦。近年來，鋼骨水泥也通用了。

泰國的首都盤谷（Bangkok）是很好玩的都市。這裏有王宮，公共機關，俱樂部，各國使館，大商店，各式各樣富麗的建築。熱鬧的街市上行駛着電車，到晚上就電燈輝

煌；在下河有火礮，（軋米機）鋸木廠，碼頭和貨棧，夾雜着莊嚴的佛教寺院好多所；在河岸有密排的、浮在水面的房屋和木樁上搭着的，怪模怪樣，東倒西歪的小舍。

這種浮着的房屋望去很別致。大都用柚木做骨子，蓋着棕櫚葉的屋披。每一兩幢佔着四十尺光景見方的地板，這地板就擱在浮着的筏子上。每幢房屋分爲前後間，後面通小灶間，前面通走廊。這房子靠近河岸，朝外泊着，也有河埠頭。

泰國人喜歡住在河邊，因此也很識水性。全國除了山區之外，河流是主要的道路。在水上生活和遊戲成了一般人的習慣。孩子們往往走路還不久，就會到水裏游泳。婦女坐着船到水上設着的市場去買東西。遊方和尚搖着小船到各處去化緣，小販們把小菜和雜貨備在划子上，划着槳挨門逐戶去叫賣；泰國雖有着九條鐵路，全國的商品卻有七成是用船隻從出產地運到銷售地的。

整年或整幾個月住在船上的人在泰國很多，這些船因主人的窮富不同，有大有小，因造船的地方不同，有各種的式樣。曼谷的湄南河上，常有富家的汽船和摩托船駛來駛去，或是爲着事務，或是爲着娛樂。幾條大河和運河上，每天行駛着他們叫「郵船」的搭客小火輪。

泰國民間的各種風俗多少都帶些宗教和迷信的色彩。產婦臨盆的時候，房間裏，先得用符咒和經佛把鬼邪驅除乾淨，於是接生婆用因襲的方法給她收生，這當兒產婦少不得捱受一次灸治的痛楚。小孩落了地，家族當即請一個算命人來，給這小孩排八字，取一個適當的名字。到兩週歲光景，已經會走路，會說話了，才給他斷乳。從這時候到五歲，小孩一直是赤裸裸的玩耍着，到六歲光景才給穿衣服，進學校也是這時候起頭。

在近年強迫教育的法令之下，農家的孩子不在村上的寺院，就在公共學校求得些粗淺的知識，到十四歲光景才學習農事。都市上有錢人家的孩子，到這年紀就進中學，進大學再讀七年書，女學校，雖也設立着好多所，可是女子教育至今還沒有多大的成效。華僑方面辦有幾所小學校，所教的大半是中文課程，可是泰國當局最近卻取締到華僑自辦的學校了。

照泰國的習俗，孩子在十歲到十三歲之間，應該受一種剃禮（叫做「剃頂髮」），表示成年期的到來。這種典禮，在王族和上等階級，往往十分鄭重地舉行着，可是在一般社會，卻很少見了。

泰國人信仰着佛教。每個男子必須進寺院過和尙生活，少則不過在那兒住三兩天，

多則做一世的和尚。通常出家期間約有三個月光景，進寺院時候，照例舉行一種莊重的儀式，出家的本人當時就模倣做着佛陀的事蹟，對於環繞着的世俗的聲色娛樂，表示一個絕絕的態度。這種儀式照例應當在早年舉行，可是他們往往延宕到年紀很大的時候。

泰國人通常結婚的年齡，男子十九歲或二十歲，女子則在十五歲左右。結婚的首要事件是「換庚帖」。婚禮大都在女家舉行。兩家親戚朋友到場參觀着。儀式當中有點收「粧奩」，把檳榔果獻給新郎或新娘同吃，用「聖繩」束縛新夫婦，來賓向新夫婦頭上潑聖水，最後是送入洞房。初婚的妻子算正配，續娶往往是免除了儀式的。

如果有一個泰國人死了，他的親戚朋友就幫同着給死者洗身，洗好了把尸身放在一口棺材裏。如果是王族，則放在金棺裏，這棺材或金棺擺在廳堂當中一個攔几上，周圍陳列着死者生前愛好的物事，以及種種名貴的擺設。死後的七日十五日和百日，他們看得很重要，往往請和尚唸經，給死者超度，過多少時日，長久的甚至過幾年，才舉行火葬，這時候死者的家族往往盡一家的財力宴待着親戚朋友。送葬的來賓吃好了酒飯，就一一向火葬堆投一些帶火的引火物。從火葬到次晨收尸灰的期間，時刻放爆竹。

這種葬儀的豐儉，因着死者的財力，各有不同。王族的葬事往往接連着許多天，每

天有盛大的祭奠和各色的游藝，至於普通的農民呢，人死了，經過一兩次簡單的儀式，尸體就搬到村上的寺院裏寄放着，等到家族有了錢才火葬。住在東北一帶的泰國人也有採用土葬的，在泰國的中國人和馬來人則把死者都葬在地下。

泰國的佛教跟緬甸和錫蘭的同是小乘的宗派。國王事實上也就是教主。全國有寺院一萬餘所，和尙的人數，暫時出家的禪不算，差不多到二十萬人。知識階級因受西洋思潮的影響，往往不守佛教的戒律，一般的鄉下人對於宗教可還十分虔誠。

泰國的藝術和文學一向只是宗教的副產品，其產生由於宗教的動機，其作用在宣揚宗教。從事於藝術和文學的一向大半是和尙。近代的需要使這種情形改變了一些，可是，全國今日藝術上和文學上的出品，大部分也還帶些宗教的意味。

就藝術說，主要的幾項是造銀器，木刻，鑄銅，造漆器，刺綉，繪畫。銀製的檯檯盒，煙盒，茶酒杯，痰盂和別的器皿，都用敲花細工敲成宗教和神話的典故的圖案，有的還用黑合金嵌鑲着。木刻和漆器上的圖案跟銀器上大致也相同。

漆器工藝有幾種，有的在黑漆的底子上描金，有的漆裏嵌珠寶，有的在漆上鐫刻線條，填以各式的顏料。銅鑄的東西有佛像，香煙，香爐，碟，盤等等。人物畫和寫意畫

已經到了很高的程度，可是配金和著色的技巧卻幼稚得很。

泰國人對於音樂也很愛好；樂器的種類極多，每個泰國人差不多都會唱幾曲。年青的泰國人近年也不少學習西樂的。軍隊裏的進行曲就用泰國語的韻律填着西洋的曲譜，唱起來很動聽。

泰國原有的戲劇是歌劇式的古典劇，演員畫着臉，用因襲的姿勢表情，跟我國的舊劇差不多。自從二三十年前愛好戲劇的一個國王，提倡着在戲劇上採用西洋劇的方法以後，泰國的戲劇漸漸有些改良了。

泰國的語言跟梵語相近，字母非常多，共有四十四子音，三十二母音。文字是從左到右橫寫的，文字中間不留一些空隙，標語差不多是沒有。

泰國的古代文學中間，有經典，有從婆羅門神話脫胎的神異故事；有本國各種歷史；有歷代賢明的國王所製定的法典；有荒誕的醫藥論文；有無數的敘事詩、民謠和情歌；有勸善的格言之類。

在印刷術未曾傳入以前，泰國的書籍很少；那時的書是整張很長很長的粗硬的紙的摺本。書上的文字寫得十分端整，間或也有插圖。這些文字大半是和尙寫的。藏書的地

方就是許多有名的寺院。當時泰國的民衆都看不到這些書。現今因爲印刷術發達的緣故，情形就大不相同。一切古代文學都已有了廉價的印本，關於歷史，藝術，法律以及別的門類的近代著作，還有西洋小說、戲劇也都陸續出版了。

泰國是純粹的農業國，最大的出產是米。全國的耕地約有一千八百餘萬畝，（泰國的地積單位）佔全國面積十五分之一，其中一千七百萬畝都是稻田。南部的大平原土質肥沃，既無暴風，又無害蟲，是重要的產米區域，每年有兩次的收穫。除米之外，主要的農產物有胡椒、椰子、煙草、甘蔗等等。

泰國北部的森林區域，產着大量的柚木，國內最大的柚木林共有六處，都是外商經營着。可是採伐的柚木至少須有一百二十年的年齡；採伐的方法是先把樹皮剝去，曬乾兩年，方才砍下。柚木從產地運到曼谷，每段樹幹就值到三百餘銖。（泰幣）柚木之外，泰國的森林還產着黑檀，紫檀，黃楊之類，這些木材大都輸出到中國和日本。

泰國的森林也是著名的產象和虎的地方。泰國人在耕場和耕地上，往往使役着象，做各種吃重的工作。他們有着禁止殺象的風俗，又把象當作國旗上的標記。因此外國的遊歷家往往叫泰國「白象國」。泰國森林裏的老虎以兇猛著名，常常出來吞吃附近村落

上的牲畜。聽說這些森林地帶有一種迷信；他們不敢提到「老虎」(Suay)這名稱，生怕騎在老虎背上的惡鬼聽到了，要趕來尋事。

泰國的工業差不多可以說沒有。跟農業和林业有關的火礮(軋米機)和鋸木廠多數是華僑經營着。泰國人因為自國沒有工業，所以日常需用的正頭什貨都仰給於外國，其中以日貨佔着大多數。

泰國沿着海，境內又多河，水產物非常豐富，人民主要的食品就是米飯和魚鯿，泰國人信佛，不喜歡捕魚的漁人。泰國的漁人，多數是華僑。他們還是沿用着粗陋的原始方法捕魚，當然也很少發展的希望。

8051

國立邊疆學校  
圖書館

---

借閱者注意

- (一) 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二) 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加倍賠償
- (三) 借閱以一星期為限期滿欲續借者須持書至館聲明但本館於必要收回時須即繳還
- (四) 逾期不歸還者應照章納金

### 第三十二國風土記

民國卅五年十二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再版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九角

印刷者	發行者	著作者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胡仲持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7  
476225-



三  
九

70  
717